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小武工队员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出版说明

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有少年儿童的脚步；在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廊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

英雄少年们是在老一代革命家带领下成长的。老一代革命家象园丁爱护幼苗一样，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把开创新时代的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他们鼓励少年儿童团结起来，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量。于是，在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团员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支援北伐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儿童团，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保卫人民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儿童团、学生会，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解放区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同时，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在人民军队里、在大后方还有少年铁血队、地下少先队、报童近卫军、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

在革命洪流里，少年儿童，步伐豪迈，歌声嘹亮。他们跟随父兄，怀着美好的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忘我地参加战斗。

千千万万个孩子在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有的为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小模范；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光荣事迹，将世代代为人民传颂，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也将为一代一代少年儿童传颂。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就是为了记载这些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这也是一套记载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的大型重点丛书。

这套丛书里，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有故事，也有长篇回忆录，将在若干年内陆续编辑出版。由于编辑能力有限，水平不高，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小武工队员

第一回

小凤儿待客松树林 杨爷爷计取青石岭

初秋天气，山野一片浓绿。微风吹过，山上的松林发出海涛般的啸鸣，肥大的椴罗叶和田野里的高粱、玉米叶子也轻轻地抖动，唰啦唰啦响着。太阳落下好一阵儿了，热气可没退，那西山顶上的一抹霞光，好似还散发着火样的威力。就在霞光闪烁的西山马鞍形山口的小路上，闪出一高一矮两个身影。走在前面的矮个儿，是陈家堡打铁的王铁匠，城郊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后面那高个儿，是武工队上的刘勇，现在改名叫孙虎。他们是从山区根据地来到游击区，在一个山村里一家“堡垒户”落了落脚，太阳一落，就爬过山岭，来到敌占区。

他们走得很急，却很机警，不时向四周打量着情况。他们走下山坡小路，进入县城通海港的大路，奔上青石岭的时候，天就黑定了，老远便望见黑黝黝的青石岭上，孤突突地立着个大碉堡，枪眼里透出灯光，像个怪物似的，眨巴着眼睛，盯着岭前的平川。

孙虎，原是部队上的侦察班长，个头儿虽大，走路却连点儿声音都没有。王铁匠个头儿倒不大，长得很壮实，不愧是个抡大锤的身板。他走路也很快，只是脚步重一些，一脚落地，山摇地动的。他走在前边，因为老是听不到孙虎的脚步声，怕落下他，走一会儿便回头看看，可孙虎总是紧紧地跟在后面。王铁匠心里笑道：“真不愧是八路军的飞毛腿！”

走近岭下，微风送来松叶的清香，一弯月牙儿照见密森森的林子。孙虎不由得快走了两步，与王铁匠并肩走着，指着山腰的林子说：“老杨同志的家，是在那山腰上吗？”王铁匠说：“嗯，过了黑龙潭，直往上走就是。”

快到黑龙潭了，孙虎突然停下来，侧耳听着什么。王铁匠说：“像是马队！”孙虎嗯了一声，王铁匠忙拉孙虎钻过灌木丛，躲进洋槐林子。孙虎靠在一株大树上，把大肚匣子抽出来，张开机头，盯着前面的大道。

大道上一团烟尘滚滚而来。马蹄得得声渐渐近了，十来个伪骑兵一刹就奔过来。月光照见那个为首的，半边脸上有几个大疤痕，左眼和嘴角也歪了。他原是伪警备队的一个副官，现在被警备司令派到要进驻陈家堡的伪军中队当中队副。他名叫巴财，外号疤豺狗。虽然这一带是所谓的“模范治安区”，他望着黑森森的林子，总不免有一点儿胆虚：八路军神出鬼没，要是倒霉偏偏遇上……想到这儿，他头发梢儿都麻了起来，不由得用手抓住了枪把。

黑龙潭崖畔上有只寻食的小獾子，被马蹄声吓得没命地乱蹿。它扒翻了一块石头，哗啦啦滚下来，咚的一声落到潭里，水花溅起老高。疤豺狗一时慌了神，勒住缰绳，“当！当！”朝崖上打了两枪。第二匹马没收住蹄子，撞了疤豺狗的马屁股，疤豺狗险些栽下来。后面的伪军都慌慌张张下了马，有的还趴倒在地上，就如大敌当前。

疤豺狗见无别的动静，便在马上怪笑了几声说：“崖上有只狐狸，没打着。……自己家门口，慌什么？”伪军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明明自己慌了，

一种灌木，可放柞蚕。

经常掩护八路军干部的人家。

却说打狐狸！他们扑打扑打身上的土，又上了马。大概怕山上的碉堡里闹误会，疤豺狗用手电往山上一明一暗地照了三下，又左右晃了晃；山上的碉堡也照样作了回答，马队才一溜烟儿奔陈家堡方向去了。

林子里的王铁匠和孙虎见敌人闹腾一阵就走了，也走出林子。王铁匠疑惑地说：“敌人这么晚出来，准有点名堂。我看，我还是先到陈家堡看看情况，回来再决定今晚上的行动。”孙虎说：“好吧！”王铁匠说：“我先把送你到老杨同志那儿，再去。”孙虎说：“你要争取时间，我自己去吧。”

王铁匠仍沿着大道奔陈家堡。孙虎顺着铁匠指点的小路，穿过林子，往山上走去。到了半山腰，果然看见上面有座小房子，只是不见一点亮光。他把手捂在嘴上，学了两声猫儿叫，小房子那边很快就“喵！喵！”回了两声。孙虎见有了回答，便高兴地蹿出山草窝子，嗖嗖地登上石阶。

柴门开了，一个女孩的声音问道：“谁家的猫儿？”孙虎先不回答，登上石阶，走近门前，趁月光看那开门的姑娘：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像一对星星，十分机灵。他知道必是小凤，便小声问道：“爷爷在吗？”

杨小凤见上来的不是熟人，心里先有些慌，便问道：“你找我爷爷干什么？”孙虎说：“屋里说吧！”说着自己先往屋里摸。小凤紧跟进去，把灯点了。趁灯亮儿，见来人是个微微驼背的大个子，头戴一顶破草帽，贴身穿着对襟土布白褂儿，肩上搭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青夹袄，下身是条蓝布裤；额上皱起两道细纹，黑眉毛下边一双细眼，正笑眯眯地望着小凤。

孙虎见小凤犯疑惑，便说：“我是上山来收蘑菇的。”小凤问道：“要多少？”孙虎说：“有好的要十斤，没有好的，只要五斤。”小凤见暗语都说对了，高兴起来。她正要说出爷爷的去向，可转念一想：刚才山下过了马队，又打枪又打信号，怕还有什么差错，便改口道：“爷爷今晚上不回来，哎，你明儿再来吧！”孙虎见她变了卦，便说：“别拐弯儿了，我跟王铁匠是一起的。你爷爷、李文，都是自己人，你说对不对吧！”

小凤这时没了主意，听话儿倒没差错，只因刚才山下不知出了什么情况，不敢大意接待。她想了想，便对孙虎说：“那你先坐着，我找爷爷去。”

小凤出来，听见陈家堡人喊马叫，狗咬得厉害，愣了一会又返身到屋里，悄声对孙虎说：“你自个呆在屋里不好，不是俺家的人，人家来查问怎么办？”她不等孙虎回语，噗的一声把灯吹熄了，拖孙虎出了屋门，返身把门锁上，说：“我给你找个地方呆着。”孙虎没法儿，只得跟她下了台阶，在岩石间、林子里转悠了一阵，走进一片黑森森的松树林子里。

小凤让孙虎在一块石头上坐下，说：“悄悄坐着，千万别走动。”说完，小辫儿一甩，往林子里一钻，便不见了。孙虎没想到，到老杨同志家先受到这样的招待。他心里却笑了：“小家伙多鬼！这也是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

孙虎略坐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转出林子，找了个敞亮地方，趁着月牙儿还没落山，观察这青石岭一带的形势：岭前是平川，一条泛着银光的大河在平川上静静地流着。县城通海港的公路，顺着河弯，经过青石岭前往东，在陈家堡村外绕过去，越过一带漫坡便看不见了。往东、往西，越过丘陵地带，都是山区——那儿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自从一九四二年敌人残酷的“大扫荡”被粉碎以后，敌人又搞了几次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又在许多地方增设据点，好巩固占领区，蚕食抗日根据

地的边沿区。岭东的陈家堡，也是敌人选中的地方：这个不太大的村落，西边靠着设有大碉堡的青石岭，东有河床挺宽的沙子河，村边正是县城通海港的公路，陈家堡正是县城至海港的喉头。敌人要是在陈家堡安上据点，就好比在这里放上一只凶恶的狗：守可以监视肥沃的岭南平川，把这个大粮仓放在自己的嘴边；攻可以袭击河东和岭西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南北可与县城和连结海港的其他据点遥相呼应——这是胶东半岛上的敌伪，企图巩固敌占区的新计划之一。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军分区和地委决定组织一支“城北地区武工队”，深入敌区，和地下党相结合，发动和依靠群众，把抗日的烈火在敌人的这个“模范治安区”燃烧起来，对敌人展开机动灵活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粉碎敌人的新阴谋。王铁匠代表这个地方的地下党组织，到军分区去和组织武工队的领导同志接了头，就和孙虎同志一起回来，先探探路，摸摸情况，为武工队的活动安排下落脚点。

孙虎观察了一会儿，不禁想起王铁匠曾介绍说：青石岭树多林密，岭前是一马平川，举目十里，东西也可望十数里。再远便是游击区，顺岭往北，更可通山区根据地。这山腰上又设有地下交通站，确实是武工队最好的落脚点，只是岭上那大炮楼十分碍事。

孙虎正想着，望着，夜色更黑了，他抬头看时，月牙儿已经沉到山后去了，四周昏黑，只有点点流萤无声地飘来飘去。忽然陈家堡那边响了几枪，鸡鸣狗叫地又闹腾起来。孙虎担心小凤年纪小，耽误了大事，再也呆不住，便凭着军人的灵敏，摸黑往石屋走去。

刚走到树丛边上，忽然发现一个人影儿顺着山路上来了。朦朦胧胧可以看出是个老人，但是步态却很硬朗，带着一种豪迈的气概。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07_1.bmp}

这老人上了屋前的斜坡，从容地回身看了看来路，咳嗽了两声，从腰上扯下条手巾来擦了擦前额上的汗。这时候，突然喵的一声，一阵草响，小凤出现在他的眼前，不等老人开口，就附在老人耳朵上说了几句话。那老人又是笑又是气，说：“丫头！把贵客弄到林子里呆着，可怎么像话呀？”小凤不服气地说：“爷爷！你就保险没错儿吗？”爷爷说：“我跟你铁匠哥在李文家已接过头了。”小凤这才吃吃地笑着说：“爷爷，你回屋里点灯，我去把客人请回来。”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08_1.bmp}

孙虎听到这里，知道是杨爷爷了，便低声说道：“不用找，我来了。”小凤猛听见树丛里有人说话，不禁啊了一声。孙虎走出来拉上杨爷爷的手。杨爷爷知道他必是孙虎，笑着指指石屋，这时候小凤已经开了锁，便引他回到家里。

点上灯，孙虎才看清楚杨爷爷是个紫脸膛，虽然须发如银，可笑起来露出满口白牙，随着说话的神情，眼睛一睁一眯，却光亮有神。孙虎心里格外喜欢：今晚虽是到了敌占区，可是遇上这爷孙俩，有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对今后的斗争，更是信心百倍了。

杨爷爷知道孙虎和王铁匠还没有吃晚饭，便披上黑夹袄，要孙虎坐着歇息，自己到外面放哨，唤小凤回来做饭。

小凤进来望望孙虎，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在蓝底白花的夹袄上系了条白布围裙，用动小辫儿，脚步轻轻，旋风似地打了几个转，只一刻工夫，便刷

了锅，下了小米。孙虎过来帮着烧火。小凤贴了饼子，打点好咸菜卤虾，盖上锅盖，让孙虎回炕上歇息，自己在灶门旁坐下来烧火。

孙虎想着心事，踱来踱去，看看这里，瞧瞧那里。他见北墙上有个关着的小窗户，便走过去拉开木闩，想看看后边的情景。小凤忙说：“开不得！窗口儿正对着山顶上的炮楼子呢！”孙虎哦了一声，笑了笑，忙把木闩插上。

孙虎见墙上挂着个没弓子的大胡琴，顺手摘下来，用指头弹弄皮鼓儿，欢喜地问道：“爷爷还喜欢弄这个？”小凤说：“那是爷爷给李文哥做的，没马尾做弓子，铁星哥答应给爷爷找来。”孙虎有些奇怪，问道：“铁星跟李文不是合不来吗。”小凤睁大眼睛反问道：“你怎么晓得的？”孙虎说：“听铁匠说的呀！”小凤哦了一声，也笑着说了一些铁星和李文的事儿。

不一会儿，饭已做熟，小凤出去换爷爷回到屋里来。杨爷爷让孙虎上炕歇息，孙虎说不累，沉思着坐在灶门口拨拉没熄灭的火星。杨爷爷便坐在一条小木凳上，掏出烟袋按上一锅烟末。孙虎忙递了个火给他，杨爷爷吱吱地吸起烟来。他看着孙虎那年轻英武的样子，想着这城北一带终于要拉起武装，心里一阵阵激动。

孙虎看看杨爷爷这喜滋滋的样子，问道：“老杨同志，你这么大年纪了，整天跑工作，还要侍弄庄稼，够累的了！”杨爷爷说：“累？咱这摔打出来的身子骨儿，从来不知什么叫累。别看我有这把胡子，我还想到武工队去打扛枪杆子呢！”说着就哈哈地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09_1.bmp}

笑了起来。接着，他们两人便谈起了工作。谈了阵子，孙虎深有所思地问道：“陈家堡大院里咱的人有几个？”杨爷爷说：“有两个。”孙虎想了想，说：“两个人力量还是太单薄了，应该多几个人。”

谈了会儿情况，又谈到斗争部署。两人越谈越高兴。最后孙虎问道：“老杨同志，你看咱第一步棋该怎么走呢？”杨爷爷仍是笑语朗朗地说：“怎么走？有你们来了，照我看，就先‘吃车’，再‘将军’！你别看敌人这么张牙舞爪的，说起来他们也并没有多大章程。”说着他叭叭磕了磕烟灰，又说：“就说青石岭上的这个碉堡吧，看来怪疼人的，其实虚得很呢！那上面一排伪军，除了先前在国民党部队干过的几个兵油子，大半是本地人，都是生活没着落，才被迫当兵的，没什么战斗力。如今看看八路军一天天壮大，他们更不乐意白白为鬼子卖命。不过它总还是个钉子，妨碍着咱们的行动。我看就先从这里下手！”

孙虎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哈，我也正这么想呢！拔了这根钉子，不光我们行动方便，还可以使陈家堡孤立起来。可是该怎么拔才好呢？”

杨爷爷收住笑容，胸有成竹地说：“叫我琢磨，青石岭这碉堡只能暗取，不宜明占；只能智取，不宜力夺。也就是说：暂时留着它，可又要它不碍着我们行事。”说到这里顿了顿，又说：“咱们要干，就立马追蹙地干！我这里已想好了一个办法，刚才疤豺狗不是从青石岭经过，进了陈家大院吗？这倒是个机会……”两人刚刚说到这里，突然又“叭！叭！”两枪，紧接着，枪声炒爆豆似地响起来了。

杨爷爷一口吹灭了灯，拉着孙虎急忙走出门来，正和小凤撞了个满怀。

小凤着急地说：“是陈家堡响枪。该不是铁匠哥出了什么事？”爷爷说：“我看看去。”孙虎一把扯住，说：“听这枪声，零零乱乱，没什么目标，也不像面对面遭遇。再说，铁匠同志单枪独马不会去跟敌人瞎撞，咱们听听

再说。”

听了一会儿，枪声停了，又人喊马嘶地闹了好一阵子，才渐渐安静下来了。孙虎和杨爷爷正在分析刚才的情况，山下一阵马蹄声传过来。杨爷爷一面拉孙虎进屋一面说：“狗东西们又连夜返回城去干什么呢？”孙虎沉思了一下，没有吱声。杨爷爷重新点上灯，又说：“看近几天的情形，是不是敌人要在陈家堡驻兵？”孙虎说：“从各方面分析，敌人进驻陈家堡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正是秋收在望，敌人必定要组织抢秋。”杨爷爷听到这里，笑道：“没那么容易抢的！城北区委成立以后，这一带我们的群众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要抢秋，我们就发动群众来个反抢秋！”说完，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杨爷爷的笑声感染了孙虎，他把匣子枪一拍，站起来跨了几大步，果断地说：“老杨同志，咱们的行动，决不能落在敌人后头！今晚就去干掉青石岭碉堡，回头再马上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孙虎说到这儿，贴近杨爷爷的脸儿，笑眯眯地轻声说道：“你不是说已想好了一个暗夺智取的办法吗？说说吧！”

杨爷爷恢复了沉静，伸出两个指头说：“办法很简单，”他把眼睛一眯，摸了摸胡子，接着说：“这办法就叫做‘假送礼智取青石岭’吧。那碉堡上的伪军，我大半都混得很熟了，他们逼我去送草送粮，我就借这机会做了一些人的工作。那个吕排长，最胆小怕事，可他那嘴馋得厉害，有了吃的就忘了命……”孙虎听到这里格格地笑了，说道：“啊！我知道了，你是想叫我去当当二鬼子是不是；你带着礼物，又装做给我带路，骗开大门进去，把敌人往一堆儿一划拉……松松快快叫他们听咱们的，对不对？”

杨爷爷没说对不对，只是开心地笑起来，心里说：“这小子，机灵得出奇呢！”

孙虎又说：“这办法行，只是还需要几个人，只上去咱们俩，这阵势还小了点儿。”杨爷爷说：“好办，我马上去搬几个人来！”

两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说着，哗啦一声，王铁匠推开门进来了。杨爷爷又惊又喜，问道：“刚才陈家堡是怎么回事儿？”王铁匠摘下破草帽扇了两下，笑道：“都是铁星惹的。”杨爷爷又问道：“他怎么惹着这些狗奴才了？”铁匠说：“去剪马尾呢！我到陈三怪菜园去和咱们的人接头，可巧遇上了他，要不，他险些儿叫敌人捉住。”杨爷爷一听就嘿嘿笑了，又使劲把板凳一拍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孙虎望了一眼墙上挂着的没弓子的大胡琴，很有兴趣地对铁匠说：“你这个弟弟还真有点胆量呢！”铁匠说：“说起他那些调皮事可多着呢！”孙虎说：“怎么不引导他干点工作？”铁匠说：“他比不得李文和小凤。他野得那个样儿，眼下还没敢叫他沾边儿，往后大一点了再慢慢儿看吧……哎呀，饭还没好？我可是饿了。”说着，也不等杨爷爷去喊小凤，先揭开锅，拾掇出饭来，和孙虎两个吃起来。

吃着饭，孙虎把刚才和杨爷爷谈论的事说了一遍。王铁匠听了十分高兴，说道：“是个好办法，上去就说皇军山本部队长今晚上到陈家堡视察，认为青石岭据点的弟兄们有功，马上派人送赏！”杨爷爷笑道：“对，对！就得这么说。”然后大家又商议补充了些细节根末。吃过饭，三人收拾准备了一番，又从村里找来几个身强力壮、行动机敏的同志，天也就十点来钟了。王铁匠回陈家堡准备召集群众骨干开会；孙虎他们由杨爷爷带着，一路穿林爬坡，往青石岭大炮楼奔去。

第二回

丢马尾气煞疤豺狗 暗追踪难坏王铁匠

这天晚上，孙虎他们奔上青石岭，由于有杨爷爷平日的工作基础，内外呼应，很顺利地进了大碉堡。孙虎把身份一亮，镇住了兵油子，吓瘫了伪排长。孙虎假意要处死伪排长，杨爷爷示意那些当地人出面求情。孙虎这才讲了抗战形势，交代了政策。那伪排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千恩万谢，起誓赌咒地表示要立功赎罪，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个炮楼收拾了。从此，那些人明里还打着二鬼子的旗号，暗里却听武工队的指挥。这且不去细说。

再说这陈家堡，有三百来户人家。大财主陈老三，外号陈三怪，在这村里有一座大院。这座大院地势很高，一面临街，三面靠水，房宅院墙四四方方，很像一座小城。早年为了防“匪”，院子的四角都修有明堡暗堡，因此得名叫陈家堡。这村庄，也就跟着叫陈家堡了。

青石岭下黑龙潭的水，由西向东流过来，在陈家大院的崖墙脚下绕了三面，然后顺流往南，把村庄劈成两半，流向通往东海的沙子河。有一座带栏杆的石桥，把陈家大院前的空场子与河东村的正街连接起来。

村南街头有棵伞一样的大槐树，树顶上用竹竿挑着面黄色三角旗，上写着“爱护村”三个黑字。凡是插这种旗的村庄，都建立了伪政权，有保护和修理公路的责任。

也就是王铁匠和孙虎从根据地回到青石岭的这天晚上，陈家堡家家没个灯亮，鸡不鸣，狗不咬，没一点生气。只有大槐树南面，一栋破土屋的窗里，透出一闪一闪通红的火光。屋里，打铁人的大锤狠狠地敲在铁砧上，丁当！丁当！……红透了的铁块溅着美丽的火花。

在铁砧前，一手掌钳一手抡锤的，是个长长头发，蓬蓬胡子的老爷爷。王铁匠哥俩管他叫师傅。因王铁匠不在家里，缺个抡大锤的，老师傅只好自己打钉马掌的钉儿。拉风箱的，正是小凤说的铁星子——王铁匠的弟弟。他生下来，妈妈见打铁溅出来的铁星很好看，便给他取名叫铁星。这小家伙有十五岁了，个儿不高，又黑又瘦，可是他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骨碌碌的倒是满有精神。这会儿他一仰一俯的拉着风箱，眼睛正望着炉口里喷出来的红的、蓝的、黄的火焰。一天当中，这是他最安静的时刻了。要是王铁匠在家里，这儿却又是一番情景。王铁匠名字叫王铁生，是个墩墩实实的汉子，二十四、五岁，黑红的脸上沾着一块块黑色的炭灰，胳膊上肌肉鼓突突的。他光着膀子，扎着油布围裙，猛劲抡着那巨大的铁锤，老师傅熟练而又紧张地翻转砧上的铁块。丁丁当！丁丁当！那锤声震天动地，那四溅的铁屑如星花盛开，那光芒映得王铁匠和老师傅浑身通红，像是刚从火里走出来的，被烧红了的铁人，看上去好不威武！在这种时候，铁星子也特别神气起来，他用风箱把炉火吹得更旺，老师傅的大钳子从炉腔里夹出那烧得白里透红的铁块，脸上总是闪出一丝微笑。铁星子见那铁砧上的铁块，在哥哥那大锤敲击下，像块柔软的红泥，翻来转去，就被打成了弯月形的蹄铁。这种时候，铁星子总有一种骄傲自得的神情。可现在，光是老师傅敲那小钉钉，铁星就平静得多了。丁当！丁当！……

跟铁星子要好的小伙伴大耳朵，悄悄地来了，默默站在门口。他把头一

甩，眼睛一，给铁星打了个招呼，意思是说：“你快出来呀。”铁星把嘴朝老师傅一撇，大耳朵眉头一皱，显出焦急的样子。铁星没奈何，闭了眼睛，大耳朵便闷闷地走开了。

突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铁星子停了风箱，刚叫出一声“马队”，马队已经像一阵怪风似地刮过去了，腾起的尘土直扑到屋里来。老师傅敲敲空砧，住了锤。铁星子忙扔下风箱，从土炕上的破席子底下找出一把剪刀，向门口奔去。老师傅忙拦住他喝道：“又往哪儿闯？”铁星亮亮手里的剪刀，比划了一下，嗖地从老师傅胳肢窝下蹿到街上去了。

铁星自从答应给杨爷爷找马尾，每次村里来了二鬼子马队，他都揣着剪刀，围着马儿转绕，只是没有机会下手。这回是黑夜，该有办法了！

他往北街跑着，见一个人影跳下河床，他打了个愣怔，顾不上那人影到底是谁，又往前走。过了个胡同口，暗影里闪出个二鬼子喝道：“干什么的？”铁星回道：“回河西去呀！”二鬼子说：“不许过！”铁星说：“不许过，俺就回呗！”说着回头就走。他绕个弯儿，又摸到北街。伪军把马都拴在石桥东陈三怪的菜园墙外的一排柳树上。他们有的跟疤豺狗进了大院，有的到各个街口站岗去了。

疤豺狗是奉了县城里日军七五部队山本部队长的命令，来请陈家大院陈三怪进城去，布置在陈家堡大修据点的事，还要委任陈三怪当区长。不多一会儿，陈三怪挺着个肚子，捧着水烟袋，送疤豺狗出来。他嘿嘿笑着说：“请转告山本部队长，我一定遵命。明早进城去接世普，必定先去拜见他老人家。”

疤豺狗走上桥头，听见他的马在嘶叫，忙把手电晃过去，照见了自己那匹白马，恍惚之间，似乎有个人影趴在马屁股上，再照时却不见了。他疑惑地走过去，把马照了又照，突然怪叫一声，掏出枪来，砰砰！朝天放了两响。四下里的二鬼子都噤里啪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17_1.bmp}

啦跑回来。疤豺狗吼道：“废物！都是些没脑袋瞎窟窿的家伙！”他把手电照着半秃了的马尾巴：“你们睁开眼瞧瞧！我的马尾巴呢？啊？”

二鬼子们觉得这事儿挺怪，都象木鸡似地发呆。疤豺狗又吼道：“快！把偷马尾的贼给我抓来！”这一吼，十几个伪军都把手电乱晃。

陈三怪走过来问明原因，不觉头发梢儿麻酥酥地竖了起来，提起丝绸大褂的前襟儿就要往回走。

突然有个伪军喊道：“找到了！找到了！”那伪军的手电正照着紧靠柳树的院墙上。疤豺狗仔细一看，墙头上果然挂着几丝马尾，显然这是偷马尾的人在慌乱中丢散的，便喊道：“快，给我追！”

陈三怪听说找着了，便要回来看个究竟。只见四五个伪军踏着马镫，爬上院墙往菜园里打手电。

疤豺狗又叫道：“下去，给我搜！”

那四五个伪军扑通扑通跳了下去，满菜园搜了个遍，也没搜出个什么来。这黑夜茫茫，还到哪里去找？疤豺狗蹦跳吼骂了一阵，领着伪军，骑上秃尾巴马，回城去了。

再说那铁星，他从马背上翻过墙头，跳进陈三怪的菜园子里。听得敌人要进园来搜，他个儿小，从马背上翻进来倒容易，出去却难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候，突然有人抓住他的双腿，把他掇上墙头，这才跳出墙外。可那人是谁呢？他在墙外等了一会儿，却不见那人跳出来。直到敌人奔墙外来了，他

才一溜烟往村外野地里猛跑。也不知过了几道沟，穿过几道灌木行子，直跑到村东一块坟茔地里，他才喘息喘息，平平气儿，仰面躺在一坐坟前的石头供桌上。

铁星摸摸兜里，马尾好象散失了一些，可剩下的也够了。他望着云缝里的星星，心里乐滋滋的。听到村里还是人喊马嘶，鸡叫狗咬，他心里说：“你们瞎闹腾个鬼，我在这儿哪！”可是一想到那个把自己掇上墙头来的人，不免又疑惑又担心：那人到底是谁？会不会叫二鬼子抓去了？……想着想着，眼皮儿打起架来，不知不觉睡着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19_1.bmp}

夜深了，村庄里安静下来了。铁星睡梦里觉得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拱他的脚。他骨碌爬起来一看，是一只小狗儿蹲在他跟前。铁星听听村里已没有什么动静，才转弯抹角回到家来。

老师傅守候在门口，见铁星回来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拖进屋里，随手把门关上了。铁星进门一看，只见哥哥坐在炉台边上出神，便高兴地叫了声：“哥，你回来啦？”谁想王铁匠从小板凳上站起来，瞪了铁星一眼，冷冷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回来啦。”就又不吱声了。

铁星觉出风头不对，也就没再吱声。哥哥出去好几天了，这会儿见了面多么想说话儿，可是见哥哥这样没有好气儿，他满肚子高兴也压下去了。他把马尾藏到破炕席底下，悄悄上了炕，拖了个破枕头，贴着里边的墙壁躺下，直愣愣地望着挂在墙上的豆油灯，想啊想啊，总是睡不着。

待了一会儿，铁匠也默不作声地上炕靠窗躺下。老师傅守着炉火，独自端起了一把粗瓷小酒壶。

铁星知道，哥哥不会总是冷冷的不搭理他。他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哥哥特别疼他，有时候被他惹得不高兴了，就闷着头憋一阵子气，临了还是要逗他哄他。哥哥说的都是贴心话儿，铁星却多半当耳边风，觉得那些话，说给小孩儿听听还差不多，所以每逢哥哥说完了，他总是应这么一句：“我知道了！”其实这“我知道了”，意思却是不服气！

说不服气也不全对，铁星对哥哥还是满佩服。这不光因为哥哥打铁打得好，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哥哥肚子里“有货”，会讲出许多八路军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偷偷讲的，铁星更觉得神神乎乎的。可是铁星越来越觉得哥哥有些怪，往外边跑的时候多起来，有时候半夜里走了，有时候半夜里回来。问他，他只淡淡地笑道：“你还小，打听这个干什么。”哥哥到底出去干什么呢？铁星常常这样想。

油灯芯子上结了一朵火红的花，啪啦一声，那花儿爆飞了。王铁匠抬头望了一眼，果然如铁星预料的那样，他把脸儿转向铁星，温和地说：“铁星，睡过来。”

铁星巴不得这一声叫，心里乐滋滋的，拖着个破枕头靠过去。铁匠抬起半个身子，靠在窗台上，朝外面望了望，轻声地说：“你敢跟疤豺狗他们斗一斗，可真不简单哩。”

铁星咬着嘴唇，光笑不说话。

铁匠又说：“可是啊，铁星，你办事还不周到，只知道进，不准备退。在陈三怪的菜园子里，要是没人掇你一把，恐怕你就是蛤蟆掉在井里，只能瞎扑腾了！”

铁星听了，忽隆一声爬起来，盯着铁匠的脸儿说：“你怎么知道的？”

铁匠轻轻地笑了几声说：“得了吧！好兄弟……还有，干险乎事儿不能太慌张。你把几丝儿马尾挂在墙头上，人家还能……”

铁星不知是惊是喜还是羞，他抓住哥哥的胳膊，激动地说：“是你啊……”

铁匠把铁星的手拉下来，继续说道：“再说，为了几根马尾，去冒那么大的险，也太不值得了……”

铁星不服气地说：“不值得？也杀了疤豺狗的威风哩！要是弄不到马尾，杨爷爷做的胡琴就拉不响！都像李文倒好，就想拉琴，可没胆量去闹马尾。他就不敢跟疤豺狗斗一斗！”

铁匠叹了一口气说：“你多会儿也有理……要斗一斗也可以，你可知道，八路军那边的儿童团可不像你这样斗法。”

铁星一听哥哥又提起八路军，也不再顶嘴了，立时，贴在铁匠的身边坐好。他一声不吭地待了一会儿，可铁匠还不说话，就忍不住说道：“你到底是说呀！”

铁匠心里笑，嘴里却问道：“说什么呀？”

铁星羞怯怯地说：“八路军那边的儿童团是干什么的？”

铁匠笑了一声说：“是打日本捉汉奸的组织。”

铁星央告似的催促道：“你往下说呀！”

铁匠略略他讲了根据地的孩子怎么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监视坏蛋。铁星听得出神了。最后，铁匠说：“人家就不像你，瞎来蛮干。”

铁星没吭声，自己躺下了，过了一会儿才说：“哥，咱们也到八路那边去不行吗？”铁匠故意说：“不行，咱们去干什么？”

铁星说：“当八路军！”

铁匠唔了一声，说道：“可不能瞎说，叫汉奸听见还得了！再说，那八路军也不是说当就当上了。”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22_1.bmp}

铁星又不出声了，他觉得很扫兴。铁匠说：“铁星，想睡了？”铁星翻了个身儿，没回答。铁匠又问道：“铁星，你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样？”铁星还是不出声，只把盖在身上的破夹袄拉到头上蒙着。铁匠便说：“哥哥不一定是个好哥哥，可弟弟倒是个好弟弟，只是有一桩：太叫当哥哥的操心了。自从咱爹妈死了，你跟着我受了些冻，挨了些饿，可总算慢慢长大起来。当哥的只盼望你长成一条好汉子，往后能硬硬邦邦地作出点儿事情来，也算对得起死去的爹妈。……”

铁星听哥哥提起这些，不觉鼻子酸溜溜的。妈妈死，铁星还不懂事，爹爹死，他却永远记得清楚：那一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爹爹正闹病，逃散了国民党军队硬拖爹起来钉马掌。爹病得没一点劲儿，制不住马，被马踢在肚子上，当场断了气。那时候铁星才十二岁，见爹爹被踢倒了，不顾死活地扑过去拉爹爹，那马一掉屁股，蹄子踏到铁星脚上，左脚大趾头被踩掉了半截。铁星捞起铲马脚的铁铲，狠狠朝马腿铲了一下子，那马疼得嘘嘘叫唤，大兵赶来把他揍了个半死。

哥哥回来，国民党军队已经开走了。邻居帮着把老铁匠用席子卷着埋了，哥俩却一声也没哭出来，只是相依着在坟前坐了两天一夜……

也真怪，那时掉了脚趾头也不怕痛，死了爹也顾不上哭……铁星想着想着，哥哥后面的话也没听清楚。

王铁匠劝说了一阵，见铁星不出声，以为他睡着了，就不再言语了。

灯油干了，灯火熄了，哒哒哒……外面有人敲窗。铁匠轻轻爬起来，在窗上轻轻叩了三下。他见铁星没动静，以为他睡得正熟，便轻轻下地，把鞋提在手里，轻轻开了门，悄悄走了。

铁星压根儿没有睡着，他一直在想心事。听见哥哥出了门，他连忙翻身爬了起来。老铁匠师傅依在墙上打呼噜，炉里残火映得他连胡子也是暗红色的。铁星心里一动，仿佛他就是死去的爹爹。他打了一个楞怔，想叫老师傅上炕去睡，可心里又惦着悄悄走出去的哥哥，不知是什么人把他叫走了。他顾不得老铁匠师傅，急忙去拉门，不料外面反扣着哩！他一急，便踏着门上的横档，从门顶上的空档里钻了出去。

铁星眼睛尖，一探身子便瞅见有个人影儿拐过墙角去了。他光着脚丫子，踮起脚后跟，脚步声还没有落地的树叶响，跟那人影转弯抹角，过了一坐小石桥，又穿过一条小胡同，那人影在一家门口停下了。铁星贴着墙角探出半个脸，用一只眼睛细看：墙外有棵垂杨柳，正是李文家，那人影果然是哥哥。

李文只有一个老妈妈。李文的爹是吹鼓手。有一年陈三怪给他妈出大殡，逼着吹鼓手吹了七夜，不让歇息。李文爹是吹管子的，累得吐了血，家里又缺吃少穿的，不能好好调养，过了两年就死去了。从此李文就跟妈妈出去要饭。铁星疑惑地想：哥哥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转眼间，那人影进门去了。铁星悄悄挨过去，门已关紧，从门缝往里瞅，院子黑通通的没一点响声。铁星心想：怪不得哥哥老说李文好，原来他们是一伙儿的啊！

铁星想敲门，可转念一想：“不行，他们瞒着我，必是有什么名堂。”他越想越疑惑，便爬上柳树，扯着大枝儿悠到墙头上。他伸下两腿，正想跳到院子里，不防被人猛地拖下来，那人低声喝道：“干嘛爬人家墙头？”

听那声音，便知是李文。铁星也气哼哼地说：“找我哥。”这时屋门吱呀一声响，走出个人来，铁星使个猛劲把李文推开，直往屋里闯去。开门的人没来得及阻挡，铁星已从他胳肢窝下面钻了进去。

铁星寻着有灯的房门，掀开门帘进去，却见土炕上摆一张矮桌子，油灯下，牌九哗啦啦响。炕上坐着七八个人，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哥哥也坐在炕沿上，捏着两颗竹牌哩！

铁星见哥哥半夜三更跑出来赌钱，心里一股火冒上来，便对铁匠恼恨地说：“好哇！黑天半夜走歪道儿来了！”

王铁匠恼也不是，笑也不是，手里拿着牌，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便说：“铁星，你不在家睡觉，出来干什么？”

铁星怒气冲冲地说道：“你来干什么？”

铁匠瞅瞅炕上那些人，好像说：“你们看，真糟透了，这叫我说什么好？”

铁星理硬，口口声声要铁匠回家去。这时候，刚在门口拦铁星的那人已走进来，他扳一下铁星的肩膀，说：“嘿！小家伙，满厉害呀！要管当哥的？”

铁星转头一看，是个微微驼背的大个儿，便一扭肩膀，抖开那只大手，气哼哼地说：“不走正道儿，就得管！”

铁匠忙说：“好兄弟，你管得对。”他说着凑近铁星，满脸堆笑地说：“铁星，你先回，这儿有几个朋友，有点要紧事儿商量，我准保不赌……”铁星憋了一肚子气，把脑袋别转到一边。铁匠接着说：“你还不信么？真的，我要再赌……再赌就是个大黑驴。”这一逗，炕上那伙人都捂着嘴笑起来，

铁匠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屋里的空气这才缓和下来。

那铁星没有笑，绷着脸儿嘟囔道：“我不管你，你坏就坏吧。”说完一扭头，掀开门帘儿走了出去。到院子里，李文给他开门。铁星朝他啐了一口，头也不回地走了。

屋里的会议被铁星闹得停了下来，大家都在议论铁星。孙虎说：“这小子真是个好材料。应该吸收他参加斗争。”铁匠笑道：“说起来，他倒是有股子劲头儿，老杨同志早就想吸收他，我的活动也越来越瞒不过他了。”

孙虎把手掌子在桌子上轻轻一拍，说道：“让他干！就把他交给老杨同志吧！”

第三回

小伙伴大闹黑龙潭 老师傅断指拒打铁

王铁匠开完会回到家里，门推不开，轻轻敲了几下，没有动静，便又去敲窗户。老师傅是打雷也听不到的；铁星明知是哥哥回来了，因肚子里还憋着气，不肯起来开门。王铁匠心里好笑。他看看星辰，天已快亮了，便到附近的场院里，抽把干草铺着躺下了。蚊子嗡嗡的没命的扑上来，他一边赶蚊子，一边想着心事。直到天已大亮，老师傅起来开了门，王铁匠才回到屋里，捅开炉火，煮上小半锅地瓜干儿，用力揉揉熬得通红的眼睛，就坐在炉前慢悠悠地拉起风箱来。

王铁匠常常整夜不回家，老师傅已经不觉得奇怪了。开头他以为年轻人赌钱耍闹，有时候唠叨着劝说几句。后来知道了一些底细，对铁匠的行动总是尽力支持。这一次铁匠一出门就是三天，才回来又脚不沾地的在外头熬了一夜，老师傅禁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问铁匠道：“今儿还串乡去么？”铁匠点了点头。老师傅又说：“可蹄铁不多了，还是打几天铁再走吧。”王铁匠心里有好多话，一时也说不清楚，只好连说带比划告诉老师傅：跟别人约好了，要到城里去作几天活计。老师傅心里明白，便又象往常一样，给王铁匠打点好串乡的担子。

铁星起来，仍然撅着嘴，坐在炕沿上闷声不响。王铁匠朝他笑嘻嘻地说：“看，嘴上能拴匹小驴了，还不快去洗洗脸吃饭。”铁星经不起哥哥来软的，虽然耷拉着脸，可心里的气已消了一半，蹭下炕沿，舀水洗脸去了。他故意扑啦得满地是水。王铁匠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铁星板着脸说：“还有脸皮笑呢！”铁匠说：“不笑，还叫我哭么？”铁匠把煮好的地瓜干盛出来捧到炕上，又说：“昨天晚上那不是赌钱，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杨爷爷会告诉你的。”

吃饭的时候，王铁匠又对铁星说：“老师傅年纪太老了，力气活干多了不行。钉子打了那么多，哪里用得着？以后我不在家里，你们就别打铁了。你没事儿多到山上捡点柴禾，冬天不开炉也好有烧的。”铁星嘟哝道：“不打铁吃什么？”王铁匠说：“我会想法子。要是我在外面时间长了，有难处就到岭上找杨爷爷去。”

吃过饭，王铁匠又和老师傅比划了一阵，才挑起担子进城去了。铁星匆匆忙忙揣起昨天晚上剪来的马尾，见老师傅收拾着准备打铁，便指着墙角落里满满一筐钉蹄铁的钉子，使劲地摆着手。直到老师傅又点头又挥手，答应不打铁了，铁星才奔出屋门。他扛起一根丈多长的绑着弯弯蹄铁的勾杆，约了些伙伴，浩浩荡荡上了青石岭。

青石岭的早晨真是热闹，各色野花放出芳香，鸟儿唱着各种音调的歌儿。这时，孙虎还睡在杨爷爷家里，准备养足精神，晚上赶回根据地汇报。杨爷爷、小凤都在屋外望哨。小凤坐在像一头大水牛样的岩石上，把个篓子放在腿上，满心欢喜地剥着鲜嫩的苞米。她穿一身马蓝花色裤褂，虽然满是补丁，可也干干净净。她爬上“牛背”的时候嫌滑溜，把鞋脱下来放在身边，一双光脚丫儿垂在半空里悠荡着。她一边剥苞米粒子一边四下张望，并轻轻哼着个小曲儿：

“一呀一更里，
月儿刚出山，
俺在房中心里打算盘，
实在好烦难。
有心去抗日……”

一只长尾巴鸟在树上扑拉翅膀，小凤抬头看看，又哼起来：

“……有心去抗日，
爹妈要阻拦……”

又听到什么响声，她不唱了，忙把鞋子穿上，眼睫毛微微地扇动着，留神地望着林子里。过了一会儿，她又唱了：

“二呀二更里，
月儿渐渐高……”

灌木丛中真有沙沙的响声，小凤一眼瞥见一棵大树后露出半截钩杆，心里笑了，仍旧低下头来剥苞米。

铁星刚刚从“水牛”屁股后面露出头来，小凤把已经空出来的篓子猛的扣上去，铁星嘻嘻笑着当了“俘虏”。灌木丛中的大耳朵、小土豆等十来个伙伴，也都嘻嘻哈哈钻了出来，每人一根钩杆，竟像是扛长矛的队伍。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29_1.bmp}

在菜地里浇水望哨的杨爷爷，见来了一帮小家伙，忙回到屋前把门锁了。

铁星乘伙伴们正和小凤嬉闹，一个人溜到杨爷爷那里，洋洋自得的拿出一大束雪白的马尾说：“爷爷，看，这是什么？”杨爷爷接过马尾，翘起胡子蓬蓬的下巴，笑道：“你可好大胆子，敢去惹弄疤豺狗！”铁星挺起胸脯说：“我惹他？等我有了枪，还要敲他的狗脑瓜子哩！”爷儿俩正开心地笑着，忽隆隆，大耳朵、小土豆等也一窝蜂似地飞跑过来。杨爷爷又大喊起来：“你们这些小马驹子，要是踩坏了我的地，看我不打你们腓巴儿！”孩子们也不管他，唧唧嘎嘎一下子围在他身边了，拉手的，扯衣襟的，抱胳膊的，一串银铃似地叫爷爷。喜的个杨爷爷胡子颤颤抖抖的，哎呀呀叫着说：“轻揉擦，爷爷这把老骨头可经不住这么折腾。”铁星高兴地说：“爷爷，我们拉起来个儿童团了。”杨爷爷一听，脸色突然变严肃了，问道：“什么儿童团？谁让你们搞的？”大耳朵说：“我们学着根据地小孩子那样，自己拉起来的，还选铁星当大团长呢！”杨爷爷说：“可不许乱说乱道！鬼子知道了要出乱子的！”铁星说：“我们就是要打那些王八蛋！”杨爷爷又嘱咐了好大一会儿，铁星他们才懂得了不要传开去的道理，又要杨爷爷讲了一段“孙悟空巧斗老龙王”，才散到林子里捡柴禾去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30_1.bmp}

杨爷爷望着林子，想了一会儿，从篱笆上取下一把镰刀，提起一只篓子，要去找铁星单独谈谈。可他还没有迈步，铁星倒先从一块大石头后面绕过来了。他先拉长了脸，拉着杨爷爷蹲在篱笆后面，说：“爷爷，我还有件事没

告诉你，我哥夜里到李文家赌牌九去了！”说完又呸地吐了口唾沫，加上一句：“李文家开赌窝子哩！”

杨爷爷没有论说是非，只问铁星道：“你看看你哥是那号人么？李文娘儿俩是那号人么？”

铁星圆睁着大眼睛，直着脖子，像要喊似地说道：“是我亲眼看到的！”

杨爷爷说：“看到的，也许只是明面上的。毒蘑菇样儿好看，可就是吃不得；西瓜皮儿是绿的，瓢儿可是红的。你没见陈三怪他们挂念珠装菩萨吗？你家老师傅整日沉着个脸，可是个好人呢！……我这都是打比方。认人看事儿不能只看表面。你哥手里捏着牌九，不过是作个样子。《西游记》里的那个孙悟空，要斗赢那些吃人的妖精，还得会七十二变的本领呢！眼下咱们跟那些吃咱穷人肉、喝咱穷人血的东洋妖怪、中国妖怪斗，有时候明面上也得变上几变。像猪八戒似地，老是挥着钉耙直来直去，还行！”

说到这儿，铁星才听出一点儿意思。但是他仍然不十分服气地红着脸说：“那，那我倒是个猪八戒了？”

杨爷爷眯眼一笑，摸摸铁星的头顶说：“不，不，可你也不是书里编的那个孙行者。你是被压迫阶级的好儿子！”杨爷爷紧紧地攥住铁星的一只手，神色变得那样不同寻常，额头青筋暴起，脸上肌肉抖动，眼睛里闪着严肃的光芒。铁星的心也突然收紧了。杨爷爷低声地字字都像大锤落地一般：“谁是咱们的仇人，你懂得；可谁是咱们的救星，你还不很懂……”

铁星想起哥哥和杨爷爷讲过的那些故事，毫不犹豫地说：“懂！是共产党，八路军！”杨爷爷眼睛里一亮，继续说：“我是说你不是很懂。如今咱中国出了个顶有学问、顶有计谋的人，他的心跟普天下的穷人是连着的。听听他怎么说的，才知道咱穷人不是戏台上唱的、财主们说的那么下贱，要把这不公平的世界改个样儿，就靠咱们这些穷老百姓呢！”

铁星惊喜地问道：“爷爷，你见到过他？”

杨爷爷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抖动着花白胡须说道：“他的话，已经传遍了五湖四海！铁星！咱们不能为一家之仇、一人的恨，单枪匹马的干。咱们穷人抱成团儿，起来造反，这天下总归是咱们的！”

铁星的手被杨爷爷攥的嘎巴响，也没说出话来，只是睁大眼睛问道：“这都是他说的吗？”

杨爷爷应道：“是他告诉了咱们这个真理！”

铁星欢喜地说：“我知道了，哥哥他们在李文家，是商量抱团儿的事吧！”

杨爷爷微微一笑说：“慢慢你就会知道的。”

铁星突然把手抽回来，拉长着脸说：“哥说慢慢的，你也说慢慢的！明儿我就自己奔八路军那边去……”

杨爷爷故意问道：“干什么去？”

铁星说：“参加八路军，打鬼子，打汉奸！”

杨爷爷说：“那也不必去那么远。哪儿有咱穷老百姓，哪儿就有共产党、八路军的人。鬼子汉奸，要打么，也在眼前……”

铁星忙摇着杨爷爷的膝盖问道：“陈家堡谁是八路军里的人？”

杨爷爷笑道：“这个嘛……我看你就够个八路军的材料！”

铁星脸一红，垂下头嘟囔道：“不行呢，俺哥说：俺还不如八路军那边的儿童团呢！”说着，眼圈儿也红了，使劲儿忍着，才没让眼泪儿滴落下来。

不了解铁星的人，会以为这孩子又野又蛮，可杨爷爷看得最清楚：这孩

子心里埋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自小也是风里雨里摔打出来的，是炉火里炼出来的一块铁，人小骨头硬，又有王铁匠日常开导，心眼儿里明是非，遇事讲道理，已经有了些觉悟，正是一身劲儿没处使，加入战斗准是个好样儿的……

杨爷爷见铁星眼泪汪汪，更是疼爱，便亲切地拍拍铁星的肩膀，笑着说：“好汉子，觉着委屈了？嗨嗨，你哥走的时候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了，要我把你交给八路军的人呢！”

杨爷爷这一说，铁星又惊又喜，却又半信半疑。他仰脸儿盯着杨爷爷的眼睛，追问道：“真的？”

杨爷爷说：“这是干革命的大事情，哪里能随意儿乱说呢！”

铁星见杨爷爷如此认真，这个马蹄踩掉了脚趾头也不哭一声的人，倒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他自己也觉得害羞了，一头扎在杨爷爷怀里。

杨爷爷看看天色，望望屋子，双手搭在铁星肩膀上，郑重地说：“铁星，这回咱们可要多用点儿心思，多用点儿气力，要跟敌人好好斗一斗了！你这个想当八路的人，也该见见斗争的大世面了！你知道不，陈家堡就要出大事情了，敌人马上要往陈家堡派兵修据点了！”

铁星听到这儿，蓦地跳了起来。杨爷爷也跟着站起来，说：“你哥三五天回不来，在家里多照应照应老师傅，有事儿勤往我这里跑跑，八路军的人，也许有用着你的地方。”

铁星回道：“爷爷，你就瞧吧！”

这时候，小凤剥完了苞米，踏着“牛背”喊道：“铁星哥，待会儿来吃新鲜玉米饼子呀！”铁星不客气地答应一声，就钻进林子不见了。

八月天气，日头不饶人，铁星只觉得浑身都是劲，不一会就弄了一大捆干柴枝儿，出了一身汗，身上又热又痒，好象满身爬遍了蚂蚁似的。回身看看小伙伴们，也都满脸大汗。他把柴禾捆好，招呼大伙说：“到黑龙潭里洗个澡去！”孩子们都喜欢玩水，哪还有不高兴去的，听得一声呼唤，扔下钩杆，纷纷往潭边跑。铁星一看这么乱，丢了柴禾咋办，便又招呼大家回来，把柴禾结结实实捆好，让大耳朵在崖上放哨，看守柴禾。他这才带领大伙，飞也似地溜下山坡，扒了衣裳，辟哩噗通跳进清清的潭水里了。

一时间，黑龙潭里水翻浪滚，水面上满是黑脑袋和时隐时现的油黑的脊梁。铁星儿水功挺好，他游起来像条梭鱼，出溜出溜又快又无声息。他们游了会子，就打起水仗来了，水花四溅，笑声震耳。正闹着，忽听在崖上放哨的大耳朵没命的叫喊起来。铁星一声令下，小伙伴们就部泅到岸上来。铁星穿上裤子，可用劲太猛，把裤带给拽断了。他一边喊着：“上崖呀——”一边随手扯了一根葛藤当裤带系上，抓起破褂子就往崖上跑。

在崖上放哨的大耳朵的耳朵被人扯得热辣辣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他边叫喊边回头，一看却是陈三怪的儿子陈大伦！这个陈大伦也不过十四五岁，可小平头一留，烟卷一叼，脖颈儿一挺，眼皮儿一耷拉，倒是个十足的大少爷。这位少爷依仗他爹的势力，他娘的娇惯，在外头闲极无聊光想找便宜开心。他是陈家堡孩子辈里的小恶霸，小伙伴们的死对头。因此得了个外号，叫“缺德鬼”，有人还为他编了几首歌儿：

缺德鬼，缺德鬼，
里里外外流坏水；

娶个媳妇歪歪嘴，
养个儿子撒拉腿。

这回他又揪了大耳朵的耳朵，大耳朵便用这歌儿骂他。他便推着大耳朵，吓唬着要往崖下掀。这崖有两丈来高，下面就是黑通通的潭水，这才吓得大耳朵没命地喊叫。等铁星他们奔上来，陈大伦已放了大耳朵，叉着腰站直了，摆起个满不在乎的架式。

铁星把褂子搭在肩上，大声说道：“凭什么欺侮人？”陈大伦抽抽鼻子，没有回答。这时候大耳朵已经爬了起来，他大声叫道：“凭什么？凭他姐夫有盒子炮，凭他爹有大洋钱！”

大伦眯着眼儿，还是不答话。铁星见陈大伦那副神气实在可气，便向伙伴们说：“你们看，警备队的小舅子，多神气啊！”小伙伴们也都吵吵嚷嚷笑骂起来。那陈大伦恼羞成怒，转身奔向一捆干柴，抖开绳子便乱扬一气。铁星哪里忍耐得住，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陈大伦的衣襟不放。陈大伦把胳膊一抡，推开铁星嚷道：“这儿是俺们家的山，俺们家的树，你们敢来偷柴禾？”他这一嚷，伙伴们更来了火，铁星把破褂子一抡，正要开打，突然有人说：“看呀，大道上有队伍来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35_1.bmp}

通县城的大道上，果然尘烟滚滚，有十来个骑马的往山下走来了。远处还有一长溜子穿黄衣服的伪军，刺刀闪着刺眼的光芒，透过昏蒙蒙的尘烟，缓缓地移动着。铁星的小伙伴们有些慌了，铁星把手轻轻一摆，大家又稳下来。那陈大伦却更加神气起来，得意洋洋地说：“是我姐夫的队伍！是我爹去接来的。我就是来迎他们的！我妈把酒席也摆好了……”说着抬腿就往山下跑去。那铁星咋唬道：“走！咱们也去看看警备队都使些什么破枪！”陈大伦回过头来喝道：“不许你们去！”小伙伴们齐声叫道：“偏去！”

陈三怪和黄脸狼——他的女婿阎世普，骑马并排走着，手打遮阳伞，正朝青石岭上指指点点说着什么。那疤豺狗和随从兵们都跟在后面，被太阳晒得极不耐烦。疤豺狗在警备大队当过副官，如今派在陈家堡干队副。他心里知道是要他来监视黄脸狼的，有点洋洋得意，可是看到黄脸狼打着洋伞那自在的样子，不免有点嫉意。因此一走近黑龙潭，他也不请示黄脸狼，带着随从兵们下了马，都浇头洗面热闹起来。

陈大伦从陡坡上连爬带溜上了大路，在马前欢叫一声“姐夫！”那黄脸狼虽打着遮阳伞，肿胖胖的黄蜡面皮上还是油汗淋漓。他见是小舅子拦住了马头，似笑似不笑地说道：“哦，是大伦。这么热，还窜山越岭地玩！”陈大伦说：“是来接你呀。”黄脸狼笑了笑。陈大伦又问道：“我姐姐呢？”黄脸狼说：“等下半晌坐汽车来。”说完回头朝那些洗头洗面的随从兵们招呼道：“喂，给少爷腾出匹马来！”

疤豺狗明明听见了，故意扭着脖子不理茬儿。一个小脑袋、满脸起皱、外号猴头的伪军，却应声奔过来，见马前站着的是队长的小舅子，急忙把自己的马牵过来，像抱个三岁孩儿似的，抱那陈大伦上了马。

陈大伦只骑过毛驴，骑上这么高的大洋马，心里不免有几分胆虚，但还是挺直腰板儿，朝山坡上看了一眼。他见铁星他们也站在山坡上，便转脸朝三怪嚷道：“小铁匠他们偷咱家的柴禾！”三怪朝山坡上望着，哦了一声，对身边的黄脸狼说：“看见么？那个个头高些的，就是王铁匠的兄弟……当

当差还行吧！”黄脸狼有点轻蔑地笑道：“你老人家发善心要办慈幼院哪！”陈三怪不以为然地说：“本村的壮汉子都种我的地，要他们当差，地就得扔！可外村的又靠不住……”黄脸狼说：“那你就该跟上头要枪。”陈三怪道：“呃，区里几个武装区丁总是要的，也夺不了你的兵权。”说到这儿，两个人都哈哈地笑了。

陈三怪、黄脸狼的马走在前头了，猴头给陈大伦牵着马跟在后头，疤豺狗他们还没上马，黄脸狼回头望一眼，心里很不痛快，可又不好为这件事儿发作。就在这时候，坡上的铁星悄声问伙伴们：“谁带了弹弓？”小土豆拍拍腰间。铁星喝了一声：“拿来！”已从地上捡起块石子。他接过弹弓，搭上石子，隐身在树丛里，出手就一家伙。只见猴头的马屁股上冒起一股黄烟，那马翘起后腿，嘶叫一声就奔了起来。那猴头没料到这一下子，缰绳没拽住，任那马飞奔而去。陈大伦不一会儿就被掀了下来，摔在路旁沟里，有气没声的哼哼去了……

山坡上，铁星他们都捂上嘴巴，挤到一起笑个不停。

铁星和伙伴们大闹了一阵，都背着柴禾回家了。这时候陈家堡已经乱成一片：伪军们押着村上办事的人，挨门挨户收铺草、派饭、要工，抡刀比枪，威吓叫骂，捉鸡打狗，里外乱窜……铁星回到家里，老师傅正默默坐在炕沿上，昏花老眼直巴巴地望着门外。他见铁星回来了，站了起来，到炉台上把一包用苞米皮子包着的東西，塞给铁星说：“好吃的！”铁星惊疑地望望老师傅那不同寻常的脸色，忙把那用马兰草捆了又捆的包儿打开一看，是两个鲜黄的香喷喷的苞米饼子。不用说，这是杨爷爷叫小凤送来的，铁星把两个饼子捧在手上，心里热乎乎的……

铁星把一个饼子给老师傅。老师傅说：“我吃过饭了。”铁星望一眼炉台上早晨剩下的半碗地瓜干，知道老师傅是在撒谎，便硬把饼子放在老师傅手上。老师傅推不过，只好接下来。铁星舀了半瓢凉水，边吃边喝。可是他抬眼一望，老师傅仍然坐着发愣，饼子没咬过一口。铁星扔了水瓢，把自己手上的饼子硬往老师傅嘴里塞。老师傅苦笑着嚼了一口，却禁不住一串泪珠儿滚落下来……

老师傅自幼是个孤儿，讨饭吃讨到十二岁，被一家铁匠铺收去拉风箱，以后又抡大锤、掌钳。他为人老诚，心机灵通，终于熬成个师傅，长了一身的好力气，练得一套好手艺，东家十分重用。谁知一场伤寒病，差一点儿丧了命，耳朵聋了，身板坏了，东家就翻脸不认，把他赶了出来。他流浪着，给一些铁匠炉帮帮工，拉拉风箱。因是聋子，走到哪儿也孤独，愁闷时便喝烧酒，喝醉了，受人百般戏弄。自从到铁星家里，哥俩都把他当师傅看待，吃饭一个锅，睡觉一铺炕，病了像爹一样侍候。老师傅一辈子孤单，一辈子被人拿着不当人，遇到这样两个好兄弟，那感动就不用说了。他一心尽自己的力气，入土之前把身上的手艺都传给哥俩，也算作报答。可是，眼前的日子越来越逼人，王铁匠成天在外头忙工作，也没心思打铁作营生了。今天陈家大院来人派老师傅打二百个半尺长的鹰爪钉子。老师傅明白是修碉堡用的，脑袋嗡的一声胀了起来。他虽然耳朵聋，可陈家堡发生的事情，他都看在眼里呢！老师傅心里说：“如今有志气的穷哥们心向着八路，忙着为抗日作点儿事情，我到底也还是是个中国人呢！……”他不说打，也不说不打，派差的人没奈何走了。可是不久，又押着民夫抬来了一捆铁筋，那派差的扔下一个钉样子，瞪了老师傅一眼就走了。老师傅知道事情要麻烦，正十分忧

虑。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39_1.bmp}

铁星硬逼着他嚼了几口饼子，可是他喉头像堵着什么，那饼子不苦也不涩，就是半口也难咽。铁星摸摸老师傅的额头，也不觉得异常，正疑惑着，老师傅陡然站起来，把手上那饼子又包起来，对铁星说：“你到岭上老杨头家躲一躲去吧……”铁星还想弄个究竟，老师傅手指墙根上那捆铁筋说：“你不躲出去，咱就得给人家打钉子修炮楼。”铁星这才明白了。他大口大口地把那饼子嚼完了，把另一个放到炉台上，自己把早晨剩的地瓜干子包起来，跟师傅扬扬手，走了。

铁星闷悠悠地出了村子，只见一些伪军从外村押来些大车和扛着铁锹、锄头的老百姓，一路吆喝，赶进陈家堡。他在林子里听村里隐约传来哭喊声，叫骂声，心里十分愁烦，便找块草地躺下，回味着哥哥和杨爷爷说过的那些话，想着怎么跟敌人斗争，可是想了半天，还是没个头绪，看看天色昏黑了，又往杨爷爷家走去。他抬头望见杨爷爷家的烟囱青烟袅袅，才意识到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想：“这时候去杨爷爷家，他们准要留下我吃饭……”便止了步，找块石头坐下，嚼那包地瓜干。忽听得陈家堡那边人声嘈杂，回头一望，红色的火舌闪闪窜向天空。铁星吃了一惊，心里挂记老师傅和大耳朵他们，便往村子里走去。到了村边，他躲进堆着麦秸的打谷场，向村里探望。

陈家大院那边，许多人影在奔跑，靠近大院河西的北街一带，有的房子起了火；街道上四处点着柴禾，像是特意点了照明的；凄厉的哭喊声，凶恶的叫骂声，听着令人毛骨悚然。村南头，王铁匠家那儿许是因为离陈家大院远一些，还没有什么动静。铁星便摸黑进了村子。可是到家一看，不禁呆住了！墙上油灯被挑起好长的灯芯，照得屋里异常明亮；炉台有一角颓塌了；炖水的一把大铅壶躺在炉口上；那个几十斤重的铁砧，不是在砧脚上，而是落在地上，把坚硬的地面砸出一个窝窝；留下的苞米饼子，也被脚踏碎在地上。老师傅却两眼血红，面色苍白，把右手揣到怀里，双眉紧锁，须发蓬乱，直刚刚地坐在炕沿上。他见是铁星回来了，胡须轻微的抖动着，像是现出一丝微笑。他缓缓站了起来，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只是深沉地说：“是不是？咱终究是个中国人呢！”他又把左手抬一抬，说：“去吧，炕上睡去！”

铁星没有问什么，问也问不清楚啊！看了屋里的情景，看了老师傅的神色，他已把发生过的事情猜出几分。铁星怀着惊恐的心情，注视着老师傅揣在怀里的右手……突然奔向有意躲开的老师傅，猛地把他扳转来。可老师傅用力把铁星推开，身子一晃，靠在炉台上了。铁星要去扶他，发现炉台上一溜刀痕，血迹斑斑，靠墙那儿横着一把切菜刀。铁星心里一紧，至此才完全明白了！

铁星不知是仇，是恨，是痛，是爱，只觉得喉头被什么堵塞得难受。他忍住眼泪，双手颤颤地把老师傅扶到炕上坐下。老师傅筋骨突突的左手，抚着铁星的肩头，语句缓慢地说：“你师傅虽说空长六十二岁，可没有那么一回，把自个儿的心歪到一边去。我一辈子走南闯北，到哪儿也得让有钱的人当牲口使唤。这个天下不公道啊！穷人该造反了！太平军的英雄好汉有个洪秀生领头儿才抱成了团，如今咱穷人也出了领头的人了，……你哥哥走的那条路是对的。咱穷人没有别的指望，不造反就没有活路！可惜我老了，眼花耳聋的……”老师傅眉毛一扬，又说，“我不能像个人那样活，也得像个人

那样死！”

铁星见老师傅眼珠儿一动不动，像个铁打的人似的，觉得心里像火在烧一样。他默默地挪开老师傅的手，到水缸里舀起半瓢凉水，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起来……

突然，手电光在墙上一闪，一声吆喝，一个满口镶着金牙的伪军，端着刺刀出现在门口。铁星砰的一声把瓢丢在缸里，回身望着那伪军。那大金牙凸突实的喉头骨上下蠕动着，朝铁星喝道：“你就是小铁匠吗？”铁星不回答他。大金牙身后却有人叫道：“就是他！”铁星听出是陈大伦，便向那伪军跨上一步，大声说道：“我就是！怎么着！”老师傅站起来抢上铁星身前，顶住那刺刀，说道：“老总！又找哪个？”大金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41_1.bmp}

牙用刺刀尖拨一下老师傅的前襟，喝道：“老家伙，一边等死去吧！”老师傅用左胳膊把刺刀挡开，讽嘲地说：“你这位老总想干什么？俺们这儿师徒两个，一没闺女媳妇，二没养鸡喂鸭子，找什么来着？要是找打铁……”老师傅把衣襟猛地一扯，把用破布包着、血水淋漓的右手朝大金牙眼下一伸，吼道，打铁嘛！睁开眼睛瞅瞅！对不起，得改改行了！”老师傅说罢，仰面一阵大笑。

大金牙一愣，不由得退到了门口。他呆了半晌才向身后叫道：“捆他走！”随着这一声吆喝，门外又蹦进一个穿便衣的家伙刷地从腰里拽出一捆绳子，抖开就逼近老师傅。铁星抢上去猛把绳子一拽，叫道：“别动老师傅！”那人把绳子虚晃一下，伸手卡住铁星的后脖颈子，说：“那就请你走一趟吧！”老师傅上来拖住铁星，浑身颤抖地喝道：“有事我顶着，别吓唬孩子！”那人出手一拳，把老师傅顶了个踉跄，推着铁星出了屋门。老师傅还要抢救，被大金牙用刺刀顶住。老师傅又想用胳膊拨开刺刀，却被大金牙回手一枪把子打倒在地上了。

铁星被捆上绳子，推上大街。陈大伦从暗影里闪出来，也跟在后头。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42_1.bmp}

第四回

落虎口一进陈家堡 祭师傅村民大示威

陈家大院附近一片灯笼火把，疤豺狗正吼叫着，指挥伪军们押着民夫拆房子。有些人家死活不肯迁出，疤豺狗便下令烧了几户秫秸茅棚，威吓老百姓不搬就烧！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43_1.bmp}

铁星被押着过了石桥，在火光里，看见大耳朵家的房盖也被掀掉了，一家人守着抢出来的破烂家什正在发愣。铁星停住脚步望着，心里很是难过。大金牙见他不走，猛地推了一下，他往前趔趄两步，被一堆软古隆冬的东西绊住了，险些跌倒。低头看时，见是个半死的人，脸上尽是血污，一只手无力地往空里乱抓，一边呻吟一边还叨念着什么。铁星正要俯下身去听他说些什么，却被大金牙一推，身不由己地从那人身上迈了过去。

刚进陈家大院的大门，铁星偶一回头，望见老师傅也跟来了，被哨兵用刺刀挡在门外。老师傅扬着左手，忿怒地叫唤着，那哨兵用刺刀挑开了他的衣襟……铁星转身想冲出去，却被大金牙拦住了。铁星把牙咬得吱吱响，心里像塞进一团乱草，说不出有多难受。

穿过正房，铁星被便衣押进正厅。满屋子都是烟雾酒气，一伙男女正围着八仙桌子打麻将牌。只有陈三怪捧着水烟袋，摇着大蒲扇，眼皮儿耷拉着，半醒半睡地躺在卧榻上。

大金牙把枪背上，一手揪着铁星的胳膊，向那便衣说：“行了，去吧！”那人向陈三怪哈哈腰，一甩袖子走了。大金牙直挺挺地站好，报告说：“陈区长，我把小铁匠给你捉来了！”陈三怪眼皮儿没抬，只哼声道：“带到厢房给他弄点吃的去吧！”说完，像睡着了一样，脑袋往后一仰不出声了，扇子也不扇了。

打麻将牌的有黄脸狼阎世普，有陈三怪的老婆——她有病没病总喜欢拔火罐子，额头上老留着三个溜圆的紫印子，所以外号叫“火罐子婆”；还有一个一脸浅白麻子的官儿和陈三怪的女儿——黄脸狼的老婆。这位中队长太太生得瘦小，说话的声音又尖又细，唧唧啾啾，所以村里人管她叫“小死鸡儿”。这伙男女只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44_1.bmp}

顾乒乒乓乓，出牌吃牌，谁也没理会铁星的事。

那大金牙原以为陈区长把小铁匠抓来，是因为老铁匠砍了指头拒绝打鹰爪钉子，要当作一桩反抗“新政权”的案子办。他正想出力讨功呢，可这会儿才觉得这里头另有文章，只好把铁星带出正厅。

大金牙带铁星出来，正往厢房走，突然陈大伦又从什么地方蹿了出来。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头上还缠着纱布绷带哩！他拦住铁星，嗖地一声掣出一把日本军刀，学着日本人的腔调叫道：“八格牙鲁！你的心大大的坏了有！”铁星因被大金牙揪着，一时躲避不开，脖子上被陈大伦用刀背砍了几下，砍得他眼里直冒火。他朝陈大伦狠狠地吐了一口，骂道：“等着吧，有你瞧的！”

大金牙推铁星到厨房门外，要来个冷馒头。可铁星手还被捆着，松下来又怕他跑了，便把馒头往铁星衣兜里塞。铁星却猛一躲闪，把个馒头踢出老

远去。大金牙抬手打了铁星一巴掌，骂了一声：“你他妈的不识抬举！”又把铁星推回正房。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45_1.bmp}

这回，陈三怪把眼睁开了，摸着灶神似的“巾”字胡，望着铁星拉长声音说道：“吃饱啦？哎，怎么捆着呢？快给松开！真……”大金牙连声答应着，忙给铁星把绳子解开。

铁星把嘴紧闭着，不肯坐，只把眼睛瞪着陈三怪。陈三怪却像个笑脸老狐狸，摸着胡子慢腾腾地说：“这孩子，可怜哪，自小无父母管教，在长辈跟前连点规矩都不懂……”正说着，陈大伦又提着刀冲了进来，对陈三怪说：“爹！这小子浑得很，吊起来揍他一顿再说！”陈三怪大声喝道：“滚你的！”黄脸狼转过头来望了一眼，也说：“大伦，把刀给我放下！”陈大伦见没人宠他，只好讪讪地把刀入了鞘。

陈三怪接着说：“王铁星！你师傅违抗军令，不给官家打铁，本来应该抓来坐牢，我念他年老糊涂，不治他的罪。可他自己砍了手，这能怨谁呢？……只是这么一来，你们哥俩这铁匠炉也得停火了。唉，人不亲土亲哪，我实在是可怜你们哥俩。如今我又当上了区长，我不扶帮你们谁扶帮？要是你在区上干点事儿，以后你哥哥也来，不比你们抡着铁锤敲铁块强吗？……”铁星听他说到这儿，脸色陡然变白了，竟要向陈三怪扑过去似的。陈三怪向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大金牙赶紧把铁星拉住。直到这时候，这个狗奴才才知道了陈三怪肚里的文章，便又凑近铁星的脸儿说：“你就先到区上来当差，一来顶罪，二来也混碗饭吃。这是陈区长的照应，还不快谢谢陈区长！……”铁星哪儿还听得下去，他忿忿地喊道：“饿死也不吃你这样的饭！”

陈三怪冷笑一声：“哼！不干就得公事公办，当违犯军令治罪！罚你三千元！”

铁星气坏了，他使尽全力把大金牙一推，大金牙冷不防一头撞到墙上，墙上挂着的字画刷啦一声落下来。铁星趁这乱劲儿，脱身奔了出去。大金牙慌张地捧住字画，放在墙角，端枪就要去追，陈三怪却喝声：“算了！他跑不出我的手心儿去！”

牌桌上也被闹得停了手，那黄脸狼脖子挺得邦硬，脸皮绷得死紧，说道：“为什么一定要弄个小叫花子来？进来还不是个扒手！”陈三怪哼了一声，进里屋去了。

那火罐子婆如今当上大区长的太太，又是中队长的岳母老夫人，只想早点使唤上勤务兵。她见陈三怪心里不服躲开了，便帮腔说：“区上总得招几个人来。可这年头有几个肯舍儿子当兵的，你们队上招兵还不是招不到！把那小铁匠弄进来跑跑腿还不行？拘管得紧一些，没事不许他出大门，能偷了鬼去？”她心里还想：“那小子没家没娘老子，扣他饷钱当零花也是个外快呢！”

再说那老师傅，他原想跟到陈家大院讨回铁星，被站岗的伪军拦住，不容他讲理，破布衫给刺刀挑开了，胸口被划了一道血口子。他眼看碰不过，踉踉跄跄返回家里。可是他想起自己的身世，想到铁匠哥俩的情份，那仇，那火，烧得他把一辈子的怨恨都结到了一起。他顾不得手痛如剜心，顾不得体力难支，从水缸后面拿出酒瓶子，右膀子靠在墙上，左手举起瓶子，咕咚咕咚把瓶里的酒一气灌到肚里。他摔了瓶子，也不擦一把胡子上的酒珠，捞起炉台上那把凸肚儿菜刀，大步流星往北街跑去。

铁星闯出陈家大院，绕过正街，奔回家里，老师傅却又直奔陈家大院来了。站岗的伪军又用刺刀把他挡在大院前边的桥头上。他忿怒地吼着，好像要把一生的忿恨都爆发出来。

那陈三怪觉着对老铁匠处理不当，不利于笼络王铁匠，对他这个自命为治民有术的新任大区长没有好处，就找了个便衣，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那便衣出来对老师傅比划说：“大区长开恩，已经把小铁匠放回家了。”老师傅哪里相信，用胳膊挡开刺刀，还要往大院里闯。正撕扯着，疤豺狗走了过来，不问情由，抡起洋刀就要向老师傅砍过去。那便衣急忙喊了声“巴队副！”又向疤豺狗低声说了几句话。那疤豺狗不耐烦地推开便衣，命几个伪军把老师傅架到大街上，嚎叫一声，伪军们端起枪对准了老师傅的胸膛。疤豺狗不理睬那便衣的手势，叫道：“我倒要看看是这老家伙硬，还是我的枪子儿硬！”老师傅猛地扯开前襟，掣出切菜刀，直向疤豺狗扑过去。疤豺狗噢的一声，抡动洋刀，把老师傅的菜刀击落在地上。那便衣这才趁势把老师傅推开，指指南街，让老师傅回去。

老师傅回身说：“要是孩子不在家，我这老命就跟你们拚了！”说完，转身就蹒跚地走向南街。那疤豺狗鼻子里哼了一声，骂道：“装他妈的什么菩萨！”那便衣说：“大区长是文官嘛！”说完，朝疤豺狗龇龇狗牙，就跳下河道，没入暗影里了。

老师傅远离了陈家大院，来到南街，这儿是一片昏暗，一片寂静。突然从河道里蹿上来一个黑影，扑向老师傅背后，猛地把他推下河滩。老师傅翻身爬起来，那黑影又扑过来。一场无声的搏斗，惊得天上的星星直眨眼睛。

第二天清早，村里人发现老师傅靠河崖坐着，招呼几声，仍然纹丝不动。几个乡亲跳下去，见沙地上一片杂乱的脚印和手痕，老师傅的头发上和身上沾满了泥沙，可人已经僵硬了。

大伙儿把老师傅的尸体抬到街上，一忽儿便聚集了许多人。大家看老师傅的破衫子扯成了缕，右手断掉了三个手指，一双眼睛还直直地瞪着……

是天黑了，人醉了，走偏了道儿跌到河里了，还是遭了毒手？看看伤势，都还不是致命之伤呀！……昨夜有人恍惚看到他去过北街，可他到底是怎么死到河道里的？还有那铁星，为什么一直没有露面？……邻居们都没法儿弄个水落石出，只好将尸体抬回铁匠家里，摘块门板安放好，等铁星回来料理。

正在忙乱着，杨爷爷磕磕绊绊地赶来了。他一见老师傅的尸体，忍不住老泪满眶。他仔细看了看尸体上的伤痕，观察了小屋里的情形，拾起地上的空酒瓶子，搬正了歪在地上的铁砧子。他发现炉台上的刀痕和血迹，把目光落在墙根下那捆铁筋上。他愣了一会儿，点了点头，然后回到尸体旁边，把老师傅的眼皮揉得合上了，把尸体弄平整了，才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坐在门坎上，皱着眉头深思起来。

乡亲们对杨爷爷很尊重，有了什么大事儿都乐意找他合谋个办法，帮个忙儿。杨爷爷在众人心里是个耿直热心的好人。一见到他来了，先觉得有了办法，一齐凑过来问道：“你看怎么办呢？是不是叫王铁匠回来？”

杨爷爷心里也正在思虑：不难推断，老师傅拒绝给汉奸卖国贼打铁才砍断了手指，跟敌人拚上了。看起来，这老人死得壮烈，死得可敬！可敌人不在明里杀害老师傅，其中必定还有诡计！……乡亲们只见他一扬眉毛，说：“乡亲们，老铁匠师傅的为人，咱都知道，他孤苦了一辈子，老实厚道，他招惹过谁呢？”杨爷爷突然提高了声调，指着铁筋和鹰爪钉子说：“看看大

院里送来的这份活计，老师傅他怎么死的，大家想想还不明白吗？”杨爷爷把他的分析跟大伙说了一遍，又说，“可见他是个有骨气的老人啊！他的丧事，我们不能了了草草，可也不必叫王铁匠回来。如今铁星还下落不明，看看这陈家堡拆房占地，弄得多少人家没家没落的，难道光捉弟弟能不捉哥哥？虽说是师傅之丧如父丧，可要是王铁匠为了送殡，再叫人捉去，死在九泉的师傅，也就更加不安了！”

杨爷爷一番活，讲得大家点头说有理。几个妇女抽抽噎噎哭起来了。几个青年人堵不住心里的火，说：“杨爷爷，他们占地拆房，又害死咱的人，这口气不能这么咽下去！我们要去打官司！”

杨爷爷叹口气，又小声说：“孩子们，上哪去打官司？常言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衙门口儿不是咱进得去的地方儿呀！何况又是这种年月！”说得几个青年人在地上狠狠地跺脚，蹲在老铁匠师傅尸体旁叹气！

乡亲们说：“七八月里天太热，丧事不能耽搁，赶快料理吧！”

乡亲们张罗着凑了点钱，拿来几块板子，几个会木匠活儿的马上钉了一口棺木，将老师傅尸体换了干净衣服，入了殓；又找来一位热心肠的私塾教书先生，商量着写了篇至哀至痛的祭文，备办了些果菜水酒，约了些邻舍老人，村子里的几个吹鼓手，也自动来给铁匠师傅奏哀乐。杨爷爷同组织里的人又商量了一番，作了种种安排。乡亲们为了避免杨爷爷被敌人注意，就催促他离开了现场，一时间在铁匠院墙外搭起个小席棚子，哀乐奏起，村子里的穷乡亲们都来吊丧。那位教书先生戴上眼镜，拖着悲哀的腔调朗读祭文，替铁匠师傅哭诉这苦难的一生，倾吐满腔的不平。人们不禁为这个老人流下了眼泪，屋里屋外一片唏嘘声。当念到“老师傅断指拒打铁，至死不屈成大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就烧起了仇恨的烈火，增长起团结对敌的决心。

祭奠结束，开始送殡。这时候全村的人，除了汉奸家属以外，差不多全都来了。灵柩前面，抬着乡亲们凑钱送的挽幛，上写着：“气壮山河，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灵柩后头是哀乐班，再后面就是送殡的人群……人们抬着灵柩在街上缓缓地绕了一圈，直到天傍晚才埋葬完毕。简直就是一次大示威呢！

村南的这番不寻常的殡仪，自然引起了陈家大院里的惊慌。本来，陈三怪以为让老铁匠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就可以插手其间，施展他的阴谋诡计，不料想倒把事情闹到这般地步。黄脸狼虽然暗笑老丈人的“治民之术”，却又为老百姓的那种闹法吃了一惊，便暗暗地观察动静，处处戒备。这时候汉奸们望着街上丁丁当当的殡仪，满心觉得不是滋味，可又想不出理由来干涉，只好癞蛤蟆垫桌子腿儿，瞪着眼干鼓气儿。

日头落了，百鸟喧闹的山林里也渐渐静下来。小凤手扶着门前的矮墙，望着通向城里的大路，只见敌人往陈家堡运材料的汽车，呜呜叫着，扬起滚滚烟尘，回城去了。爷爷没有回来，李文也不见影儿，她心里正焦急，爷爷从树影模糊的小路上走来了。爷爷登上石阶，没有进屋，坐在石磨旁抬眼望望小凤说：“李文没回来，是不？”小凤见爷爷脸色很不好，没把心里担忧的话说出来，只嗯了一声。爷爷又说：“拿饭来吃吧！”小凤啊了一声，挨近爷爷说：“爷爷别生气，我忘了做呢！”爷爷叹了一口气，小凤忙抱起一捆柴禾进屋去了。

吃过饭已是掌灯时分，李文回来了。他说铁匠哥昨儿到西

山接武工队去了，今晚上武工队就能到。区委的同志要咱作好准备。杨爷爷和小凤听了自然十分高兴，李文又说：“几个铁匠炉上的师傅都没见铁星去过。”杨爷爷说：“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杨爷爷、李文、小凤猜测了许久，还是没个准数儿。

原来铁星夜里从陈家大院跑出来，绕过大街回到家里，小屋里空空的，也没个灯火。铁星心想：老师傅准是闯不进陈家大院，进城找哥哥去了。可是这大黑夜，进不了城门且不说，要是再出了什么事，那就更糟了！于是他抄近道儿插上大路，急急忙忙去追赶老师傅，一直追到城西关老爷庙也没见影子。这时候已有多半夜了，铁星跑得又累又渴，正想钻进一个菜园里找个辘轳井弄点水喝。忽然一道手电光闪过，鬼子的巡逻队过来了！铁星急忙溜进庙院，见庙堂里还点着哪家香主的油灯，照见那金脸儿长胡子关公，黑脸儿的周仓，白脸儿的关平，好像都在盯着自己。铁星才进庙堂，庙外已经传来了脚步声，他看看没处好藏，便从关平的身后跳上神台，钻到关公背后藏了起来。巡逻队进了庙院，几哩哇啦，把手电乱晃了一阵，便踏着钉皮靴子走了。铁星蹲在泥胎后头思虑老师傅的去向，突然不远的地方传来几声吆喝，接着就是几声枪响。铁星心里一紧，心想，会不会是聋师傅……他蹭地站了起来，悄悄地跳下神台，来到庙门口，听听外面没有声息，可心里怦怦跳着，好像看到老师傅倒在血泊里挣扎。他贴着墙，溜到街上，沿街向响过枪的方向走过去……终于看到石头铺的街心上躺着两个黑影。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奔过去一看，借着星光，看出是个女人和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躺在一片黑水里——那是血！……铁星自己也不知在这两具尸体旁边呆立了多久，……直到又听到了远处几声吆喝，才拖着沉重的两腿回到老爷庙。他打好主意，天一亮就进城去找哥哥，哥儿俩一块儿去当八路，跟豺狼们拚！

铁星蜷在泥胎背后，一个白天又加上大半夜的紧张和劳累，一齐压在他身上。他虽然思绪纷繁，渐渐地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听得庙门外一片嘈杂。原来敌人为了维持“治安”，把城里的集市都赶到了西关的这个角落里。所谓集市，其实也不过几个杂货摊子，一些叫卖的小贩儿，还有从乡下来卖柴草的。进庙里来烧香许愿的倒也不少，有的默默无声，有的念念有词，说的都是天灾人祸、愁天苦地的事儿。铁星听着，心里一阵一阵的翻腾，怨这些人白费香蜡，白搭工夫，抱成团起来造反才是正理呢！

有两个老婆婆是相识的，祷告之后就叹息着说，昨儿晚上谁家婆婆因儿媳妇难产，让孩子陪着出来找接生婆，让巡逻队打死了，家里媳妇也断了气儿。铁星这才完全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又听到院子里有人叫骂，鞭挞声和呻吟声闹成一片。仔细听来，是汉奸特务在搜查拷打什么人。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铁星总也找不到机会跳下神台。他心里像爬满了蚂蚁似地焦躁不安，后悔不该藏到这么个鬼地方。

终于，街上渐渐寂静下来，庙堂里也空无一人了。铁星正要探身出来，却又有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没有烧香，也没有祷告，只是低声的说起话来。

一个说：“咱是不是来早了？”

一个说：“就多等会儿吧。把香烛摆出来，反正今儿咱得拿定主意。”

一个说：“那祖孙四口死的多惨！”

一个说：“这叫什么年月。”

一个说：“今儿陈家堡给聋师傅出了大殡，那可是给穷老百姓争了一口气！”

一个说：“人家有好领头的。”

一个说：“王铁匠回来，咱就找他，咱也拉起组织干了吧！”

一个说：“王铁匠是不是跟那边有联系？……”

铁星听到陈家堡给聋师傅出殡的话，心里一阵刺痛，眼泪就流了下来；又听到这两个人想找哥哥，知道不是坏人，他再也忍不住了，低声叫了一声“大叔”，蹭地跳下了神台。那两个人都惊呆了，等铁星跳到他们身边，一个人突然把他扭住，喝道：“你是干什么的？”铁星抹着眼泪说：“我听出来大叔是好人，我是王铁匠的兄弟，快放我走！”

那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一个说：“好兄弟，我们说的话……”铁星说：“大叔！我们是一条心！”另一个人急忙从褡裢里掏出两个黑面火烧，塞到铁星手里。铁星顾不上多说，又叫了一声“大叔”，就蹿出庙院，奔回陈家堡去了。

再说杨爷爷他们吃过晚饭，在房子东边的高坡上站着向四外望了一会儿。天黑乎乎的，也看不清什么，正要转身回屋，小凤忽然喊道：“哎哟，那是什么？”李文踮起脚顺小凤的手一看，只见远处，在陈家堡南头的大槐树上空，一点火光一闪一闪往上升，猛然间火光变成一个火把似的，忽忽啦啦着起来。这时候杨爷爷也看清了，说道：“哎，是鬼子的旗烧了吧？”正在这时候，砰！砰！砰！连着三枪，陈家堡的夜空，像很结实的绸子被枪弹撕裂了，紧接着，陈家大院像开了锅似的，炮楼上的机关枪吼叫起来……又扔下一团团煤油“亮子”，又把手电四下乱照，汽车上拴着的狗狂吠乱跳，真够热闹啊！一直闹腾了好一阵，才渐渐静了下来。

杨爷爷他们回到屋，三个人又猜测起来。李文说：“烧旗的不是别人，一定是铁星！”小凤也说：“他准是没处出气，把汉奸旗给烧了。可是枪响的那么密，他……”说到这儿，她突然收住了口，心怦怦乱跳起来。杨爷爷也担心地说：“这么说，他是回村来了。”李文说：“我进村去看看！”杨爷爷说：“多加小心，他要是平安无事，会到这儿来的。”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55_1.bmp}

第五回

铁星儿立志干革命 吃西瓜活捉二鬼子

这一夜，月明星稀，风轻树静，新编的城北地区武工队来到了青石岭。王铁匠自个儿先去向城北区委汇报去了。孙虎把派到大碉堡里的政治干事及部分队员先送到岭上碉堡里去，然后带领其余的队员下了岭，穿林过涧，来到半山腰，往杨爷爷家来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56_1.bmp}

杨爷爷出来一看，院子里已黑压压的站着十来个人，便忙着往屋里让。屋里小凤捧着灯，又惊又喜，看着这些精神饱满的武工队员，眼睛也不够使唤了。她把灯高高举着，照着大家在炕上、板凳上坐好了，就把灯放在桌子上，说：“我出去放哨吧！”孙虎说：“不用你啦，外边有人。这回该你见识见识，看，这么多的同志，炮楼上还有哪！”小凤见队员们都用亲切和赞许的眼光看着她，竟不知怎么好了。还是杨爷爷走进来兴冲冲地说：“快揭锅吧，小凤，同志们还没吃晚饭哪！”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57_1.bmp}

小凤揭了锅盖，一股热气腾满小屋，鲜苞米的香气直扑鼻子。

那小凤盘盘碗碗地把金黄的煮苞米，送到队员们眼前。孙虎像下命令似的，把手一挥，叫道：“同志们，冲啊！”大家都哄哄地笑着，喜气洋洋地吃起来。

孙虎一边吃着，一边讲了讲当前的任务，主要是组织群众保卫秋收，打破敌人强制统一收割的抢粮计划，又问起这几天陈家堡的情况。杨爷爷先谈了敌人的活动，又叹息一声，说了铁星和老铁匠的事。孙虎和武工队员都放下苞米，满面悲忿地听着。他们听说铁星还没有下落，更是担心，就连爱说爱笑的孙虎，也默不作声了。又听说昨夜“爱护村”的旗可能是被铁星点火烧了，大家又是一阵惊喜。

正说着，山上的同志们也下来了。孙虎便命令队员们在院子里集合。这时候，远处的岗哨突然庄低声音喊了一声：“谁？”然后又听到一阵吭哧声和脚踏石子响。孙虎正要派人去看，放哨的已拉着一个人走过来。孙虎忙命队员们隐蔽起来。等放哨的把那人拉进院子，杨爷爷已奔出屋来，月光下，一眼就看出那瘦小的身架正是铁星。杨爷爷啊了一声，说：“你，你这孩子……”说着就把他拉到身边。铁星好似什么也顾不得了，一双眼睛光是瞅着那个黑大个儿发愣。他想起哥哥在李文家赌钱那晚上见过这人。这人是从哪儿来呢？他发现这人身上还背着匣子枪，心里不知为什么扑腾起来了，眼睛也睁得更大了。

孙虎向他笑着，了 眼，说：“小伙子，又见面啦。这会儿我可没赌钱呀，再见吧！”说完就带着队伍，轻悄悄地进入了密密的松树林子。铁星可明白啦，惊讶地喊道：“八路军！”

杨爷爷喝了一声：“别嚷嚷！”就把他拉进屋里去。小凤早把苞米捧在手里，等爷爷把铁星按在炕上坐好，就把苞米送到铁星眼前，又是怨又是喜地说：“铁星哥，饿坏了吧？快吃点儿吧！”

铁星哪里顾得上吃苞米，他像失了神似地愣了一会儿，猛然把小凤推了

个趔趄，拔腿就往外跑！小凤急得忙喊：“爷爷，爷爷，他跑啦！”杨爷爷急得趑趄着脚儿跟了出去，可哪儿抓得住，铁星早就蹿出门去了。气得杨爷爷骂起来：“铁星你个小兔崽子，你再不用见爷爷了！”正巧这时候从山路上走来一个人，听见杨爷爷嚷嚷，伸开手把铁星挡住了。

铁星一看，原来是李文，不由得生气地喝道：“管你什么事！”猛地把头撞过去，顶倒李文，拔腿就跑。不想李文从下头抓住了他一只脚，把他拽了个趔趄，一下也跌倒在地上。杨爷爷和小凤也赶过来，从地上把铁星拉起来，连推带抱地往屋里走。铁星两脚踩着地，打着坠悠，就是不肯定。杨爷爷好歹把他抱到屋里，小凤急忙关上了门。铁星的火气越憋越高，一下子全朝着李文发泄起来了。他握着拳头，瞪着眼睛吵起来：“我惹着你啦！你为什么挡我的道！你凭什么把我拉倒！”李文一步步向后退着，仍是笑嘻嘻的样子。铁星却越吵越凶，越逼越近，脸通红通红的，脖子上的筋也鼓得老高，吓得小凤不知怎么办好。杨爷爷也胡子哆嗦着，拉铁星拉不动，帮李文又不好帮。逼得李文实在没处退了，他突然眉头一皱，一把拧住铁星的胳膊，那铁星一点儿也动不得了。李文说：“你当我没有力气揍你？”杨爷爷忙说：“李文，你可不能还手打他！”李文松开了手。铁星一头扑在杨爷爷怀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爷爷，你别拦我，我要去参加八路军，去报仇呀！”

杨爷爷心头一哆嗦，眼泪顺着脸腮流了下来。他把铁星搂在怀里说道：“孩子，仇是一定要报啊！”铁星那一肚子仇恨，好象全变成了泪水，老呜呜地哭，哭得李文、小凤，心里也酸酸的陪着流泪。一直哭了吃一顿饭的时候儿，铁星才渐渐停了下来。杨爷爷一直没说话，光是用手拦着他。

看看铁星安静下来了，杨爷爷才开了口：“星子，你想当八路军，爷爷决不会拦你……”铁星忍不住埋怨说：“可八路军刚刚还在这里，……”杨爷爷说：“别急，八路军有的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说来就来。我倒要问问你，前儿夜里，昨儿一整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出了事怎么不找爷爷来？”铁星略略说了经过，说到烧鬼子旗，杨爷爷他们都捏了一把汗。杨爷爷说：“这倒也煞了煞敌人的威风，让他们睡不安生。可这终究不能打着敌人的要害，说到底还是小孩子家的闹法……”铁星还想争辩，杨爷爷却把他按在炕上说：“星子，先不说这些，这两天把你也折腾坏了，先睡觉，明儿再说！”李文把杨爷爷叫出去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这天晚上，铁星就睡在杨爷爷的小土炕上。他实在累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过来。趁着好天气，小凤把他的小褂儿裤子全洗了，晾在树枝儿上，不一会就干了。又把破了的地方缝补好，迭得平平整整，放在他枕头边上。

下半晌，铁星被一只大手弄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哥哥坐在炕边上，直愣愣地望着他。他知道哥哥一定也为老师傅的死难过，便默默地爬起来，穿上衣裳，坐在炕沿上不作声。铁匠还是不声不响地望着他。铁星终于忍不住说：“老师傅叫人杀了，就这样拉倒吗？”

铁匠说：“拉倒？拉倒还干什么革命呀？不过叫敌人杀死的，不光是一个老师傅！咱们不光要为老师傅报仇，也要为全中国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穷人报仇！”铁星惊疑地瞪大了眼睛：干革命？革命这个词儿，他在杨爷爷和哥哥讲的一些故事里头，听过不少遍，但他留心的，只是那些动刀动枪打鬼子汉奸的热闹事儿。革命是怎么回事？他却没有多想。只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闹革命的。可现在，他从哥哥的神色和口气觉出了这个词儿的份量，而

且也就在这时，铁星才觉出哥哥不光是一个铁匠。

铁星沉默了半晌，突然抓住哥哥的手腕子问道：“你，你也是个干革命的八路军？”铁匠声色不动地说：“我？你自己认认吧！”

铁星高兴地端详着铁匠，里里外外翻遍了铁匠的衣裳，最后失望地说：“你不是。”铁匠说：“你怎么知道？”铁星说：“你没背匣子枪，你身上也没有一点红。”铁匠奇怪地问道：“为什么要有红？”铁星说：“是你说过的，红军身上都有红布条条、红布星星作记号儿呀！八路军不就是西边过来的红军吗？”铁匠哦了一声，笑道：“这倒不一定。红军不过是个名儿，就比方你叫铁星子，你可不是铁的呀！”铁星把脖子一挺，不服气地说：“是铁的！”铁匠笑道：“就算你是铁的吧！八路军身上不一定都有红记号，可是八路军的旗确实是红的。”铁星说：“那就对了，反正八路军……哎，说了半天，你到底是不是八路军哪？”铁匠笑道：“也许是吧！”铁星还是不相信地说：“那你为什么身上不背枪呀？”铁匠笑道：“八路军的工作多着哪，有的背枪在战场上打明仗，有的在敌人眼皮下和敌人打暗仗。”

铁星听了，想了想，心里一喜，又贴贴磨磨靠近哥哥问道：“你认识昨天晚上来的那个黑大个儿吗？他还和你一块‘赌’过钱哪！”铁匠笑道：“认识怎样，不认识怎样？”铁星说：“我想干他那样的八路军，背匣子枪打日本鬼子，打二鬼子！”铁匠说：“要参加革命，可不能随着自己的意儿，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还得有些条件，比方说，要有觉悟，要爱祖国、爱人民，要仇恨敌人，要勇敢，不怕死……”铁匠见铁星要开口，便把手一挥说：“你先别忙。再比方说，八路军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能做到吗？”铁星又要问，铁匠把一只手掌按在铁星手背上，仰起脸儿，稍微想了想，用另一只手的指头骨节敲着炕沿儿，轻轻地唱起一支歌儿来。铁星听得入神。铁匠刚唱完，铁星就一拍大腿说：“行，就是一百个注意，我也能做到！”铁匠说：“那好，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干革命，干什么工作都得遵守纪律，听从领导的安排，叫干啥就干啥！要不就不能成个真正的八路军！”铁星忙说：“我要当个真正的八路军，好哥哥，我服从！叫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铁匠伸开粗大的胳膊，把铁星搂在怀里，高兴地问道：“陈三怪不是要叫咱哥俩给他去当差吗？你说咱去不去？”铁星一听，使劲从铁匠怀里扭出身子来，问道：“你是什么意思？要我去给狗汉奸当差？”铁匠笑眯眯地说：“比方说：在据点里当差的人，弄到一件很要紧的情报，想办法递出来，送到咱们八路军手里。八路军知道了敌人的情况，摸准了敌人的打算，事先有了准备，一下子打个大胜仗，消灭了好多好多鬼子。你说，这样的差你当不当？”铁星说：“我又当又不当。”铁匠说：“什么叫又当又不当？”铁星说：“我光去弄情报儿，不当差！”铁匠说：“要是叫你去当差呢？”铁星说：“我不干这个。”铁匠说：“看看，说着说着你又不服从了不是！”铁星不好意思地笑了。铁匠说：“这个任务可不容易！要胆大心细，要机灵，任何情况下也不暴露秘密，要保护组织，保护同志……我跟杨爷爷都同意你去。你人小，活动灵便，目标小。”

正在这时，小凤端着个木盘儿，上面放着几碟咸菜，几个碗，几双筷子，还有几个鲜黄的苞米饼子。她把木盘放在炕上，依着门框笑起来。铁星奇怪地说：“你笑什么？”小凤说：“笑什么？笑你！你还要当八路军呢，昨天晚上差一点把人家李文打了。八路军不兴打人骂人，可你就想打人呢！”铁星

说：“谁叫他挡着我来！”小凤说：“人家拦你是好意，你得向人家道个不是儿，要不呀，以后人家不理你，看你怎么和人家一块儿工作？”本来，铁星看李文，文文静静的，很是瞧不起他，以为他没什么胆量，昨天晚上被他扭住了胳膊，才晓得他还有点儿武功呢！可没料想……铁星惊疑地说：“怎么，他也是八路军里的人？”小凤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咯咯笑着端汤去了。

吃过饭，天已黑定了。铁星问铁匠说：“哥，我都想明白了，我马上就上陈家大院去当差！”王铁匠笑道：“急什么，也不能那么简单。还得瞅个合适的机会。”铁星还要问，铁匠说：“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天夜里，铁星第一次正式参加了武工队的会议，商量领导群众展开抢收斗争。敌人为了便于征粮抢粮，强制群众听他们的号令：统一行动收割庄稼。他们怕群众自行收割，天天派伪军巡逻，见了收割庄稼的人，不是打就是捉，真把人们折腾苦了。陈三怪的地占全村一半以上，怕有人偷他的苞米，叫陈大伦跟着伪军天天在地里转着欺负人。为了打破敌人这个抢粮诡计，武工队决定秘密发动群众展开反抢粮斗争，学习根据地坚壁清野反“扫荡”办法，快收快打快藏，不给敌人一粒粮食；同时展开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威风。

会上也研究了铁星的任务：以小伙伴们作掩护，在村里地头侦察敌人的活动，找机会和敌人接触，以便打进陈家大院。会后，王铁匠又对他嘱咐了许多事情。铁星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好几岁，满身都是劲儿，连连点头答应着。

会议一直开到半夜。散了会，只见月亮地里，一帮帮一伙伙的人悄悄地隐没在丛林里。

毒日头晒着青石岭下一片一片成熟了的苞米，焦干了的苞米叶在微风中沙沙响着，像许多锋利的刀刃，刮得人脸上火辣辣的。

在一块苞米地里，大耳朵指挥小伙伴们掰苞米。他们嘴里还小声哼着新近流传着的一支歌谣：

不用骡马不用车，
金子银子往家拖，
嘟哟哟，嘟哟哟，
打倒陈三怪，
穷人有吃喝。

铁星把簋子罩着脑袋，蹲在地上放哨，黑黑的脸上，满是汗污，阴影里闪着一双鹰一样的眼睛。突然，他把簋子稍稍掀高一点，把脸更贴近地面，轻轻打了个唿哨，把手向后直摆。伙伴们便都慌忙的溜得没影了。大耳朵弯着腰走过来，铁星说：“有两个二鬼子过来了！”大耳朵也急忙趴到地上，望了望说：“哎！就是那高个的猴头，他揍过我们。”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64_1.bmp}

他们发现二鬼子前边走的是李文。大耳朵吃惊地说：“糟了！李文给他们带路呢！”铁星忍不住笑道：“许是呢！”铁星扯大耳朵，躲进被艾蒿遮掩着的地沟。他们拨拉着草棵往外看，一心想看看李文和二鬼子到底会怎么样。只见二鬼子跟着李文走了一阵，快到苞米地边上了，右边隔着一块谷地便是一片柳树林子，左前方是一片长着高大树木的坟茔地。猴头发起火来，骂道：“他妈的，鬼影儿也不见一个！回去！”李文左右看了看，低声说：“谁骗你们？看看，这块地里少了多少啊！”说着走进地里，拨弄着丢了穗

的蒂疤说：“嗯！崭新的茬儿，偷苞米的怕没走远呢，准是逃到那里边躲起来了。”猴头气哼哼地说：“他妈的！看来你也是偷惯了的！快走！”

他们走过去了，铁星把抓在手里的蒿草放开，开心地笑了，便让大耳朵仍去指挥小伙伴们，他自己急忙跟踪溜过去，嗖嗖爬上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槐树，让枝叶遮掩着。他往前仔细一看，只见柳树林子边上放着两担西瓜，孙虎蹲在树荫底下正在抽烟呢。孙虎用烟锅敲着西瓜，似唱似说地哼道：“好瓜呀！好瓜！能不能吃到口哇？阿弥陀佛……”突然从柳条墩子里露出个人脑袋，“嘘”了一声，随后两步蹿到树下，捏着两个拳头说：“宝一对，全来了！”孙虎忙命令道：“各就各位！”这时候，正走到林子边上的李文回过头来，悄声说：“快呀！有人哪！”大概猴头只以为是偷掰苞米的，提着枪大步蹿上去，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卖西瓜的。正是天热口渴，猴头看到了西瓜，就像苍蝇见了血，也顾不得去捉偷掰苞米的了，舔嘴咂舌地蹲下跟孙虎讲起价钱来。

讲着讲着，猴头突然发了脾气：“他奶奶！这么贵呀！想抓老子大头怎的？”孙虎说：“哎呀，老总，收西瓜的大流过去了，缺者为贵，本钱大呀！”猴头站了起来，把枪亮了亮，凶狠地喝道：“什么本钱，我看你不像个好东西！卖瓜不到有人的地方去，躲在这儿干嘛？走！到陈家大院走一趟！”孙虎嘿嘿笑了一声，从筐里抱起一个最大的西瓜，说道：“老总！就算我有眼无珠！”一面说，一面咔嚓一声把瓜切开：“没关系，几斤西瓜能值多少钱？我请客好了！”猴头又骂道：“他妈的！你把老子当成讨饭的啦！”孙虎哈哈一笑，又说：“嘻！哪里话，为人谁不巴结个朋友。你老别生气了，大热天，先解解渴再说！”

其实猴头早已馋得流口水，他把胸脯一挺，得意地说：“别把老爷当孙子就行！”他朝那个坐着的二鬼子说：“来！伙计，吃瓜！我请客！”孙虎把一大块瓜端过去，那一个忙接过就吃。猴头如饿狗得食，爬到筐子上猛吞一气。李文却退到一边等着看热闹去了。

两个家伙正吃得来劲，突然两声严厉的吆喝：“不许动！”“举起手来！”随着这声音，两个只顾吃西瓜的都觉得脑后被什么顶了一下，站起来都来不及，乖乖地举起西瓜。身上的枪立刻被摘走了。

两个二鬼子被逼着换上便衣，挑上西瓜担子。孙虎和几个队员把他们押着走了。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66_1.bmp}

铁星藏在树上，高兴得心里咚咚乱跳！他发现李文还站在一棵大柳树底下向四处探望。他已经完全改变了对李文的看法，过去总觉得李文胆小怕事，现在才知道李文不说不道的，可满肚子的心眼儿。把二鬼子弄到孙虎跟前，老老实实举手投降，可真不简单哩！怪不得哥哥老夸奖李文呢！他见李文要走，便掏出小弹弓，嗖地向李文的脚边射了一家伙。李文正在惊疑，铁星已经溜下大树，猫着腰蹿到他身边了。李文一看是铁星，便笑道：“你看见了？”铁星说：“看见了，你‘猪鼻子插葱’，还真装得像哩，连大耳朵都以为你是真的给二鬼子带路呢！”李文忽然严肃地说：“还说呢！你准是爬到大树上了，是吧？这可不应该，要是叫敌人看见你，那咋办呀？”铁星说：“他不是没看见吗？”李文说：“要是敌人发现你，另生了枝节儿，原来布置捉他们的一套办法就被打乱了。再说，你离开大伙儿来看光景，要是又来了伪军，可怎么办呢？”铁星听了，心里冷丁打了个颤颤，脸一下子红了。

正在这时候，他们一转身，忽然发现陈大伦手里拿根长鞭子，耀武扬威地从一条小路跑过来，后面还跟着个伪军。李文说：“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你赶快去告诉大耳朵他们躲开，我去通知外村的人！”铁星说：“就他两个人，怕啥！”李文说：“不会只他两个人！”铁星没再争论。两人便溜进了一块高粱地，分头走了。

铁星找到大耳朵他们，商量着先顺着一条沟上青石岭，再转着路儿回家。他怕遇上伪军，先钻出庄稼地看看情形，叫大耳朵他们在地里等着。谁想刚刚走出庄稼地，走到陈三怪的一块苞米地边上，陈大伦已经迎面跑来了。陈大伦一面跑还一面喊：“铁星你不用躲，我早看见了！”铁星一看躲也躲不过了，猛想起哥哥交代的话，便拿定了主意，反而站直身子大声地喊道：“你瞎喊什么？你看见我什么啦！”大耳朵他们一听铁星是送话儿叫他们走，便顺着庄稼地堰，忽忽隆隆地跑了。

陈大伦来到铁星跟前，举着鞭子骂道：“你穷小子专偷我们家的苞米。”铁星把篓子往地上一放，说：“谁偷你的苞米啦？你满嘴喷屎！”陈大伦弯腰翻了翻，篓子里只有三穗小苞米，立刻来了精神！“你篓子里有脏，还说没有偷？”铁星说：“你家的锅腥，别人就不敢吃鱼？地里丢下苞米，就不准别人拾啦！”说着故意把陈大伦往旁边一推，抬腿就走。陈大伦打了个趔趄，一个腩瓜坐在地上。他大喊起来：“快呀，偷苞米的跑啦！”那个伪军正想捉个偷掰苞米的去献功呢！心想：捉不住个大的，捉个小的也一样！他听见喊，马上过来，不听铁星分辩，拽住胳膊说：“偷没偷我不管，到区公所再说！”铁星理直气壮地说：“去就去！别拖拖拉拉的，我自己会走！”就被他们带进据点里去了。

外出巡逻看庄稼的伪军接连失踪，迫使敌人只敢整排整排的出动，而且只是顺着大道走走。在武工队的掩护下，有组织的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秋收护粮运动。敌人的抢粮计划完全破产，武工队的声威传遍了城北四乡，群众的斗争情绪也就更加高涨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68_1.bmp}

第六回

探敌营二进陈家堡 巧配合敌人遭伏击

单说那铁星被带到陈家大院，火罐子婆听说捉来了偷苞米的，也不怕失了大区长太太的身份，颠着双小脚跑出来，翻遍了篓子，只找出三个小穗穗来，她气也短了三分。正好陈三怪从外面进来，见到这光景眉头皱了皱说：“你师傅违抗军令，罚你们那三千元钱还没交来，你又偷我的庄稼！实话告诉你！拿出钱来没事，要不就罚你在区里当差！”铁星气得肚子鼓鼓的，可是他硬压了一下火气，没有吱声。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69_1.bmp}

正在这时候，一个老婆婆提着水壶走进来，一见铁星就笑着说：“哟哟！这回我的帮手可来了！是不是啊？太太？”说着瞥了铁星一眼。火罐子婆没有答话，只朝老婆婆使了个眼色。老婆婆放下水壶，站到铁星对面。铁星抬眼一看，那老婆婆衣着破旧，却收拾得干净齐整，雪白的围裙，也洗得连个油点儿也没有，脸上满布细纹儿，略略有些清瘦，看来有五十来岁。她一双清亮的眼睛正在打量着铁星，倒看不出有什么恶意。

老婆婆望着铁星的脸儿，笑眯眯地说：“这小伙五官端正，骨架儿结实，倒像是个扛枪的料子，就是还小点儿，当个勤务也许还行。可看你挺着个脖子，头上长了角吗？为啥把眼瞪的这么大？”她又把脸儿转向火罐子婆说：“就怕这小伙不听使唤？”

火罐子婆哼了一声说：“干还是不干，他还没答应呢！”

陈三怪耷拉着眼皮坐在太师椅子上，呼噜呼噜抽水烟。这时候突然把桌子一拍说：“交三千块还是当差，由他挑！”

那老婆婆哎呀一声，说：“就看他穿的这一身衣裳，郎里郎当的，怕连骨头榨成油也出不了三千块！”

火罐子婆又威吓说：“不当差就押起他来，叫他哥哥拿钱来赎！”

那老婆婆又搭腔说：“你这孩子也要懂得个好歹。在这儿混个差使儿，事事机灵点儿，也许能立下个汗马功劳，家里二老，三兄四弟，七邻八舍也就高兴了。出息得好了，往后也许皇帝老子也得属你管呢！”说着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火罐子婆和陈三怪也许觉得老婆婆是帮了他们的腔，话儿又说的有趣，也跟着笑了几声。那铁星却一口唾沫没吐出来，窝着火儿咽了回去，心想这老婆子嘴巴倒是巧，也算是给我搭了个台阶，于是把头一仰，冲着陈三怪说：“当差就当差，给一杆枪！”

陈三怪眉眼挤到一起，怪笑一声说：“看你这小子也饿得够呛！你想当兵？长得还没枪把子高！”说着踢了一下铁星的草篓子，假慈悲地对那伪军说：“放了他！拿两个馒头先填填他的肚子。他既然愿意，就关照关照留下他吧！”说着走进了正屋。

铁星就这么住下了，在区队里补了个名，被安排在西厢房一间黑屋子里住下。他天天给正屋里提水，扫地，买东西，抹桌子，侍候陈三怪、火罐子婆和黄脸狼、小死鸡儿。火罐子婆动不动扯开嗓子喊：“小铁匠死哪去啦！快来给我倒杯水！”陈大伦也动不动喊着叫他小勤务。铁星心里真是窝火，

一天到晚忙得头昏眼花的，还时不时的挨他们的训斥、打骂！那个做饭的老婆子，人们都叫他刘婶子，好像对铁星特别有气似的，见了面不是吵就是嘟囔。有一次在正房里，她在火罐子婆跟前使坏说：“这个小铁匠，手脚利落，干活灵巧，可就是个属毛驴儿的，动不动跟我尅蹄子。”说着还白铁星一眼！铁星实在忍不住，顶撞道：“我当差，你也是人家花钱雇的，你管得着我吗？”那刘婶子也不让步，说：“我比你年岁大，就得管你！”火罐子婆也对铁星说：“老的管小的，古来如此。”铁星气鼓鼓地出了正房。

铁星起初觉得，刘婶子说话总是站在火罐子婆一边。尤其使铁星不满的是，有个叫于德新的伪军，时常让刘婶子到厨房里帮着煎鱼炒肉，两个人一个锅上，一个灶下，嘀嘀咕咕说不完的话儿。铁星心想：“她干么对二鬼子那么近乎呢？于是越发对她看不起，一连好几天不搭理她。

可背后里又有些使铁星觉得奇怪的事儿，比方说，有时候火罐子婆逼他紧着干活，过了吃饭时间，刘婶子就给他把饭留在锅里热着。每逢这个时候，铁星坐在灶房的门坎上一边吃饭，一边偷望正在忙活的刘婶子，这老人的脸色总是那么严肃沉静，花白的头发，被锅里腾出来的热气吹得微微掀动。她瞥见铁星碗里空了，马上又给添上一勺，有时候饭碗底里或玉米饼子下边，还藏着一块腌鱼或腊肉。

铁星心里不禁对这刘婶子减少了几分敌意，只想这个老婆子也许就是那么个怪脾气。对她的多嘴多舌，也就不大在乎了。渐渐地，他还觉得这老婆子的话也有对的地方呢！比方有一次她斥责铁星说：“你对区长和太太要和气些，别老撅着个嘴，象谁欠你几吊钱似的。跟当兵的，也该混熟了才好说话。你想要这差事干得长，能在这里头混出个道道来，你当是容易的吗？光由着自个儿的性子还行？总得多随和着点儿。在里头干得顺当，家里人在外头才放心。”

铁星当时反感地说：“谁象你天天低声下气的……我没那个耐性儿！”刘婶子听了这话，一双眼睛盯了他老半天，没有发脾气，反倒笑了笑说，“人不大，志气不小，可会跑路的人不气喘，会用心思的人不在脸上。”铁星这才觉得刘婶是真的向着自己。

这以后，他对陈三怪装着必恭必敬，对火罐子婆也尽是顺着来。没事儿就常和伪军说笑打闹，倒也混得烂熟。只是黄脸狼和疤豺狗，还有那陈大伦不好对付。那黄脸狼的水泡泡眼睛里，老象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常常盯住人家，要把人心里的事情看穿似的。

秋收的时候，敌人不但没能实现他们的抢粮计划，反倒“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敌人决不会甘心的。有一天，铁星从李文那里得到了武工队传来的任务，要他想办法把敌人最近的活动计划探听清楚，早点儿把情报送出去。但是，铁星好几天也没得到什么消息，心里很是着急。

这一天，正房里的黄脸狼他们，正在炕上掷骰子玩，铁星把茶给沏好了，扫了地，抹了桌子，便到东厢房——伪军宿舍与士兵混闹。有些伪军在土炕上赌牌九，有些在唱小曲，念那些《七侠五义》之类的小唱本，见铁星子来，便逗引他讲“西游”。铁星肚里的“西游”，就是杨爷爷那些走了本的玩艺，铁星又加一番编排，乱诌一气。那些伪军烦闷无聊，倒也很喜欢听。

铁星讲开了，连那些赌牌九的也受了吸引。里间的疤豺狗也从床上坐起来，喷着烟雾，竖起耳朵听着。

铁星模仿着杨爷爷，比划着，变换着声调，讲得唾沫乱飞。他讲到孙大

圣偷吃蟠桃那一段说：“王母娘娘大发雷霆，抄起一对洗衣裳的棒锤，指着蹲在桌上的孙大圣，跺着脚儿骂道：‘你这个小猴儿崽子！我要拔了你的毛儿作刷子，抽你的筋儿当扎头绳！’那王母娘娘越骂越气，便要去打孙悟空，可她才迈出一步，就听到毗溜——巴唧一声，王母娘娘跌了个仰八脚儿！你道怎么的？原来孙悟空变了块西瓜皮，王母娘娘脚小，往上一踩，就毗溜巴唧……”听得伪军哈哈大笑，赌牌九的也顾不得叫牌点儿了。里屋疤豺狗笑得呛了烟，猛劲地咳嗽起来。他一时高兴，趿拉着鞋到外屋来，扯起铁星的耳朵说：“娘的！王母娘娘是玉皇大帝的娘，怎么敢瞎糟踏！”铁星说：“就是这样么！王母娘娘脚小，踩上西瓜皮，就要摔跤么！”伪军们又哄笑起来。疤豺狗猛地把铁星揪翻到地上，怪声喊道：“这小子冒犯天神，该打二百板子，快来打呀！”果然有几个好事的伪军，拿鞋底子打铁星的屁股。正闹着，刘婶子在门外叫道：“铁星！太太叫你。”铁星趁此猫着腰，把疤豺狗顶了个仰八叉，便脱身跑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73_1.bmp}

火罐子婆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像个丑八怪，正在半开合式的窗户上露出半截身子，手拿个小柳条筐子，磕碰着窗台，喊叫铁星。铁星跑到窗前，那婆子把筐子朝铁星头上磕了一下，喝斥道：“跑哪儿吊猴去了。去买二斤梨来，有虫眼儿的不要！”

铁星拿着筐子出了大门，见桥头那个哨兵在铁丝网内来回走动。石桥的东头，李文贴栏杆摆着两个货篮子，里面有香烟、糖、水果之类，他的大胡琴也竖在一边。铁星走近他，大声说：“买二斤梨，有虫眼儿的不要！李文一面称梨，一面悄声问道：“有情况么？”铁星说：“没有。”李文轻轻叹了一口气。铁星说：“这几天黄脸狼他们常嘀咕事儿，外面常有些汉奸腿子来往，备不住要有什么举动！”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74_1.bmp}

他们一个买的，一个卖的，就这样挑挑拣拣，高声讲价钱，低语说敌情。铁星买完了梨，正要返身回大院，一抬眼望见村街的墙角上，大耳朵、小土豆他们簇成一团团儿，冷冷地望着自己。他们谁也想不到，他们尊敬的小头领竟当起小二鬼子来了。铁星朝他们望了一眼，心里说不上是啥滋味，也没有跟大耳朵他们打招呼，就回大院去了。

铁星把梨子送给黄脸狼他们，见陈大伦正在屋里吵闹，嚷着要跟队伍出发打八路军。黄脸狼伸出大拇指头夸陈大伦“有种”。铁星听出来，这里边有文章，把梨放下，到外屋来，没声没响地磨磨蹭蹭擦一对大花瓶上的灰尘。里屋嘀咕一阵笑一阵，大嚼梨子。火罐子婆吃得高兴，还议论起铁星来，说他脾气顺流儿了，变得勤快了，看不出有点儿野性子。那陈三怪也得意地卖弄道：“古人说：孺子可教……管教有方，浪子回头。再说嘛，即令是盗匪，能对他们恩威兼施，也会归顺，何况是个小叫花子！”铁星听这些话半懂不懂，只觉得又可气又好笑。陈三怪不停地讲说他治家治国的主张，黄脸狼却有点儿听烦了似的，他说：“尽管你大区长讲的天花乱坠，在你管辖的地场，人家还是不听你的，自行把庄稼收割了，还白白叫人俘虏了五六个人去，哼！”火罐子婆紧接上说：“你们文的文，武的武，都是蹲在窝里的刺猬，有尖儿不拿出去使……”黄脸狼哈哈一笑，叫道：“大伦！把图囊递过来！”

一阵硬纸的哗啦声过后，黄脸狼问道：“明儿是林村集吧！”三怪说：“是。”黄脸狼说道：“明儿我去赶集！”三怪惊虚虚地说：“赶集？那林

村集可是八路区的边边儿，买东西何不进城去？”黄脸狼又大声笑了起来，他说：“大区长！我来到陈家堡，土八路大闹抢秋，还弄走我的人，这不是给我难看？山本部队长正等着看我的行动。如今带杆儿的庄稼都倒下了，还等什么？”陈三怪和火罐子婆都巴不得这一着，齐声惊叫道：“要出发么？”黄脸狼嘿嘿了几声，说道：“昨晚上我作了个好梦……哈哈！我不干便罢，一干就得干它个轰轰烈烈！这回我就来它个出奇制胜！你们看，陈家堡离林村集不过二十里，我半夜开饭，一点出发，不吹号不骑马，人不知鬼不觉，趁天不亮插到林村，在大道两旁埋伏下来。天亮的时候，把起早赶集的老百姓，连人带牲口，粮食百货，弄它一些回来，看他们给不给你大区长拿贡税来！”

这一番话说得三怪、火罐子婆、小死鸡儿都心里痒痒的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你一言我一语，把个黄脸狼奉承得上了天。陈大伦也嚷着：“我也去！我也去！”黄脸狼一声吆喝，要陈大伦去叫疤豺狗，吩咐他们准备。

铁星听着里屋的言谈，心绷得紧紧的，趁陈大伦还没出来，早闪到门外。这时刘婶子也正在院子里晒洗过的衣裳，见铁星出来，瞅了铁星两眼，又回厨房去了，不一会儿，又到正房去安排开饭。铁星在院子里转了个圈儿，却找不出引子出陈家大院，便又回到正房里瞅机会。

铁星回到正房，疤豺狗正急急慌慌地走出来，他脸上筋肉抽搐，笑不是笑，恼不是恼，他和铁星一个进一个出，碰个正着。疤豺狗把手一扬，却没有打铁星，只说：“你小子！乱窜什么？”

铁星在正厅里磨蹭了一会儿，只听见刘婶子在里屋里嚷着说：“铁星，看你买的梨，闭着眼挑的吗？”铁星跑进去一看，原来有个梨核上有虫眼，不由得心里发了火：这个怪老婆子，又来挑我的漏儿！可是心里一动，又十分欢喜起来，忙说：“有虫眼？准是叫那小子蒙混啦！”火罐子婆喝道：“你还嚷嚷！你瞎了眼睛买回来的？”铁星便装作气哼哼地拿了梨核说：“我去换！”他跑出大院，到桥头上，找李文争吵。李文嚷道：“吃得剥下梨核了，拿什么来换？”铁星也嚷道：“买时就讲好了的，有虫眼儿的不要嘛！”

两个人大声吵嚷了一通，铁星已把伪军明天要偷袭林村集抢粮抢牲口的情报说给李文，让李文快给武工队报告。

铁星拣起个梨来，李文要夺回去，两个人厮打起来。那站岗的走过来喝道：“别在这儿嚷嚷！”李文提起篮子跑了，铁星追了几步，作作样儿，也就回大院去了。

铁星回到大院，心里乐得不得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满身都是劲儿，只是没处使——也难怪，这是他头一次完成任务啊！谁想刘婶子又来干涉他了，要他赶快劈柴禾。他心里正高兴，也没反对，抡起大劈刀，一气儿劈了一大堆柴禾。劈完了柴禾，就去爬炮楼。那些伪军蹲在炮楼上又是寂寞又是闷气，见铁星上来，便乐得和他逗引笑闹。所以大小炮楼，任他爬上爬下。

铁星爬上靠村街那个顶大的炮楼，一层是空的二层上有一堆伪军在赌纸牌，都顾不上理睬他。他便爬上最高的一层，沿着竖梯爬到梯口，脑袋刚伸上去，听到哗啦一声响，只见大金牙正将一把子弹往陈大伦衣兜里装。他们发觉铁星爬了上来，竟有些慌乱，几颗子弹没装进兜里，落在楼板上！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77_1.bmp}

铁星疑心他们有鬼，索性爬了上去说：“大金牙！把子弹也给我点儿吧！”

大金牙脸红筋暴，把掉在楼板上的子弹拾起来，攥在手里，满脸凶相，只是说不出话来。陈大伦开始也傻了眼，可是见铁星也要子弹，便把大金牙手里的子弹夺下来，摊在手掌子上，伸到铁星眼前，恶狠狠地说：“给你敢要？”

铁星见两个家伙都不怀好意的瞪着自己，更加断定这里头有名堂，便板起脸来说道：“给我也不要，可是我得去报告！”说完回身就要下去。那大金牙吃不住劲了，忙把铁星拉住说：“你要瞎嚷嚷，我早晚要砸死你！”铁星却噗哧一声笑道：“看把你们吓的！弄几个子弹玩玩，怕个啥？你们只管弄，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大金牙把金牙一龇，转怒为笑，说道：“这才够交情！”陈大伦也凑近铁星说：“你要不想活，就跟咱们作对头；要想得好处，就跟咱们是一伙！”大金牙朝大伦使个眼色，说道：“什么一伙两伙！”陈大伦白瞪着眼，握握布兜，嘟着嘴说：“我下去了！”说着就下了楼梯口。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78_1.bmp}

铁星走近炮楼的垛口，说：“哎！在这儿看看光景就是不坏！”那大金牙心里虚，便掉着法儿哄铁星，把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摘下来，交给铁星说：“给你千里眼！”铁星伸出个大拇指头说：“真够交情！”铁星装着望四周的风景，却暗暗注意陈大伦——他出了炮楼，在院子里打个转，便溜进西厢房铁星住的屋里，把门关上了。这家伙有好几次一个人关上西厢房的门，不知搞什么鬼……

这天晚上，铁星躺在被窝里，想到伪军要抢林村集，不知武工队收到情报没有，又想到大金牙，想到陈大伦的秘密，满肚子心事，弄得他瞪着两眼睡不着。他爬起来，点上灯，在小屋里照了好一会儿，也没发现什么。

大约半夜时分，院子里一阵叮当声和噉噉的低语声，听出黄脸狼在叫骂：“奶奶个孙子！路上谁弄出响声，看我不砍断他的腿！……”

敌人出发了。铁星再也躺不住了，他的心像只奋飞的鸟儿，拉也拉不回来。他想出大院去看看，却又不能。他多么想和武工队一起和敌人真枪真刀地战斗啊。他坐在冰凉的土炕上，在黑暗中数念着：敌人过了青石岭了，到了山口了，……听见窗外有脚步声，他伏在窗上看看，影影闪闪看出好像是小死鸡儿在院子里不安地走动。铁星笑了，心里的话：你等着吧，枪快响了，枪一响，等着哭你的黄脸狼吧！

过了有一个多钟头，猛然远处轰隆的一声响。听见窗外有人小声说：“是打雷？”话音刚落，轰隆轰隆又是好几下，紧接着，那枪声也远远的传了过来。院子里通通通的脚步声不连点地响。只听小死鸡儿喊道：“哎哟！我的娘呀，怕着怕着就遇上了！”火罐子婆声音颤抖地说：“天地保佑，可别遇上正规老八路！”这时候，轰隆轰隆！手榴弹连了点儿了，枪声哗哗哗，就像炒爆豆儿。小死鸡儿失声地哭起来了。陈三怪火辣辣地嚷道：“真是妇道人家的见识，军人能不打仗？一打仗就吓成这样儿！”说是这么说，他自己也慌乱地在院子里一个劲转圈儿。爆炸声、枪声一直响了二十多分钟，院子里也乱了二十多分钟。枪声停下了，他们更不安了，只听火罐子婆不连点的叹气，一股火又扑在他的宝贝儿子陈大伦身上了：“你乱窜什么？不是硬要跟着去吗？去吧！你以为枪子儿长着眼？”

院子里的情景使铁星禁不住心里的喜悦。他使劲捂住嘴，怕笑出声儿来。

又过了一个来时辰。大院外面和炮楼上吆喝连声，又乱了起来。不一会

儿，大门打开了，紧跟着那群败阵回来的伪军嘈嘈杂杂地进了院子。营房、厨房的门鼓咚哗啦地响。火罐子婆在窗外喊道：“铁星，光知道挺你的尸，快快起来烧水！”铁星连忙爬下地，披上那件破夹袄，故意揉着眼睛来到院子，问道：“半夜三更烧水干什么？”小死鸡儿骂道：“你瞎眼，没见中队长打仗刚回来！”那个大金牙也插嘴说：“你倒舒服，我们差一点没叫八路打成窝脖儿鸡！”正在狠劲擦裤子上的污泥的疤豺狗，敏感地瞪了一眼说：“瞎嚷嚷什么？”铁星朝正屋里一看，灯影下只见黄脸狼一脸的怒气，直僵僵坐在椅子上，脸上满是泥灰，两只眼睛锥子似的盯着黑沉沉的墙角。陈三怪一旁问道：“伤亡了多少人？”疤豺狗说：“还没查清楚，至少也有十来个人！要不是撤得快，这会儿——他妈的，马尾捆豆腐，提不得了！”黄脸狼把匣子枪往桌子上一摔，疯了似地骂道：“妈的，八路的消息这么准！有鬼！”把正端水进来的铁星吓了一跳。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80_1.bmp}

第七回

破秘密铁星探地穴 装讨债李文施计谋

这一天，刘婶在灶台前帮铁星沏水，铁星不小心，开水烫了刘婶的手。刘婶哎哟一声，把脸孔一板，从厨房骂到正房，把起了泡的手给火罐子婆看，说是铁星故意害她的。弄得铁星满肚子委屈说不出口，心想：这怪老婆子真难缠。他闷闷地把水送到正厅，正要去爬爬炮楼，散散心，突然看见陈大伦又从大金牙那座大炮楼里走出来，直奔西厢房去了。他知道他常从大金牙那里弄子弹，却不知弄到哪里去。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81_1.bmp}

一种好奇心促使他，非要探出个究竟不可。

这天晚上，铁星干完了活计回到自己住的那间古怪的黑屋子里，躺在炕上，等到院子里全都静下来，各屋子的灯都熄了，他才把门插好，把窗户堵上，点上小油灯，又在屋里搜寻起来。当他照见囤底里装着满满的陈麦子，突然想道：“陈三怪的粮仓是在南正房，这里放这点儿麦子干什么？”他把灯放回炕上，把囤底搬动一下，奇怪！看样子，这麦子虽不多也有三五百斤，可这囤底怎么不费大劲就搬得动呢？铁星用手把麦子抄了一下，哦呵！下面尽是麦糠呢！铁星完全明白了，鬼就在这里！他轻轻地把囤底挪到一边，地面上果然现出一块光滑的石板。铁星心里乐得怦怦跳起来。他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听，外面确实没有动静了。就把灯捧到石板旁边放下，轻轻地把石板揭开，下面是个黑洞洞的窖口。铁星只觉一股潮湿的凉森森的气流扑上来。他把石板搬到旁边，捧着灯，顺着台阶，要下窖子。突然，灯火颤抖了一下，熄灭了。铁星没有退回来，他摸着土墙，直下到最后一阶，眼前出现一道灰蒙蒙的微弱的亮光。铁星听哥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铁星也从来不怕鬼，可这个窖子里，倒是使他觉得有一种可怕的东西。铁星站定了，看了又看，却看不清什么，只听到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来一种不间断的哗啦啦的声响。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82_1.bmp}

铁星把灯放在脚下，掏出火柴划着，火柴却没有熄灭，他举起火柴，照见地窖里空荡荡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在角落里有几个木箱子，还有些坛坛罐罐，那道微弱的亮光也不见了，铁星便重又点燃了灯，在窖子里仔细观察起来。

这窖子比一间房子要大，土墙上挖了些窝窝，挂着两盏油灯，地是青砖铺成，水津津的。靠外面的墙上，开着一个大窗洞，这窗洞里能蹲上一个人。铁星捧灯往里一照，见窗洞里还平放着两支打猎的土炮哩！窗洞的顶头，垒着石头。哦！那道微弱的光亮就是从这里透进来的？铁星把灯放下，爬进窗洞，发现在石头垒就的外墙上有一个空隙，有块方石头是可以活动的。铁星把那块石头抽出来，便现出一个小小的枪眼，从枪眼里往外看，在白茫茫的月光下，可以看到青石岭黑黝黝的山影，可以看到从黑龙潭流过来的河水，闪耀着跳动的月光。那哗哗的声响，就是这河水冲击到外面崖墙上的声音。

看来，这是既能藏财宝，又能防胡子的暗堡哩！

铁星从窗洞里爬出来，又捧着灯在窖里四处搜寻。他搬动了好几个木箱

子，都是空的；又去搬动一个小口大肚坛子，觉得沉甸甸的，只见里面有破布盖着什么东西。铁星伸手掏出破布，下面却是些黄灿灿的子弹！

这就是大金牙和陈大伦的秘密！可是他们偷子弹又是为了什么呢？不管怎么说，这秘密的发现，使铁星很是高兴。他回到上面来，盖好了窖子，躺在被窝里，打起主意来。……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83_1.bmp}

这一天，有人给陈三怪报信，说王铁匠从城里回来了。陈三怪正在品茶，听到这话，眯起眼想了想，就吩咐人叫铁星。他一直觉得王铁匠能让弟弟在陈家大院当差，为什么他自己不能答应搞点谍报工作呢？因此一直在打主意。但是这些日子王铁匠常到城里结伙打铁，总没有机会谈这件事儿。

不一会儿，铁星来了，一进门就闪着亮晶晶的大眼问道：“区长叫我有事儿？”陈三怪笑呵呵地给铁星一件半新不旧的区丁穿过的棉大氅，说：“你哥哥回来了，你想回去看看他吗？啊？”

铁星早憋得不行了，恨不得能出去找哥哥谈谈，三怪这一问，心里就咚咚跳起来。可他装做无所谓的样子说：“看不看还不一样？反正我用不着他管！”

陈三怪捋着小胡，很生气似地训斥道：“哪能呢？兄长如父嘛！回去看看，说说你在里边的情形，你哥也好放心，嗯？嘿嘿……我是很可怜你小哥俩，唉！没爹没妈……你跟铁匠说：有什么难处来找我，有空进来坐坐。去吧！”

铁星明知陈三怪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可实在想念哥哥，便含糊地答应着。他回厢房收拾了一阵，披上不合身的棉大氅，跟门岗说了情由。陈三怪已经关照过了，门岗没说什么就放他走了。

铁星出了大院，过了铁丝网栅栏门，过了石桥，便走上村街。街上零零落落几个人，见铁星走过来，都冷眼瞧着，不像从前那样逗惹他笑闹。铁星也只仰着脸儿，把双手插在大衣兜里，板着面孔走过去。虽然他心里很想跟大伙儿亲近亲近，但是，哥哥叮咛过了：对大院外面的人，决不能表现亲密，也不要随便接触，——这是斗争需要啊！

铁星走近大槐树，见树上的黄三角旗还在摆动，心想：同志们怎不给扯掉？我要在外面，敌人挂一千就给扯掉一千，挂一万就给扯掉一万……可他转念一想，自己也笑了。他摸摸兜里那硬邦邦的东西，心里说：“当了真正的八路军，哪能老干那些小孩子弄的玩艺儿？”

走近家门口了，见屋里冒出青烟，知道是哥哥在生火。他一脚迈进门，浓烟里一时看不清哥哥的模样，只觉得两只大手抓住他的肩膀用劲摇晃着。哥哥嘿嘿笑着说：“怎么样，在里头憋得慌吧！狗东西们怎么让你出来的？”铁星一时高兴，却被辣味的浓烟呛得咳嗽起来，眼睛也流着泪。

王铁匠拉铁星坐在炕沿上，说：“看你，烟里长大的，还怕烟呢！”铁星止了咳嗽，擦干了眼泪，这才看清楚哥哥的面容。又听到有人在土炕前噗噗吹火，仔细看时，却是李文，便惊喜地叫道：“李文哥也在呀？”三个人高兴了一阵，火烧旺了，屋里一会儿就暖和了。李文站起来说：“好了，你们快点先谈谈，我在门口了哨儿。”说着就出去了。

铁星跟哥哥欢喜了一阵，就跟哥哥说：“陈三怪想叫你给他干事儿呢！”铁匠哈哈笑道：“他鼻子嗅错了味道了，想得不错！先让他想着吧！”铁匠正要跟铁星谈谈目前的任务，铁星却脱掉大氅，从裤带上、衣兜里、裤兜里……

掏出好多带夹子的和零散子弹，颗颗都崭新锃亮。王铁匠惊讶地问道：“谁叫你搞这个？”铁星说：“你就不知道？孙虎说过咱队伍上缺。陈大伦和大金牙偷子弹，都藏在我住的屋子里的地窖里。我怕拿多了他们发现了找麻烦，只拿了这么一点点儿！”铁匠说：“这是孙虎同志要你搞的吗？”铁星说：“别紧着问啦，顺手就弄点儿来呗！快收拾起来呀！”王铁匠埋怨说：“以后可不能胡来，弄出漏子，要坏大事的呀。”说着，便要找家什装子弹。

可是，这个小房子里，炕上只有一张破席子、破被子，破枕头已被铁星带到大院铺用去了；地下，只一座半人高的土平炉，一个风箱；靠墙放着个水缸，一个破瓢，三个泥碗，……这么些子弹，往哪儿藏呢？铁星说：“那就送外面场院里，藏到草堆里吧！”王铁匠摘下毡帽头，把子弹装了，要往场院里送，还没出门口，突然李文奔进来说：“疤豺狗过来了！”铁匠一愣怔，说：“狗汉奸们鼻子好尖，打发人出来，后边还跟着侦探！”李文见铁匠捧着的毡帽头里，满是黄灿灿的子弹，焦急地说：“快藏起来呀！”送出去是来不及了。炕洞里，火正旺，炉子里，炉腔太浅，炉条下面还透着亮儿，藏不严，三个人急得团团转。李文往街上探望，见疤豺狗已快到门前。铁匠忽然灵机一动，把吊在炉口上的大铅壶提下来，哗啦一声把子弹倒进壶里，他盖上壶盖，刚要把壶挂上去，疤豺狗已出现在门口。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86_1.bmp}

这狗东西似乎已经觉出些什么，装做醉醺醺地走进了屋子。王铁匠笑脸迎着，说：“巴队副怎么闲着了？”铁星也说：“中队副！请热炕上坐坐吧！”说着抓起炕沿上的大氅，要往身上披。疤豺狗却把大氅扯过来说：“铁匠，看你老弟有大氅穿了。”他装着无意地翻弄着大氅，没发现什么，便说：“太大了，找裁缝整整。嗯？”他把大氅扔给铁星，背搭着两手，瞅瞅这儿，瞅瞅那儿，最后把眼珠儿盯住靠在门框上的李文，说：“小家伙！你们是亲戚？”李文把嘴一嘟说：“俺才没这门混帐亲戚！”疤豺狗把头一歪，又问道：“那——人家哥俩团圆，你在这儿观的什么景？”李文气汹汹地说：“俺连肚子还饿着，顾得上观什么景？”疤豺狗把脖子往前一伸，脸儿一板，说：“呃！这小子怎这么冲？”李文把头一仰说：“你问问他们哥俩吧！”

铁星哥俩见李文和疤豺狗顶撞，心里松快些了，他们知道，李文是故意逗引疤豺狗去注意他。可疤豺狗把眼皮儿乱眨一阵，突然笑了，扔开李文，走近平炉，把两手在炉口上搓着，像炉里真生着火似的。他俯身向炉口里望，被炉台上的大铅壶的壶梁儿碰了帽檐儿。他又挺起腰杆，用两个指头弹弄着壶梁，把眼睛盯着铁星哥俩……

铁匠戴上毡帽头儿，瞥一眼炕洞前一根铁通条，笑着说：“俺这个小兄弟太淘气，队副多照应啊。”说着就蹲到炕洞前，拿起铁通条，拨弄通红的火灰。并说：“炕热了，队副炕上坐坐吧！”

疤豺狗哼哈地应着，一边仔细打量着王铁匠，一边下意识地把手指头去挑动壶盖上的鼻儿。铁匠他们只觉得他挑一下，心就紧一紧。铁匠紧握着铁通条，准备万不得已的时候拿它当做武器。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87_1.bmp}

李文见疤豺狗不再追问，只是不停地拨弄铅壶，不知是有心还是无心，情况很是危险，便又大骂道：“怎么？不吭气就算了吗？想耍赖怎的？凭啥红口白牙吃了人家的，可不打算给钱！”

疤豺狗常赊李文的货，至今欠着一笔糊涂帐，听李文这一骂，便说：“你

骂谁？”李文说：“巴队副别多心，您是老主顾。可您给评评理吧！王铁匠除了俺的烟，吃了俺的果子，他进城发财回来，还不想给俺钱！”

铁匠被李文骂得心里一乐，装做怒气冲冲大声回道：“骂人能顶帐，你就骂吧！反正要钱没有，要命舍不得！”两个人一声比一声高地吵起来，疤豺狗就摆出个审判官的架势，把铅壶盖儿捏下来，仰着脸儿敲着炉台叫道：“呃——欠债的不能赖帐，要钱的不能要命，呃……”这时候只要疤豺狗往壶里望一眼，立刻会发生一场生死搏斗。铁匠紧握着铁通条，铁星把嘴唇咬得快破了。那李文早已留心疤豺狗的举动，他赶忙抢上一步，把铅壶抢到自己手里，离开炉台，嚷道：“不给钱就把这壶顶帐！”

铁星心里千斤石头落下来，却装做十分恼恨，高声叫道：“你要动抢怎的？”叫着便要去夺壶，李文推开他，提着壶奔出门外。铁星骂着追出去。铁匠在屋里喊道：“随他拿走吧！他能把壶给吃了不成？”铁星追了几步，也就骂吵吵地回来了。

疤豺狗哪里知道他们唱的什么戏。他没嗅出什么味道来，呆着没趣，跟铁匠说了几句不着边儿的闲话，摇摇摆摆地走了。

铁匠和铁星相对着出了几口大气。铁星不觉笑了起来。铁匠却严肃地说道：“疤豺狗来的奇怪。往后领导上交给你的事，就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就是牺牲也不怕；领导上没交给你的事，可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干，得经领导上同意了，把办法想周到些。你看，这偷子弹的事，险些惹一场大乱子！……”

铁匠千叮咛万叮咛。铁星知道哥哥说的都很对，便连连点头答应，又叹着气说：“里头也有个领导人去指挥我就好了。”铁匠笑道：“你干的还算不错，在万分必要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照应你的。”铁星眼睛一亮，惊喜地问道：“是谁？”铁匠说：“需要你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现在你跟李文联系就行了。这也是地下工作的纪律！”

铁匠想了想又问道：“怎么，你住的屋子里有地窖子？”铁星并不十分在意，只一五一十地说了他是怎么发现的，铁匠听了沉思不语。铁星便问道：“哥！大院里的二鬼子都发毛了，咱们的大部队怎么还不拉过来干个大的？”铁匠笑道：“怎么着？你真是憋得慌了？”铁星笑着低下头去。王铁匠说：“可要稳当些啊！你只要有这股子革命劲头儿，有能耐不愁使不出来。这次，你倒是说对了，咱们真要大干一场了！”铁星猛一抬头，见哥哥那张被炉火烤得又黑又红的脸上，放着异样的光采，眼睛里也闪着快乐的光亮，便急忙问道：“哥！你快说！怎么干？要我怎么干？”铁匠说：“别忙啊！我就是来给你谈任务的！”

铁匠哥俩双双坐在门坎上，一边瞧着街上是不是有人走过，一边谈着斗争任务。

看看天色不早了，铁匠笑道：“你就等着瞧吧！城里的同志的行动，跟你们这里是一致的，叫守老窝的敌人谁也顾不了谁！”他嘱咐了一些话，就和铁星作别，挑着铁砧和风箱往城里去了。

铁星回到大院，陈三怪又把他叫到屋里，满脸带笑地问道：“跟你哥商量过吗？”铁星说：“俺哥谢谢你的照应，他又回城里给警备队干活去了。”陈三怪听了，先是一愣，后来又把脸一拉，呸了一口唾沫，没好气地问道：“不再回来了吗？”铁星巴巴眼睛说：“回来！回来！可眼下回不来！”陈三怪把手一挥，喝道：“去！去！”铁星心里骂了几声“老狗”，就出来

了。

再说那疤豺狗，他早已回到大院。黄脸狼听说铁匠哥俩没什么可疑的征候，便说：“我们的行动，八路盯得那么准！你说是怎么闹的？”疤豺狗没的回答，黄脸狼又说：“你就没嗅出来大院里有黑八路味道吗？”

疤豺狗大吃一惊，脸也歪了。黄脸狼又说：“小心点吧，老弟！凡是本地人，跟外头有瓜葛的，都得注意！”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90_1.bmp}

第八回

探虚实李文卖甜梨 假传令孙虎借子弹

日本鬼子残酷的冬季“清乡”开始了。黄脸狼和陈三怪，一文一武，都配合日寇大部队出发了。大院里只留下疤豺狗带着一排伪军留守陈家堡。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091_1.bmp}

疤豺狗下今关了铁蒺藜门，把留下的一排人分守大小炮楼。他上下巡视了一番，发现大金牙靠在墙上打瞌睡，叭！叭！给了两个耳光子。大金牙是个老兵油子，本来就不大买疤豺狗的帐，这回犯到疤豺狗手里，却只能敢怒不敢言。疤豺狗教训了大金牙，便下了炮楼，站在院子当央吼了几声：“不准睡觉！”看看再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就万事大吉了似的，钻到厅房，找火罐子婆和小死鸡儿磨牙逗嘴，消闲解闷去了。只是每隔一个钟点儿，使用电话和城里联系一次，丝毫不敢耽误。

到了午后，疤豺狗玩得腻了，吆喝伙夫给他弄酒弄菜，说是要请太太们饮酒消愁。原来黄脸狼是在陈家吃饭，疤豺狗是在军灶上起伙，有时自己弄些鱼肉，于德新给拿到刘婶子那儿帮着做做，油盐调料不用买，倒是得了点便宜，可终究还是自认比中队长低了一等，心里很不自在。这一回疤豺狗在大院里当上了皇上，是有些不好得罪！火罐子婆宁愿赔上酒菜，好让疤豺狗心满意足，少出麻烦，便抢先吩咐刘婶去准备酒菜。

再说那铁星，跟哥哥见过面以后，一直没有接到新的任务和指示，只是装作跟伪军笑闹，逛逛悠悠地爬遍了各个炮楼，把留守大院伪军的人数、武器、分布情况都记在心里。但是疤豺狗有令：大门内外，严加警戒：任何人也不许出大门。

街上隐约传来李文的琴声。铁星仔细听了听，知道是李文要求联系，更是焦急不安。直到铁星帮刘婶酒啊菜啊把疤豺狗他们打点足了，办法还是没想出来。疤豺狗已经醉得疤痢脸儿白里透青，那小死鸡儿尖瘦的脸儿已红成个水萝卜，便推说犯了心痛病，火罐子婆也嚷着“醉了！醉了！”吩咐铁星收拾桌子，不理睬疤豺狗的罗嗦，同女儿一起回房去了。铁星正要动手收拾杯盘，疤豺狗却又捏起酒壶晃了晃，砰地一声搁到桌子上，喝道：“狗崽子！上街给我打酒来！”铁星恨不得有这一着，高兴得心都要蹦出来了，忙问道：“打多少？”疤豺狗摇晃着身子站起来，掏出两张票子往桌上一拍骂道：“咋？你也瞧不起咱？娘……娘的，老子有钱！”没想到火罐子婆却掀开门帘儿，笑着递出一瓶酒来，并说道：“看，也不是外人，没喝够就说一声嘛。铁星！再叫刘妈炒几个菜来！”那疤豺狗只顾掏出手帕揉搓着鼻子，装作不理睬。铁星把酒倒在壶里，便到厨房去了。

铁星回来时，见疤豺狗已呕吐一地，臭气熏人。火罐子婆捂着鼻子出来，斜愣着眼睛，厌恶地说：“快给他弄碗醋来喝！”那疤豺狗却仍然捧起酒壶来灌。铁星把醋端来，疤豺狗稀里糊涂喝了一大口，酸得龇牙裂嘴，一巴掌打翻了醋碗。铁星又说：“酸得难受吧？巴队副，要不要到外面看看，有梨买点回来好解酒？”疤豺狗喉头响着呼噜，把桌上那两张票子扔给铁星。铁星心里高兴，嘴里却说：“有没有还不一定呢！”去了一会儿，又跑回来说：“门岗不叫出大门哩！”疤豺狗脸一歪，用拳头猛捶一下桌子，震得杯盘乱

响，吼道：“叫他来！”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93_1.bmp}

铁星跑出去，不一会儿，一个持枪的伪军跑进来，恭恭敬敬地站定了。疤豺狗喝道：“谁……谁不叫出……出去？”那伪军回道：“是您中队副的命令！”疤豺狗被顶得打了个饱嗝，又挥挥手说：“叫……叫卖梨的进来！”那兵赶忙跑出去，过了一会儿，李文挎着篮子，提着大胡琴走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先挑选几个大个儿梨，递给疤豺狗说：“先尝尝吧，不甜不要钱。”房里的小死鸡儿听说卖梨的来了，也跟她娘出来抢着挑了二斤进去。那疤豺狗却不论斤两，拖过篮子，只管挑大个儿的啃，吃得高兴，硬要李文拉个曲儿给他听。铁星忙搬过凳子。李文坐下来，调调弦儿，两腿一迭，有板有眼的拉将起来。疤豺狗半闭着眼睛，脖子枕着椅圈儿，边嚼边呜呜啦啦哼个不休。这时候，铁星趁疤豺狗不注意，把已经准备好的一个纸团，塞到李文的布兜里。

闹腾了一阵子，李文见疤豺狗吃足了，便说：“巴队副，还要梨吗？”疤豺狗两眼一睁，说道：“还有多少，都给我留……留下！”李文答了一声“好”，把篮子里剩下的梨子，骨碌碌都倒在桌子上，说道：“巴队副，连吃带留是五斤半，一共五元五毛钱。”那疤豺狗把头枕着椅圈儿，脸朝屋脊梁打起呼噜来。李文又叫道：“巴队副，给梨钱！”连叫几声，疤豺狗突然睁大眼睛骂道：“短不了你的！”李文还要说什么，疤豺狗又吼道：“谁让他进来的？赶出去！”骂着始脚就踢，可使劲太大，差一点儿从椅子上翻下来。铁星趁势将李文拖出正厅，并嚷着：“走吧！走吧！别不识数啦！”

大院里冷冷清清，无人走动，只有大炮楼上传出怪声怪调的赌骰子吆喝声。铁星拖着李文，低声说道：“里边的情形，都画在那张纸上了。”李文也低声说：“为了配合根据地反‘扫荡’，更狠地打击敌人，我们武工队在敌占区要展开活动，扰乱敌人……明天武工队要进陈家大院，杨爷爷嘱咐你要见机行事，如果万一发生意外，要想尽办法帮助同志们。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出是八路军的人来……”他们听到大炮楼上有人下来，铁星连推带骂，把李文送出大门。

这一夜，铁星高兴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武工队要进大院，弄得好，还不把大院占了！他总觉着自己该有点儿准备，却一直想不出什么主意来。最后，还是从炕上爬起来，把家里带来的包袱皮儿取了出来。这是早年妈妈留下的，让刘婶子给洗得格外鲜红。他用粗针大线把包袱皮儿缝成一面红旗，扎在腰里，以备应用。这才满脸笑意地睡下了。

第二天，疤豺狗巡视过各个炮楼，回到正厅，约了留守排的排长，跟两个太太打牌。铁星侍候烟茶，不离左右。

疤豺狗刚吃了一张好牌，眼见要赢个满贯。值班班长于德新忽然进来报告说：有穿便衣的要会。疤豺狗擎着牌，愣了一下，把那张牌一翻，不由得哈哈大笑道：“是个财神！”他放倒财神，又捞过一张底牌，才问于德新：“来的是什么人？”于德新说：“看样子来头不小，要队副亲自去见他。”疤豺狗舍不得手上的满贯，便哼了一声说道：“那就请他进来！”于德新想了想，又说：“队副，他们来路不明，随便叫进来，怕不好吧！”疤豺狗把一颗牌砰地一声扣到桌子上，喝道：“就是个八路，老子也敢摆下酒席请他进来！”

于德新笑了笑，跑出去了，不一会儿，领着个黑大个儿和一个穿大褂的进来。铁星抬头一看，不由心里一喜，这来人正是孙虎。

疤豺狗果真赢了个满贯，心里欢喜今天运气好，更是神气十足了，先打发那个排长上炮楼加强戒备，自己留在正厅里“迎客”。他见来人是便衣队的那种江湖打扮，心里诧异，早把匣子枪抽出来别在腰里，一手握枪把子，一手叉腰，气势汹汹地站在正厅中央，准备给来人一个下马威。孙虎他们却旁若无人似的，甩着胳膊大踏步直闯进来。孙虎也不等人招呼，点头便坐在太师椅子上，说了声：“巴队副，少见哪！”就捧起茶壶喝水，很像是远道而来的。那穿大褂的两手抱在胸前，靠在门框子上站定了。

两个太太见来者不善，想上前招呼又不敢。疤豺狗见来人架子满大，一时摸不清底细，也不敢发作，但又觉得他们也欺人太甚，便冷冷地问道：“两位是哪部分的？有什么贵干？”孙虎砰地一声放下茶壶，冷笑道：“贵干？巴队副倒是满逍遥啊？还能在这儿自自在在摸上八圈！”疤豺狗哪里吃得下这个，鼻子里哼了一声，只是一时想不出一句有份量的话来。岂料不等他张口，孙虎突然变了脸色，厉声喝道：“可你们还想不想活了？”说着嗖地一声亮出大肚匣子，并喝道：“看，我一勾扳机，你就得回姥姥家去了！”疤豺狗毫不迟疑地掏出枪来。那穿大褂的枪口早顶上了他的脊梁骨，顶得他从上到下一溜子冰凉。两个女的呀地一声，抱到一起打战战去了。

孙虎把大肚匣子往桌上一撂，说道：“对不起，这不过是兄弟我的一点忠告！——里边这么空虚，马马虎虎把生人放进来，要是八路军的武工队，看老兄又怎么办？”

那疤豺狗瞅瞅桌子上的大肚匣子，也把枪收起来，强打起精神，皮笑肉不笑地仰脸打了一阵哈哈，硬充好汉子，说道：“你老兄也太胆小了。这陈家大院如今可不是开烧锅的，别说进来两个，就是进来两打，也是瓮中之鳖！”孙虎听了，大声笑着伸出大拇指头称赞道：“真是名不虚传，老巴真有两下子！”说完，双方又是一阵大笑，笑得炮楼上的伪军们都觉得莫名其妙。铁星却笑孙虎装得真像。

孙虎收了笑容，严肃地问道：“老巴，前面的情况你知道吗？”疤豺狗摇摇头。孙虎眼睛四下扫过一下，对那两个发愣的女人说：“请太太们到自己屋里歇着去吧！”女人们已经感觉到孙虎的厉害，不敢稍停，悄悄地回里屋去了。孙虎又对慢腾腾地收拾桌子的铁星说道：“小家伙，这里没有你的事儿，你也干点别的去吧！”铁星没搞清孙虎到底要怎么样，只知道这里不需要自己，也只好离开了正厅。

孙虎这时才压低声音，神秘地对疤豺狗说道：“八路军独立团被咱们包围了，昨儿晚上打到现在，硬是解决不了。就连皇军七五部队伤亡也不小，急需接济。我们是奉部队长的命令就近来搬弹药的……”没等孙虎说完，疤豺狗突然问道：“你尊姓大名？属哪部分的？”孙虎盯了疤豺狗一眼，很不高兴地说：“大日本皇军七五部队便衣队！小名于大狗！”疤豺狗翻翻白眼，在他所知道的便衣队人员中，怎么也想不起这个陌生的名字，于是紧着追问道：“要取子弹有什么手续？拿出来看看！”孙虎一拍桌子回道：“军情火急，老子来了就是手续！”疤豺狗就一步跨到电话机旁边，抓起耳机要和城里通话。孙虎不耐烦地骂道：“真他娘的罗嗦，不是孙悟空，敢闯你这妖精洞么？”疤豺狗尽管叫喊，电话只是不通。孙虎心里明白，电话线在疤豺狗前一次与城里通话以后，就被武工队切断了。

疤豺狗正急得乱敲电话机子，孙虎又喝道：“误了军令，谁负责！”就登的一声站了起来，吓了疤豺狗一个愣怔。他觉得事情实在不妙，又见孙虎握着大肚匣子两眼狠狠瞪着，那穿大褂的也已经站在他的身后。他身子略微动了一下，就觉得有股冷森森的风吹向他的脖颈子。他疤痢脸憋得紫青，口不从心地叫了一声：“来人哪！”

早就在外面听动静的于德新急忙跑了进来。疤豺狗发了红的眼珠子溜溜孙虎，嘴巴像抽了筋似地张了张，就要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孙虎却说道：“姓巴的，别太小气了，这也不是咱们俩作买卖！要是让山本部队的人翻了脸，你巴队副还会有什么好处！”疤豺狗仍不言语。孙虎便问于德新道：“你是当班的吗？”于德新叭的一个立正，答了一声：“是！”孙虎便命令他道：“你们队副只答应给我们十六箱子子弹，这是前方的紧急需要。你马上派人给装到我们带来的驮子上！”

于德新瞅瞅疤豺狗，问道：“中队副，照办吗？”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099_1.bmp}

疤豺狗心里七上八下地翻腾，六神无主地掂量着眼前这种形势。他两腿无力，颓然地坐在太师椅子上，语意双关地说道：“他……他们能拿得走吗？”

于德新忙回道：“拿得走，拿得走！他们有骡驮子，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疤豺狗啊了一声，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崩出一声：“好哇！”于德新叭地一个立正，喊了一声“是！”便执行孙虎的命令去了。

疤豺狗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直盯着孙虎问道：“你们到底是谁？”孙虎冷笑道：“你害怕了？巴队副！”疤豺狗万万想不到武工队会大摇大摆闯进来把刀架到自己脖子上！可是，他终于渐渐从疑惧中清醒过来，望望警戒森严的大门，望望碉堡上黑洞洞的枪眼，他自恃是在大院里头，心想：“眼下还难说谁是龙谁是鳖呢！”他突然把脖子一挺，一阵哈哈大笑，说道：“好！好！好！就算你们有种！本来，摆下七碟八碗也请不动，这回既然来了，是龙是鳖走着瞧吧！”孙虎也笑道：“是龙不是鳖，是鳖不成龙，你姓巴的要是稍微有点儿不规矩，哼！除非你真的活够了！……”

再说铁星出了正厅，心想：“孙虎进了大院，怎么还不把大院占了？外面到底来了多少人呢？”他一头走着一头想，一直爬上靠街的那坐顶大的炮楼。

炮楼上有四个兵正守着一挺歪把机关枪，神色慌张地望着外面。留守排长帽子掀到脑后，也趴在枪眼上往外瞅。他见铁星上来，便问道：“那伙人是谁？”铁星说：“可不简单，是七五部队的便衣队，那队长跟巴队副八成是老交情哩！”那排长又问：“他们笑什么？”铁星说：“见面高兴呗！”那排长出了一口气，坐到弹药箱子上，像是自语地说：“这还罢了！可我怎么觉着气候不对呢？”

铁星边和伪军们打混，边从枪眼望下去，见几个穿便衣的武工队员，正在桥头闲散地抽烟。看看另外三个炮楼，都有伪军探头探脑小心地戒备着；再看大院里，于德新指挥着伪军把子弹箱装上骡驮子，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看来这次是专来搬子弹的呀！他真是佩服孙虎他们的智勇。可是，墙上挂的马蹄表已经十一点了，疤豺狗与城里联络的时间又到了，城里如果不能按时要通陈家堡的电话，立刻就会派机动兵车出来，只要三十分钟就开到陈家堡！铁星心里焦急起来，只盼望孙虎他们赶快离开陈家大院。

突然，那个留守排长叫道：“小铁匠，你在发的什么愣？”铁星象被什

么震了一下，只得掩饰说：“我像是听见炮响！”

那留守排长笑道：“皇军这回清乡，有炮队，还能不让八路军吃够炮弹！”

铁星听了又气又恨，恨不得捞起机关枪突突毙了他。

这里正斗嘴磨牙，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喊，留守排长一翻身爬到枪眼上，一只手往后抡动着叫道：“快！快架机关枪！”

碉堡里一时便鸡猫子喊叫地乱起来……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01_1.bmp}

第九回

铁星儿奋勇夺机枪 于德新安排脱身计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ewc MVIMAGE, MVIMAGE, !16100130_0102_1.bmp}

子弹都装好了驮子，就要出村子了，于德新才回到正厅里去报告。他见疤豺狗像个斗败了的落毛公鸡，坐在太师椅子上，哭咧咧地瞅着手里的被孙虎卸了子弹的匣子枪喘息不止。于德新也不理会，报告道：

“报告队副，子弹都装好了！”

疤豺狗看了看手表，沙哑地命令道：“装好了也不许走！”于德新说：“他们已经自己走了。”疤豺狗跺着脚叫道：“笨蛋！那是送给八路军的！”

旁边的孙虎笑道：“巴队副真是多余担心，押子弹的一个中队就在北岗上等着哩！走吧，巴队副也该出去送送啦。”

疤豺狗原先不知道门外究竟来了多少八路军，也不知道陈家大院会不会落到八路军手里，现在听说外面的八路都走了，而且过了联系时间，城里跟陈家堡联系不上，按往党的情况就一定会开出机动车来，于是，他陡然又长了几分凶诈。他把枪一挥，对于德新说道：“去，把大门给我守好！架上一挺机关枪。”他朝孙虎斜了一眼，接着说：“推出去就把谁给毙了！”

于德新应了一声是，瞥了孙虎一眼，便跑出去了。

疤豺狗看了看手表，嘴角一抽，得意地狞笑一声。

孙虎揭开房门的帘子，见屋里的两位太太已被穿大褂的队员用绳子捆好了，嘴里塞了毛巾，便朝里边说：“伙计，跟太太们告别吧，咱们也该走啦！”

那队员一抡大褂子，弯弯腰出了房门，孙虎又说：“伙计，把姓巴的枪匣子给他背上，武装带也请他捆上，出门嘛，就得象个样儿。”

疤豺狗又看了看表，却根本不理睬孙虎他们，只嘟囔道：“看你们怎么走！”孙虎说道：“怎么来的怎么走。来时你没迎一下，走时一定要劳驾送一下。姓巴的，你既然知道咱的来历，就该规规矩矩。”

疤豺狗白眼球翻了一下，说道：“你算个什么，就是你们武工队上的孙虎来了，老子也没这道礼儿。”孙虎说道：“你认得孙虎吗？”疤豺狗道：“扒皮也认出他的骨头来！”

孙虎和那个队员都笑了。那队员说：“睁眼看看吧，这位是谁？”

疤豺狗身子一抖，站了起来。孙虎又说：“俺要不是公事公办，也不敢劳你的大驾。”说着抢上一步，把枪口顶住疤豺狗的后心，喝道：“快扎上带子！”疤豺狗转脸盯着孙虎，愣住了——武工队里有个孙虎，在陈家堡的敌人中间是知道的，但是疤豺狗却料不到，眼前的这条大汉就是他！

孙虎又把枪嘴子捅了疤豺狗一下，低声喝道：“快！”

疤豺狗又看了看表，硬挺着架子说道：“你们还是客气一点儿好！”

孙虎低低的但是有力地说道：“姓巴的！你该知道你自己的罪恶有多大！国民党在这儿，你当刽子手，监狱长！日本人来了，你当汉奸，当特务！你自己算算你背了多少血债？你要是老实点儿，可以饶你狗命，要不然马上就地正法！”

疤豺狗冷笑一声，说：“不过，我也很抱歉，时间已经晚了，城里拉援

兵的机动车，马上就开到陈家堡来了！你们走不了啦！”

孙虎也冷笑道：“姓巴的，你别作梦，你马上就可以听到城里的炮声！那里也不比你这儿安稳！”

疤豺狗更凶起来，他把右手一举，说道：“我现在只要一声喊，你们就得当我的俘虏！”

孙虎指着大门说道：“你看，门开着呐！巴队副，我们的运输队已经出了村子，我们要出去也方便得很！”孙虎使劲把枪往疤豺狗背上一顶，说：“看样子你真是活够了！”

孙虎向那个队员使了个眼色，说：“伙计，给他来个痛快的！”疤豺狗只听得脑后嗖地一声，不禁浑身都瘫软了，把脖子一缩，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连说：“我送！我送！”

疤豺狗毕竟还是怕死，只是刀不按到脖子上不肯拉屎罢了。他以为孙虎真要收拾他，便无可奈何地背上枪匣子，扎上武装带，但是心里仍在盘算，只盼望听到救他命的汽车的鸣叫声。

“走！”孙虎朝那个队员说道，“他什么时候不老实，就从后头给他一刀子！”孙虎推了疤豺狗一把，便把匣子枪插在腰里，右手紧贴着枪把儿，叉在腰上，左手像好朋友似地握着疤豺狗的手，满面笑容地走出正厅。那个队员在后面紧紧跟着。

出大门的时候，于德新喝令伪军把机关枪搬开，喊了声口令，站岗的都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疤豺狗紫着疤痢脸骂道：“你们都是些瞎子。”于德新装做很规矩的样子，也不吱声。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05_1.bmp}

走过避弹墙，穿过广场，出了铁蒺藜门，过了石桥，只要将疤豺狗带出村庄，他就是个俘虏了。万一城里的援兵来了，一时也难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孙虎他们就可以安然脱离危险区。

可是过了石桥，刚往南走了两步，疤豺狗突然猛的挣开孙虎，扑通一声跳下河道。河道里立时传出疤豺狗的喊叫：“给我打呀！他们是八路军！打啊——”

就在这一刹之间，孙虎他们都抽出枪来，正要向河下射击。可铁丝网里站岗的伪军已朝他们俩举起枪来。砰！砰！两声枪响，没等那伪军勾扳机，先被孙虎他们一人一枪给撩倒了。孙虎跳到河边要打疤豺狗，疤豺狗已破开薄冰，藏到桥墩后面去了，孙虎说声“走”，便奔进一个胡同口！这时候，大炮楼上的枪也已经打响了。

桥头上发生的事情，惊呆了大炮楼上的伪军。那留守排长醒过神儿来，才连声吆喝，指挥着伪军架上机关枪，咕咕咕打出去一梭子。

辣眼的硝烟扑向铁星，铁星似乎看见驮子弹的骡子狂奔着倒下了，武工队的同志们握着枪倒下了！他全身的血液都汹涌起来。这时候他只有一个念头：拚死也要帮助孙虎他们撤走，决不能让同志们吃亏。他见又一梭子子弹压上了机关枪，什么也顾不得想，一纵身扑向机枪射手！不知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机枪手被他搬了个仰脸朝天，机关枪摔到地上了。那个排长和几个伪军一时发了懵，等他们刚要动作，铁星已经把机关枪抱起来，左手提枪柄，弯着腰，右手搂动扳机，边搂边转圈，一整梭子弹，嘎嘎嘎……朝醒过神来的排长和伪军拦腰射去，打得这层楼堡里灰土和石碴子直飞腾。突然铁星觉得被谁猛推了一下，两眼难睁，喉头又涩又辣，身上像被千斤石头压

着，气也喘不过来。

各个炮楼上的伪军们早都慌作一团。他们回头瞅瞅院子里没啥动静，大门也关了，便各守岗位，躲在枪眼和垛口后面，胡乱打枪。班副大金牙在炮楼顶上，桥头上发生的事，他看得清清楚楚，觉得不过是几个便衣八路，会有什么咒念，便大喊大叫指挥身边两个伪军用步枪追打。他听见楼下机关枪闷声闷气响了一阵就哑住了，便连声祖宗、奶奶、饭桶、废物骂个不休。他知道有排长在下头，便没有下去。

再说那于德新见桥头上出了事，便喝令守大门的伪军把大门关好，上了锁。又向守门的伪军嘱咐了几句，自己直奔大炮楼去了。

大炮楼底层因临街太近，没有枪眼，里面黑古隆冬的。于德新进来朝楼梯口一望，隐约看见那儿倒挂着一人，他犹豫了一下，爬上梯子，猛一扯，那人咕咚一声落下去，却是个死的。他再爬上去几步，望见上面满是硝烟尘雾，只是没有动静，直到爬上去才见地板上躺着几个人，细看时，见铁星被死了的排长压着，挣扎不起来。于德新忙把尸体扒开，铁星猛劲爬起来，又抢着去抱机关枪。于德新这才知道一定是这小家伙干了这件大事，连忙思量着如何处置。

顶层探下个脑袋，喝道：“班副问你们，机枪怎么他妈的不打了？”于德新胳膊一抡，叭的一声，那人的脑袋就垂下来不动了。于德新急忙向抱着机关枪发愣的铁星喝道：“好样儿的，你就守在这里，不准人上来！”自己飞快地爬上顶层。

铁星这才心里一亮，自语道：“是自己人哪！”他认为自己人一定都行动起来，这座顶大的炮楼就要被占领了，也该给外头的同志发个信号呀！他忙把缠在腰里的红旗解了下来，在角落里抽出一根蚊帐杆套上，从枪眼里挑出去，又把板凳抵住杆子头儿，随手又抓起两个手榴弹。

那于德新敲死一个往下探脑袋的伪军，飞快的登上三层，只见大金牙和另一个伪军正趴在枪眼上往外打枪。他一抬手，叭的一声，一个伪军身子摆了摆就颓下来了。大金牙正打得起劲，没听出是里边响还是外面响，头也没转一下。于德新把枪对准他，正要搂扳机，心里一动，没有把枪勾响，只把枪口猛的朝大金牙背上一顶。大金牙身子一抖回过头来。于德新低声喝道：“把枪放下！”大金牙不知哪里的帐，枪口顶在脊梁上，小命儿握在人家手里，便乖乖地把大枪放下了。

陈家大院留守的兵力有一个排，有两挺机关枪，一挺在这大炮楼上，一挺已调到门口守大门。四个炮楼上都只有七八个伪军，出了事，都各守岗位，没有敢走动的。于德新手下人太少，都被调去守大门了，没接到于德新的命令都不敢轻举妄动。这坐大炮楼上，加留守排长是八个人，如今被打掉七个，别的炮楼上还一点也不晓得呢！

楼板格登格登响，于德新从顶层押着举着两手的大金牙走下来。于德新见铁星又在扒拉机关枪，忙把铁星推开喝令大金牙道：“大金牙！把机关枪架起来！”铁星不晓得于德新的用意，正要去抢，那大金牙眨巴着狗眼，凶狠地盯着铁星，猛地把机枪抓过去。可没等他施展，于德新骂道：“你这家伙！打八路军真起劲！”边骂边把枪一点，叭的一声，大金牙抱着机关枪，晃了晃身子，倒下了。

这时，于德新才对愣着的铁星说道：“你明白不？大金牙夺机关枪打死了排长和这些弟兄，我又上来把大金牙打死了。你只是爬在角落上听枪响。

这大炮楼上的事，跟你没关系，懂了吧？”

铁星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是于德新设下的脱身计啊！他说：“咱们快把陈家大院占了吧！把红旗插到炮楼顶上，让武工队也回来。”于德新说：“不行！别的炮楼上没有咱的人。你快些下去吧！”铁星这才说：“那就把红旗收回来吧？”说着就要去抽那旗杆。于德新一听又打了个愣怔，朝外一望那飘扬的红旗鲜明耀眼。说道：“别收了！晚了！疤豺狗在下头会看见的！收不收一个样！”说完，严厉地看了铁星一眼，这神色，使铁星隐隐约约觉得好似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了似的。

铁星这时激动得两条腿也抖个不停，伸开两臂扑向于德新。于德新却毫不理会，只是猛地把铁星推到楼梯口，低声喝道：“快下去！”看那神色再不容铁星分说。可铁星刚要下楼，于德新又说：“慢着！把手榴弹扔下！”铁星这才觉得手里还握着东西。他把两个铁家伙放到地板上，下了楼梯。在底层，他正好踏在那个尸体上，心里想：“这死狗，不会再活过来吧？”他踢那尸体一脚，没反应，便奔出堡门。

各炮楼上已经不打枪了。铁星奔到厢房门口，正碰上陈大伦从地沟里爬出来，抱头喊着“妈呀！妈呀！”奔向正房去了。

铁星进了厨房，想找点水喝，只见刘婶十分担心地在往外望着。她一见铁星，吃惊地问道：“你怎么啦？”

铁星愣愣地说：“我怎么啦？”刘婶不由分说，一把拉他进了屋子，动手就脱他的衣裳。铁星这才觉得背上湿漉漉的，摸一把，手上沾了些血。刘婶死死抓住他手，给他脱了个精光，还用湿毛巾给他擦身上的血，一面说：“看你沾得一身腥臭。大院里出了事，中队长回来能不查问？”她把沾血的衣裳泡进水盆，端到个黑角落里，又拿出一套干净衣裳来逼他换上。这衣裳是铁星脱在炕上的，不知什么时候被刘婶拿来给洗净了。

正收拾着，忽听正房里一阵哭嚎。刘婶盯了铁星几眼，想说什么，可又没开口，就走了出去。她跑到正房，见两个太太都被捆着，尖着嗓子，像一对没有准调的喇叭，一声接一声的嚎叫。陈大伦给她们掏出毛巾，正吭哧吭哧解绳子。刘婶抢过去叫道：“哎呀，我的老天爷！这是哪个作的孽，敢把太太这么糟践！”

小死鸡儿伤心地哭起来。火罐子婆骂道：“疤痢眼子没屁股的东西，未死找死，瞪着眼儿叫八路进来，吓得俺仨魂走了两个，捆得俺肉痛骨头酥啊……”

刘婶边给解绳子边说：“哎呀呀，这可怎么说？八路军插了翅儿飞啦？我说太太们，没把命丢了，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婆子觉得这话说的是，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便说：“谢天谢地，谢谢菩萨保佑。善有善报，恶有恶应，那该死的疤豺狗兴许已叫八路给毙了呢！”

疤豺狗虽没死也差不多了。他跳到河里，因为河道挖深了，水已没过他的胸。他泅到桥墩子后头嚎了几声，炮楼上开了枪，他竟暗自得意起来——没有这一下子，真他妈的要当俘虏了。

各炮楼上乒乒乓乓打了一阵枪。疤豺狗一仰脸，看见大炮楼上挑起红旗，一时浑身都抽了筋儿，险些倒在水里，好歹用手抱住桥墩子。他想：“完了，叫人家应外合了！”

冰碴儿割得他哪里露肉哪里出血，河水浸得他脸发青嘴唇发白，得得得得直磕牙帮，脖子也硬了！他不敢再喊叫，一心盼望城里开援兵来。

援兵一直没有来，却听见县城那边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像远雷，又像大炮。可冬季哪有雷声？各炮楼上的伪军朝外打了半天枪，谁也不敢下炮楼。他们都伸着脖子听，猜想是八路军攻县城了！

于德新把大炮楼上一切收拾好了，才下来带几个伪军开了大门，寻找疤豺狗。他们吊下一个抬粪的筐子，跳下一个人把半死的疤豺狗弄到筐子里，吊上来了。疤豺狗白瞪着眼，嘴已经不由自主了，但是心里还有七分明白。他瞅一眼炮楼上的红旗，以为这回真当俘虏了，只翻着疤痢眼瞅那红旗，浑身颤抖得更厉害了。于德新看疤豺狗吓成这样，仰脸一望，看那耀眼的红旗正随风飘动，知道疤豺狗是被这旗吓坏了。

第十回

黄脸狼夜审红旗案 刘婶子刀下救铁星

从县城传来的隆隆的爆炸声，不是炮响，而是警备队的老窝几乎被炸了个底儿朝上。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12_1.bmp}

县城里日伪军警备司令部为了加强各据点的防御工事，并准备在“扫荡”和“蚕食”中增设新的据点，迫令城关七家铁匠炉赶制几千个鹰爪钉子。王铁匠按军分区和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城区展开活动，打击敌人，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他跟铁匠炉上的同志们商量之后，先是组织怠工。那监工催货的伪副官在七家炉子之间跑酸了腿，钉子还是出不了多少，急得他暴跳如雷。有人便暗暗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觉得这个主意又省力，又省心，就决定实行。

这天刚蒙蒙亮，铁匠们三个一帮，两个一伙，挑着风箱铁砧等打铁的家什，来到了警备队门前的街上。人都到齐了，王铁匠就到警备队门口找那监工的副官。过了好一会儿，那副官才打着呵欠、揉着眼睛走出来，眼皮儿没抬就骂骂咧咧地嚷道：“谁让你们他妈的这么早就来！”王铁匠哈哈一笑，应道：“来晚了，误了限期，副官还不打我们的板子！”那副官觉得没什么可发作的，便说：“算是老子倒霉，领了这么个苦差事。”他抬眼见王铁匠衣着齐整，头戴礼帽，不像个铁匠，心里有些疑惑。王铁匠泰然一笑，又说：“这回七个炉子都弄到了副官的眼皮儿底下，可就苦了各炉掌柜的了，赚钱的活儿作不成了。掌柜的托我跟副官联络联络，让他们早点儿把活干完了，掌柜的是忘不了副官的好处的！”那副官听了，这才绷着脸儿说：“那好吧，这开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老子脾气不大好，谁要敢在这儿磨洋工，哼……”王铁匠说：“有我哪！头晌挖土起炉，下晌就升火开工。不过，师傅们开饭睡觉总不能都在炉上，七个炉子铺底也不小，是不是派个岗哨好些？”那副官有点儿不耐烦了，挥挥手说：“用不着，把炉支在大墙底下，那上边就是岗！”王铁匠巴不得这一说，便向铁匠们挥手说：“伙计们，别候着啦，跟我来！”王铁匠向那副官说：“副官尽管垫起枕头睡好了。”说完就领着铁匠们直奔警备队大门旁边那高高的墙堡。

就在陈家堡炮楼上飘起红旗的时候，城里警备队的弹药库，日本兵营房里的马棚，和紧相挨着的草料库，都起了大火。最使敌人丧胆的是警备队墙堡下的七个铁匠炉上，七个风箱都爆炸了，那巨大的声音，那巨大的力量，把半堵墙堡推倒了。一些伪军们在“清乡灭共”的甜梦里被烧死了，被埋葬了；弹药库轰隆轰隆、辟里啪啦的爆炸起来。火烧得更凶了，敌人关了城门，满街满城一队队巡逻兵，见到可疑的人就抓，看到乱跑的人就开枪……

地下英雄们的英勇战斗，就如王铁匠曾经对铁星说过的，配合根据地反“扫荡”斗争，闹得县城里翻山倒海，使敌人的老窝遭到了狠狠的打击！

那浓烟，那烈火，那巨大的爆炸声，方圆几十里都看得真，听得清。日伪军的“清乡”队里，敌人吓慌了神，以为准是八路军主力调到他们屁股后头端他们的老窝去了，就赶忙往回撤。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哪里肯放松，一边追一边打，把敌人在边沿区抢走的牲口、粮食、民夫等大部都追了回来。

这天晚上，黄脸狼和陈三怪也像夹尾狗似的撤回到陈家堡。

那时天已黑定，炮楼里透出灯亮来。黄脸狼命人先到桥头叫门。疤豺狗这时候已恢复了元气，在大炮楼上仔细盘问，不肯开门。后边的黄脸狼打马奔来，炮楼上丢下“亮子”，照得清楚了，才放队伍进去。

疤豺狗把白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向黄脸狼作了报告，用尽办法开脱自己的责任。最后说：“大炮楼的尸体还未搬动，等中队长回来察看。”黄脸狼气得黄脸变成白脸，水泡眼一，猛一跺脚站起来，刷一声抽出横放在桌子上的战刀。那疤豺狗打了个冷战，黄脸狼跳开一步，刀片子乱闪，卡喳卡喳几声。疤豺狗以为砍的是自个的颈骨，睁眼看时，却见一把红木太师椅子被砍得七零八落。

黄脸狼把刀扔在桌子上，呼哧呼哧喘着，恶狠狠地对疤豺狗吼道：“姓巴的！亏你跟共产党斗了这多年，就没长一点见识？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怎么办！”

黄脸狼知道：疤豺狗本是警备大队的副官，大队长的亲信，山本的特务，派到这个据点当队副，平日里不大听从调用不说，还时常找别扭，这回正好借故制他。疤豺狗觉得自己出了大漏子，到大队长那儿也说不过去，叫日本人知道了更要坏事，便只得服服帖帖地听黄脸狼的训斥。

黄脸狼见疤豺狗服软了，这才安静下来，瞅着屋顶棚老半天，才说：“陈家堡是皇军很器重的据点，这回竟叫八路军大摇大摆进来占了便宜，照实上报的话，你的责任可太大了。为了你，兄弟我不得不‘两肋插刀’了。我们只说：共匪数百人，乘虚袭击，留守官兵英勇奋战，排长一名，士兵九名阵亡，弹药消耗若干……你看怎样？”疤豺狗一听把自己开脱出来了，又是打恭，又是作揖，连声说：“多亏你关照，多亏你关照！”黄脸狼说：“不过这做内线的要是不查出来，我们的脖子迟早要挨刀！”

正在这个时候，铁星提着壶开水走了进来。

黄脸狼扶着桌子站起来，水泡眼眯缝着，里面有一对小亮点可怕地游动着。铁星觉得那亮光正射到自己身上。他放下水壶，转身要走，背后砰的一声响，便不由得停住脚步。回头一看，见黄脸狼两眼瞪得溜圆，一个拳头压在桌子上，牙缝里挤出三个字：“跑不了！”

铁星愣愣地说：“我没跑啊！”

黄脸狼把手一挥，喝道：“滚你的！”

铁星这才知道，黄脸狼只不过是瞎咋唬，根本没抓着把柄，心里就落实了。

他回到自己屋里，把门闩上，摸黑躺到炕上，又想起白天那突然到来的战斗，想起黄脸狼那凶恶的样子，想着那红旗，脑子里又翻腾起来。他想：“敌人真要朝咱们来，就好好跟他斗一斗。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就得象个共产党八路军的样子……”

铁星越想心里越热，硬是睡不着，好像这就要和敌人斗斗似的。

{ewc MVIMAGE, MVIMAGE, !16100130_0116_1.bmp}

外面风大了，刮得院子里的电话线呜呜叫，隐约听到一阵阵狗咬狼嚎似的吆喝声。铁星爬起来，搬开囤底，下到地窖里，从枪眼孔往外看，望见外面白汪汪的河水哗哗地流着，拉铁丝网的木桩子，像排着队的小人儿，一动不动的站在河岸上；再往远处看，青石岭被笼罩在灰蒙蒙的夜雾里。杨爷爷和小凤，这时候或许还在灯下坐着，猜想大院里发生的事情呢……

万一有问题，要是能把枪眼窗外口的石头扒开，钻出去，跳下河里，钻过铁丝网，就可以脱身了……不，自个儿悄悄的走了算什么？留在大院里，真出了事儿，就自己担着，不能让于德新他们吃亏。孙虎他们大摇大摆进据点来，干得多好！于德新白天干得多利落！对，走着瞧吧！

铁星坐在窗台上想了一会儿，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他又走近角落里，掀开破木箱子，拿出他偷来的藏在这里的四个手榴弹，摸出地容，重新埋在墙角的一个窟窿里，准备万一需要时好取用。一切安排停当，他舒了几口气，这才上了炕，用大氅裹紧身子，缩在冷冰冰的土炕上睡下了。

半夜的时候，铁星正做些没头没脑的梦，忽然咣郎一声，房门被踹开，一道刺眼的手电光射得他睁不开眼。有人把他拖起来，推推拉拉到了正厅。

铁星搓搓眼，定神一看，煤油吊灯下面，黄脸狼披着狐皮大氅，两眼红红的，坐在太师椅子上。陈三怪捧着不冒烟的水烟袋，坐在对面，两眼昏昏，强打着精神。那疤豺狗却敞着怀，日式战斗帽扣在脑后，挽袖子捋胳膊，握着皮条马鞭子，一只脚踩着板凳，满脸杀气瞪着铁星。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16_1.bmp}

铁星听到脚旁悉悉响，低头看时，暗影里躺着一个人，细看却是刘婶。他不觉一惊，心里说：“怎么扯拉上她了？”

刘婶抬起身子坐起来，掠了掠头发，抬眼望一下铁星，便把脸转向墙壁，不动了。

黄脸狼拿起桌上一块红布，慢声慢气地说：“王铁星，别害怕，没你的事儿。你看看这块包袱皮儿是谁的？”

铁星接过那块布，见是那面红旗，想不到黄脸狼抓住了这根线，只答道：“我不晓得。”

官司审了半夜，疤豺狗已经很不耐烦。他把鞭梢儿往铁星脸上狠狠地扫了一下，喝道：“老实点！小心扒了你的皮！快说实话！”

铁星倒退了两步，又细看手上那红旗，心里却在打主意。不想这时候，刘婶忽然仰起脸来对黄脸狼说：“黄队长！事到如今，我就认了吧！这红包袱皮儿，小铁匠是见到过的，我不赖他！”

正厅里突然像拉紧了了的弓，黄脸狼他们没想到铁星一出面，就把这条线扯出来了。黄脸狼朝着那把三角眼瞪得溜圆的陈三怪，把手一摊，哼了一声，意思是：你看怎么样？陈三怪原以为黄脸狼从刘婶身上打主意未免可笑，这时候觉得出乎意料，不禁也登的站了起来，他们都扔开铁星，围上刘婶。黄脸狼故作温和地说：“好哇！这不就对了么？呃，这么说这旗是你缝的？”刘婶回道：“是谁缝的我可不知道。”黄脸狼脸色一沉，咬着牙根子问道：“你不知道谁知道？这不是你的东西吗？”刘婶子回道：“是我的。可前些日子我洗了它，晒在院子里，晚上要收就不见了。我寻思：是哪位弟兄拿去了吧！算了，一块旧包袱皮，值不得去得罪当兵的！我就没言声。”

红艳艳的包袱皮，晒在院子里十分耀眼。黄脸狼他们记起有人在院子里晒过红布，所以才查到刘婶身上的。起先刘婶不承认红旗是她的，拉出铁星来一时证就承认，倒出乎黄脸狼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只知道刘婶和铁星是对头冤家，根本想不到刘婶为了开脱铁星，才承认红包袱皮是她的。黄脸狼他们以为抓住了牛尾巴不愁拖不出牛，立刻得意起来。刘婶却三句话推了个一干二净，又使他们堕到五里雾中了。那黄脸狼就更加恼怒，把眼一瞪，扯着嗓子凶狼地喊道：“给我拉出去刷了她！”那疤豺狗早已忍不住了，黄脸狼

吼声还没落，就扯起刘婶拖到院子里。

铁星心底像滚了锅的水，翻上搅下！他惊疑刘婶为什么要应承红包袱皮是她的。他本想开脱刘婶，说明不是她的，可是又不知道她这打的是什么主意，也就没法张口。

院子里，两个伪军挑着马灯，四个伪军用刺刀顶在刘婶的心窝上。刘婶头发蓬乱，衣衫单薄，冬夜的寒风吹着她，敌人的刺刀逼着她，她仍然精神百倍地站在那儿，和发了疯似的疤豺狗顶对。

疤豺狗提着马鞭子，拉出恶狗要吃人的架势，喝道：“怎么样？阎队长对你客气，是想感化你，实话招了，既往不咎。要是你不识时务，就别怪咱巴财手段厉害！阎队长把你交给我了，咱巴财从前是干什么的，你听说过吧！”

刘婶脸上挂着笑容，使疤豺狗非常难堪。她说：“巴队副的名声，普天下没有不晓得的。可巴队副你也得明白，俺要是怕你，就不会在陈家大院干这份差事，你打你的霹雷，我唱我的曲儿。俺来到大院也没承想在这里安身立命。区长和太太们的‘大恩大德’留下俺，俺没有开天辟地的大功劳，可也尽到了自己的本分。现在刀把儿在你手里，要杀要剐还不是随便？可是你杀了个老婆子，还是倒转不了乾坤。……”

刘婶这一席话，敌人是品不出多少滋味的，可是她那满不在乎的神情，却使疤豺狗暴跳如雷。他眼也直了，嘴也歪了，噗哧一声，抽了刘婶一鞭子，叫道：“少给我磨牙，快说，你跟大金牙是什么关系？”

刘婶子冷笑一声说道：“什么关系？反正他活着我不笑，他死了我不哭！”

疤豺狗觉得受了耍戏似的，把马鞭子一抡，吼道：“干嘛！老子跟你闹着玩吗？弟兄们！预备刺！”

那两个提马灯的往两旁一闪，端刺刀的刷地退后一步，枪把子往回一收，弯起前腿，作出预备刺的架势。疤豺狗又吼道：“趁早说实话！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就晚啦！”

铁星一看这阵势，生怕刘婶子遭毒手，心一哆嗦，禁不住啊地一声叫起来。疤豺狗、黄脸狼一齐转过脸来，阴森森地问道：“你哇哇什么？怕啦？”

铁星愣了一会儿，猛然清醒过来，点了点头，说：“怕！”

黄脸狼像是笑了笑，又说：“你敢不给我说实话么？”

铁星故意畏畏缩缩地说：“我说实话！我说实话！”

黄脸狼问道：“你准知道那红旗是老妈子的么？”

铁星又点了点头说：“是，是她的。”

黄脸狼又问：“大金牙常到厨房里去么？”

铁星说：“没见他去过。”

黄脸狼问：“那红包袱皮儿是大金牙偷去的么？”

铁星不回答了。把脸转到一旁，象是不敢看黄脸狼的眼睛。黄脸狼突然把脚一跺，嗖地抽出裤兜里的手枪，喝了一声：“说！”

铁星心里一直在翻腾着，从刚才的审问中，并联想到平时，他觉察到，刘婶一定是自己的同志。他常听哥哥说：真正的革命者，在紧要关头总是英勇的挺立着，敌人的刺刀、鞭子和野兽般的吼叫，都吓不倒他。

“说！说！说！”黄脸狼用枪口顶了一下铁星的太阳穴，大吼着。

铁星缩到墙角上，装得结结巴巴地说：“我说，我说……那包袱皮儿是……是……是我偷的！”

这又是一个惊人的意外！黄脸狼忙把铁星拉过来，水泡眼里那亮点儿一

动不动的盯着铁星：“往下说，往下说，说实话没你的事儿！”

铁星说：“那天我爬炮楼玩，大金牙叫住我，要我把院子里晒的红包袱皮偷给他。他说：‘偷回来就给你一块钱，偷不回来，以后就不许你爬炮楼子！爬上来就一脚踢你下去！’我知道那东西是刘老妈子的，心想：偷就偷吧，反正老妈子老跟我作对头，偷来了，赚了钱还出了气，就……就偷给大金牙了。可我……我敢保险，大金牙根本就不像个八路！”

黄脸狼喝道：“你凭什么给他保险？”

铁星垂下头不出声了。

这条线儿绕来绕去，又回到大金牙身上了！黄脸狼哪里肯放过，他见铁星不作声，便追问道：“说呀！”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21_1.bmp}

铁星张了张嘴，瞅瞅旁边伸着脖子听得出神的陈三怪，又把头垂下了。

黄脸狼见铁星老瞅那陈三怪，心想其中必有缘故，便对三怪说：“你老进里屋歇歇去吧！”陈三怪只得纳闷着进里屋去了。铁星才神秘地贴着黄脸狼的耳朵说了几句话。那黄脸狼听着，脸上一青一白。听完了，他盯了铁星好一会儿，才对疤豺狗说：“歇会儿去吧！我也累了！”疤豺狗疑疑惑惑走出去，黄脸狼才一转身奔到里屋，气嘘嘘地把蒙在被窝里的陈大伦拖了起来。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22_1.bmp}

那陈大伦听着外面在审问和拷打，哪里睡得着！黄脸狼突然来揭开他的被窝，吓得妈呀一声大嚎起来。黄脸狼忙用手掌捂住他的嘴，低声喝道：“别嚷嚷！说实话！你和大金牙他们搞的什么鬼？”陈大伦浑身打颤，哼呀哼呀的说不出话来。陈三怪两口子和小死鸡儿，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齐跑过来叫道：“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黄脸狼也不回答，直到逼着陈大伦说了实话，这才松开了手。陈大伦全身早软了，咕咚一声倒了下去。

陈三怪一家大眼瞪小眼，说不出半句话来。黄脸狼知道陈大伦不过是贪财，受人利用了。他虚张声势地说：“你们说，我这个官还当不当了？脑袋还要不要了？上边知道我阎世普纵容亲戚盗卖军火，吃里扒外私通八路，这罪过还不该枪毙么？”

他这一说，陈家老少更是骇怕。陈三怪还硬挺着说：“一人作事一人当，大伦犯了罪，让大伦去挨枪子儿！”火罐子婆和小死鸡儿听这么一说，都号陶大哭起来，并央告黄脸狼出个主意。黄脸娘长叹一声，说道：“这事儿可不许走漏出去，听我的主意！”说着一步跨出门，找疤豺狗商量去了。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23_1.bmp}

第十一回

破封锁爷孙传密令 托打雁铁星出狼窝

一场紧张的斗争算是告一段落，铁星心里说不出的喜悦，走起路来也浑身是劲儿。他觉得什么黄脸狼，陈三怪，净是废物；疤豺狗更是一肚子白屎，都拿我们没办法！他想起这个大院子里，于德新是同志，刘婶也是个同志，他们多了不起呀！刘婶在敌人刺刀下那么刚强。她哪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真象是哥哥讲过的八路军里的英雄哩！他到厨房里提水，禁不住内心的感情，小声说：“刘婶儿，你是不是也是……”刘婶正在往壶里灌水，洁白的蒸气腾腾冒着。她慈祥的脸庞上掠过一丝亲切的微笑，可又严厉地喝住铁星说：“少废话！”铁星张口结舌，说不出半句话来，可心里却热乎乎的，仍然瞅着刘婶傻笑。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24_1.bmp}

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得有人说：“杨老头儿禀见东家。”

铁星把着门框向外一看，只见杨爷爷前头走，后面跟着满身穿得簇新的小凤，转眼工夫已进了正屋。铁星好几个月没见爷爷和小凤了，一见他们的影子，高兴得立刻想走过去打招呼，可是心里猛然咯登一下，意识到自己是在陈家大院，就停住了脚步。他想，据点里封锁得很严密，常听见李文在外面拉胡琴要情况，却没法儿出去接个头。杨爷爷今日亲自来了，必定有重要事情要联系，就特别注意看他的眼色行事。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25_1.bmp}

杨爷爷为什么这时候忽然来到据点里呢？原来昨天晚上，他和孙虎有过长时间的商量。

根据城里来的确实情报，王铁匠在大爆破以后，为了掩护别的同志往外撤，自己晚走了一步，不幸被捕了。他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没有暴露任何情况。敌人这次吃了大亏，决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案子的，还想从王铁匠嘴里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那也是枉费心机。不过这件事很可能牵连到在陈家堡的铁星。因此必须想法通知铁星，叫他赶快撤出来。可是敌人封锁得很严，里外完全断绝了联系，光知道从里面抬出来八具尸体，都是谁呢，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到这里，孙虎说：“看来现在只好让青石岭大炮楼里的人进去一趟了。不过这只是个万不得已的办法。他们去，只能探听一下里面的情况，设法和里面的同志取得联系。”

杨爷爷听了，好长时间没有吱声，他右手捋着银白胡须，想了一会儿，才说：“这种时候叫他们去撞，那可不行！还是让小凤跟我去一趟吧！”

孙虎说：“你去不得，敌人疯狗似地到处抓人，万一出了差错……”

杨爷爷说：“不怕！我已经有进去的办法了！”说着就站了起来。

孙虎看杨爷爷这股充满自信的神情，又惊又喜说：“这就走？”

杨爷爷说：“我和小凤商量着，打点一下就走。”

孙虎说：“冷不防你走这一趟，敌人一定会猜疑的，可千万注意保重啊！”这话算叫孙虎说着了。

杨爷爷来到陈家大院，确实引起了敌人一场猜疑。听到禀报的时候，陈三怪想：年过了，山货送来了，帐也算了，他又跑来干什么？黄脸狼正在自

己房里端着大烟枪，耷拉着眼皮想心事，听说这话也鼓起眼睛问小死鸡儿道：“哪个杨老头儿？是在青石岭给你们家管山林的吗？”小死鸡儿答道：“是他。是个孤老头子——老伴儿早死了，儿子和媳妇下了关东，赶上事变，至今没有个信儿。”黄脸狼又问：“他为人怎么样？”小死鸡儿道：“这老头儿可是个怪人，穷的没家没业，多少年也没续得起一个老伴儿。可那个穷鬼遭了急难，只要他钱包里还有几个子儿，全给了人家也不心疼。从前每逢过年过节来到大院，伙计们总拉他说上半天《西游记》，灌他个醉醺醺的才放他走。咱爹管他叫傻杨头，可他从来不对俺们说句中听的话。咱们家吃的用的山货，都是他交上来的。咱跟他要东西，本来是顺乎情理，可咱爹偏偏装作跟他央告。老头儿口里不答话，可过后咱爹吩咐伙计去拿，十有八九不会空手回来，要是硬要，伙计跑断了腿也白搭。这老头儿，咱爹可是摸着他的脾气呢！”

“摸个屁！”黄脸狼鼻子里哼了一声，一骨碌爬起来说：“这年头是穷人，多半向着共产党！”小死鸡儿尖声嘎嘎地笑道：“你是叫共产党整毛了！”黄脸狼不屑回答地冷笑了一声，自语道：“这种时候，他来干什么？”

这时候，只听到正厅里火罐子婆哈哈笑着说：“老杨头可真有福气！看这闺女长得象枝水仙花儿似的。我只听说你有个孙女，可没料到这么招人喜欢。”一个苍老而又洪亮的声音——无疑是那杨老头了——哈哈一笑说道：“那是因为她是在山上喝露水长大的。”陈三怪搭讪着说：“老杨晚年算是有指望了。等闺女大了，找上个做官的，你就静等享福吧！”一个怯生生的女孩的声音叫道：“爷爷！咱们快回去吧！”火罐子婆和陈三怪一阵哈哈大笑。又听陈大伦兴致勃勃地嚷道：“妈！我也喜欢她，就留她在咱们家耍上几天吧！”又听那杨老头儿说：“谢大少爷。她野生野长的，还是在外边飞着好。”火罐子婆心里怪大伦竟认起真来，嘴里却说：“是离不开爷爷呢！大伦，领她到厨房里，要刘妈给弄点好吃的。”陈大伦巴不得这一句，拉上小凤说：“走吧！小凤！”黄脸狼听到这里，忽地奔了出去。

陈大伦拉着小凤刚迈过门坎，只听见一声大喝：“回来！”陈大伦回头一望，是他姐夫，腿劲儿就没了。疤豺狗也赶上一步堵住了去路。

小凤觑眼看见铁星在厢房门口，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她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还活着，心里又是喜又是急。

疤豺狗拉起小凤要回厅房里去。小凤死命蹲在地上哭喊爷爷。杨爷爷在屋里叫道：“凤儿！别闹了，就在门外候一会儿，咱们就走。”

疤豺狗只好松了手，低声威吓道：“不许四处乱跑！”他迈进厅房，嚷道：“这是哪儿来的贵客呀？”他见地上两个篮子，一个装着些山货，一个装着个半大酒坛子，并嗅到一股地瓜烧酒的香气，就咽了口唾沫说道：“怎么？不过年不过节，送的什么礼呀？”黄脸狼也接上说：“当老百姓的，怎么能往营盘里乱闯？”陈三怪虽然也觉得杨老头儿来的稀奇，可人家是送礼上门，不能开口就是盘问。火罐子婆是见财就喜、逢礼就收的人，没顾上想别的，这一闹，只觉得十分扫兴。

杨爷爷不慌不忙，端详着黄脸狼问道：“这位就是区长的贵亲——阎队长吗？”杨爷爷不见有人答话，便拉下脸来说道：“三岁的孩子也晓得：陈家大院不是老百姓走动的地方。可我是奔着东家来的！因为我有难处！”杨爷爷看一眼那些死了娘似的脸，大声说：“我是来求求东家帮我一把，让我们爷孙俩在陈家堡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要不，就只有投奔八路军去了！”

这话像一声晴天霹雷，轰得大厅里的人们一愣，然后忽啦一声都围上杨爷爷，几乎同声问道：“是怎么回事？！”

杨爷爷气乎乎地继续诉说起来：“青石岭上大炮楼里的弟兄们，逼得我吃不成东家这碗饭了！他们三天两头下来找我的麻烦，要这要那，偷鸡摸鸭子。我气极了就说：‘你们拿吧！反正这儿都属陈区长所有。’可他们怎么说？‘陈区长算个什么东西？刮地皮当皇上。我们当兵的蹲炮楼受洋罪，有谁管来着？’有的说：‘我不是老老小小都在治安区，早就投降八路军去啦！’我说，‘弟兄们，这就不对了，你们警备队阎中队长不也是陈区长的亲戚吗？有困难去找阎队长嘛！’那些当兵的听了骂得更厉害，我简直学舌不得……”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29_1.bmp}

陈家人听着早就吃不住了，只是由于黄脸狼未动声色，才没有吭声的。眼看要骂到黄脸狼身上，黄脸狼才装作很不耐烦的站起来说：“妈的，回去告诉他们，要他们投降八路去好了！你也去！”

杨爷爷摇头苦笑道：“我？一来没那种胆量，二来八路里头也没我的东家和我的亲戚，三来我们爷孙儿俩拿不动枪打不得仗，八路军要我们吃饭去？”

黄脸狼听到这儿，挤着水泡眼笑起来，对杨爷爷说：“走，到里屋咱们好好谈谈！”说完，就迎客似的去打开房门的帘子……

厢房里铁星正等得焦急，想去接头，可又找不着机会。他从门口向外一看，只见小凤一双水汪汪的十分精明的大眼睛，正亲切地望着自己，还把手指在地上使劲一划。铁星急忙坐在门坎上，使劲往外瞅，可也瞅不见地上划的什么。小凤还是咬着下嘴唇儿，仍然低着头在地上画来画去，眼前划乱了，就挪个地方划。铁星猛想起院子里还晒着劈柴，心里一喜，跑出去一面翻晒劈柴，一面偷偷地看了个仔细。早先他在村学里和小凤一同念过两年书。事变以后，爹死了，村学也散了，再就没有念过，但字儿还认得几个。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30_1.bmp}

不一会儿陈家人和黄脸狼他们，像送贵客似的送杨爷爷出来。小凤却蹲在地上不起来，杨爷爷大声叫道：“这孩子！听见没有，爷爷叫你走哇！”小凤拍拍手上的土，站起来嚷道：“又要到哪里去”杨爷爷发火地说：“到哪里去？旁的道儿没有，出了大院往西——回家去！”小凤跺跺脚撅着嘴说：“爷爷！你看小铁匠还在这里玩呢！”杨爷爷拍一下小凤的后背，喝道：“人家是老当差！你要是不听话，丢给狼狗吃了你！”

爷孙俩吵吵嚷嚷，黄脸狼不耐烦地说：“小姑娘，回去也不要紧。有人再敢欺侮你们，我马上派兵去把他抓起来！”火罐子婆却说：“闺女不愿回去，就留到我这里，跟我进城去相个好女婿吧！”小凤忙拖着爷爷挑着的空篮子往外跑。“送客”的人们一阵哈哈大笑，杨爷爷和小凤头也不回地出了大门。

铁星猛回头，见刘婶站在门口凝神思谋什么。刘婶是不是已经懂得了杨爷爷和小凤的用意了呢？要不，她在想什么呢？他把劈柴抱进厨房。又想：爷爷和小凤的那些话明明是传信叫他快出大院，可是危险已经过去啦，为什么还要走？刚进来的那些日子，他天天都想着出去，可现在……他又想，会不会是听错猜错了呢？小凤在地上是不是还写了别的？他探头往外一望，不禁呀了一声，原来疤豺狗背搭着手，就在小凤画过的地方低着头走来走去！铁星心里怦怦乱跳起来。他忙提起一把开水壶，向大厅走去。疤豺狗突然抬

起头来叫道：“小铁匠，过来！”铁星住屋里努努嘴说：“有事呢！”疤豺狗恼怒地又叫道：“过来！”铁星装作很不高兴地走过去。疤豺狗用下巴向地上指了指说：“看看，地上画的是什？”铁星早就看过，地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好些“十千”、“八万”和“早”字，还画了一个大门框框，门框框里画着个小人儿。意思就是一个人出大门去，“十千”“八万”就是“千千万万”的意思，“早”字就是要“早些”……他故意装着俯身细看了半天，才抬起身子来，笑道：“巴队副，你想考我呀，可你把字写错了！纸牌上有个‘八万’和‘老千’，哪里有什么‘十千’呢？哦，是偷鸡的那个时迁吧！”疤豺狗不耐烦地说：“我问你知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意思！”铁星笑道：“意思？就是你赌纸牌，刚刚抓到个‘老千’和‘八万’，要赢钱——还早着呢！”疤豺狗鼻子里哼了一声，像要发作，忽然几声雁叫，一队大雁嗖嗖地飞过大院。刘婶出来仰脸看了看，自言自语说：“真好肥的雁。”疤豺狗也仰起脸儿，把枪抽出来又放回去，用脚把地上画的东西擦掉，狠狠推开铁星，就背着手儿踢踢踢走了。

铁星回到厨房，吃着饭的时候，把小凤那些字画的意思又想了一遍，决定立刻想办法走。

可是，找不着机会，又没翅膀，怎么出大院呢！

勾嘎！勾嘎！又一群大雁叫着飞过去。铁星扒着饭，望望门外的天空，心里一个劲的翻腾……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32_1.bmp}

一排排大雁叫着从大院的上空掠过。它们飞得很低，扇动翅膀的滋滋声也听得见。天已近傍晚了，雁群是飞向村东草芥里过夜的。太平年代，这时候总有些人藏在草芥的边沿上，趁黄昏用鸟枪打落雁。

铁星仰望天空，不免回忆起从前躲在坟地里看打雁那快乐的情景……忽然，陈大伦从正房里闯出来，也仰着脖子看那雁群，抓耳搔腮地在院子里打转转。

这陈大伦自从受了黄脸狼的审，也不大出陈家大院的大门了，整日垂头丧气，非常无聊。卖子弹弄到的钱被他爹没收了，赌钱也就没了本钱。当兵的捞不到赚头，也就不稀罕他了。他没处混没处耍，便不时往厨房跑，不是调着法儿跟刘婶惹气斗嘴，就是逗引铁星解闷。

这会儿，铁星见陈大伦仰天焦急的样儿，已把他的心事猜个八九不离十。刘婶正巧从大厅里走出来，她走近陈大伦身边，带点儿嘲讽地说：“大伦，想吃雁儿肉了！”陈大伦白了刘婶一眼，没有出声。刘婶又说：“去东芥里打两只回来呀！”陈大伦拉长了脸，脖子一扭说道：“没枪！”刘婶啧啧了两声，说道：“看你也是个窝囊废！”陈大伦张了张嘴巴，没吱声。刘婶又说：“这阵子可学老实了。王母娘娘的龙头拐他也能登上西天拿回来，可是别学他”，说着便向厨房走来。她见铁星正坐在门坎上愁眉苦脸地瞅着天空出神，低声说：“大少爷想去打雁都想疯了。大雁飞，靠翅膀儿，人要飞靠脚掌儿，坐着是飞不了的！”铁星听了，怔了一会儿，脸上突然象放了晴的天气。他看一眼刘婶，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33_1.bmp}

铁星到院子里，朝愣在那儿的陈大伦打了一声唿哨，便径自朝自己的住屋走去。陈大伦好似想起什么大事，也急忙跟了进去。铁星进了里屋，转回身来问道：“你跟我来干什么？”陈大伦把眼睛一瞪，说道：“别装算！是

谁告诉俺姐夫我偷子弹的？”铁星顶撞道：“又问！又问！中队长叫保守秘密！”陈大伦朝铁星猛地跨了一步，举起拳头像是要打。铁星急忙一闪，陈大伦却放下拳头，指指铁星的鼻子说：“跟我也保守秘密？哼！这次饶了你！俺姐夫说了：要不是你早报告，我兴许叫八路拐跑了，当了小俘虏呢！”

拉紧的弓突然松了下来。铁星觉得时机已到，便说：“我也告诉你，别跟我过意不去就没你的亏吃！”陈大伦把脖子朝前一伸，没说出话来。铁星故意转了话题说：“别扯些没味的……你听，老雁都落到东芥里去了！”提起老雁，陈大伦唉声叹气地坐到炕沿上，不出声了。铁星挑逗地说：“我要有杆枪，就去打两只回来！”陈大伦斜了铁星一眼说道：“你想的不赖！”铁星想到地窖里的鸟枪，便逗引大伦说：“呃！有土枪也行啊！”陈大伦丧气地说：“有倒是有的，可引火帽臭几百辈子了！”这一点铁星是知道的，他不过是拿这话套套大伦而已。

铁星随着雁声奔到门口，朝天空望着说：“哎呀！有多少呀！东芥里一定落满了，一枪能打几个下来！”他说着又奔回屋里，见陈大伦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又怂恿道：“跟你姐夫要杆枪，我陪你到东芥去！”陈大伦嘟囔道：“他才不会给呢！真是黄脸狼！”铁星说：“那就跟你爹要！”大伦说：“俺爹还不是听姐夫的！”

铁星跳起来说：“你真是个草包！一个是亲老子，一个是姐夫哥儿，不给就偷！他们能把你怎么着？打回老雁来，他们吃上香喷喷的老雁肉，还不是要夸你？”

铁星的话，句句打中了陈大伦的心，他想来想去，也只想到一个“偷”字。只是上回因“偷”字出了事，这会儿还有些忌惮。他虽然端着少爷架子，可心眼儿里十分信服铁星。可铁星这么一鼓动，他胆子又壮起来，便转身直奔正房去了。

不一会儿，陈大伦从正屋里跑出来了，身上还穿上了棉大氅。他朝铁星眼儿，表示一切都很顺利。铁星又朝厨房望了一眼，冲里边说：“刘婶子，我出去了！”刘婶子心里欢喜，却在里头回道：“管你哩，反正晚饭我不给你留！”铁星心里想跟刘婶告别，有些恋恋不舍。陈大伦哪里晓得，催促道：“一顿两顿不吃就饿死你啦？走吧！”

两个人在大门口编着话儿，好容易取得门岗的同意，才溜烟跑了出去。来到桥头上，铁星见李文蹲在桥头卖烟卷，望着他满脸欢喜。他跑过去，猛地一脚踢翻了李文的篮子，喝一声：“滚蛋！”李文回骂道：“你小子有种跟我走！我等着你！”说着把手向西一挥。铁星知道这是李文通知他转移的方向。李文收拾着货篮子，嘴里骂的又丑又狠，心里却喜上加喜。他为接应铁星，在桥头上已经整整转悠了一天，收拾好了货篮子，就去通知自己人了。

柳林子后边是一大片坟地，一堆堆坟丘，一块块石碑，黑松荒草，是个很好隐蔽的地带。陈大伦把枪掏出来，压好子弹，命令铁星蹲在一个大坟堆后面不许动，他独个儿猫着腰，往坟地北面的麦地那边靠。那儿密密的雁群，把麦地都要遮盖了。

铁星扶着一张石桌——割疤豺狗马尾的那夜里，他曾在这儿藏身——略略抬起身子，偷眼一看，疤豺狗他们也掩掩藏藏地进了草芥，散成一溜儿，趴在草窝里，围成半个圈儿。他心里盘算着如何脱离敌人的监视。这时候陈大伦也在一个坟堆后面趴下了，正把枪向雁群瞄准。啊！那是一支乌黑发蓝的匣子枪，可拿着它的，却是个娇生惯养的笨蛋！去！去把它夺下来，有

了这支枪，也许能拚着命冲出去？疤豺狗他们就在身后，他们的枪口正对准着这儿呢！铁星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又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是胆怯了吗？不，铁星心里想的是杨爷爷冒着危险进大院通知他赶快回到自己人那边去，很可能是武工队需要大院里的详细情况，要不是十分要紧，杨爷爷是不会亲自出马的。对，一定要跑出去，把满脑袋的敌情带给武工队，对！不能冒失，不能跟敌人硬拚。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36_1.bmp}

陈大伦这时候举起那乌黑发蓝的匣子枪，砰！砰！几声，呼啸着的枪弹射向了麦地里的雁群。受惊的大雁勾嘎地叫着，慌乱地飞向那昏黄的天空。突然又是一阵枪响，那些趴在草窝子里的伪军似乎忘了自己的任务，也朝飞起来的雁群射击起来，还呼喊向中了弹的落下来的大雁奔跑过去。铁星趁这机会跃身而起，直向草芥南面的一带椴罗丛飞奔过去——从那儿往西便是一个场院，那高高的草垛是极好的掩蔽物。穿过场院往西，只要进了青石岭东麓的树丛，就是鱼归大海了……

突然，草窝里蹦起一个家伙，大喝了一声：“往那儿跑！”一只乌黑的枪管顶住了铁星的胸膛。铁星看清了疤豺狗那歪扭着的疤痢脸，心里一惊，暗暗骂道：“这狗！”他并不慌张，只是咧嘴一笑，抓住那冰冷的枪管儿，笑说道：“嘿嘿，没抢着老雁，倒撞上了巴队副！”疤豺狗黑着脸用力一推，铁星便踉跄着跌出好几步远。正好陈大伦提着一只死雁跑过来，两个伪军紧紧追着他不放，三个人扭在一起，互相叫骂。

铁星向近旁的苇子丛掠了一眼，蹭地站了起来，也叫喊着：“别争啦！别争啦！”他跃向死抱住大雁哭喊着的陈大伦，一把夺过了手枪。铁星心里算计，只要夺枪成功，撩倒了疤豺狗，等其他伪军醒过神来，他早就钻进苇子丛里了；就是夺枪不成，疤豺狗也抓不到什么“罪证”。没想到那疤豺狗的狗眼一刻也不放过铁星。铁星刚把枪夺到手，这个老特务已经从铁星背后，死死卡住了铁星拿枪的手脖子。铁星还想挣扎，疤豺狗狠砸了一下铁星的脑袋，伸腿一绊，把铁星撂倒在地上，夺了他手里的枪，喝令伪军用皮带捆了他的双臂。然后指挥伪军们枪上刺刀弹上膛，带着死雁，杀气腾腾地押着铁星，揪着陈大伦便往回走。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37_1.bmp}

疤豺狗出大院的时候，曾向黄脸狼打了个招呼，只说了外面有情况。黄脸狼在大院里听到枪声，也闹不清出了多大的事情，急忙在院里院外和街口上都加派了警戒，真是如临大敌。接应铁星的同志在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一时难以下手，都十分着急。

疤豺狗一行回到村子，天色已是黄昏以后，陈家堡的大炮楼黑黝黝的，更是阴森可怕。李文不顾敌人的封锁，说是给巴队长送酒来了，可是他仍然没法接近桥头，只好老远地招呼道：“巴队副！打了好多老雁啦！我给送酒来了！”疤豺狗正得意洋洋，便应道：“好小子，老子今儿逮住个活八路，理应慰劳慰劳！”

李文一看，铁星捆住了两只手，昂着头，被押着走近来了。他便故意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不是大区长的勤务吗？这是怎么啦？”铁星停住脚步，眼睛直瞪着李文，大声喝道：“高兴什么？咱打老雁有多大的罪过？顶多关两天禁闭。等我出来，看我还踢翻你的篮子！”李文闪过一边，他听出了铁星话里的意思。疤豺狗走上来推开铁星，从李文那里接过酒瓶子。他

喝着伪军把铁星押进了陈家大院。李文又听到大院里传出了铁星唱的两首歌儿：

“三国战将勇，
首推赵子龙……”

李文明白，这是铁星借伪军经常唱的这支歌儿告诉同志们：他不怕牺牲，不会屈服……李文不禁心里一热，眼眶子里涌出一股滚热的泪水。

疤豺狗这个老特务，本来是城里警备司令派到陈家堡来，监视黄脸狼、陈三怪这俩从国民党那边投降来的中队的行动的。他知道黄陈两人决不会靠到八路军那边去，可自从孙虎那回来借子弹，他被黄脸狼狠狠地压了一头，心里总疑神疑鬼，唯恐他们背地里阴损自己。他更怕有一天暗八路从背后给插一刀子，有个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他像只狼狗似的，尖着鼻子，不放过一点儿可疑的征候。这一回总算给他抓到了一点把柄，好借此抖一抖威风了。

铁星被推到正厅里。黄脸狼听了疤豺狗的报告，脸上闪过一丝阴森森的冷笑，眯起水泡眼直盯着铁星。陈三怪一家子都惊得哑口无言。陈大伦躲到里屋不敢出声。突然黄脸狼猛拍一下桌子，喝道：“把大伦也拉出来！看我枪毙了他！”陈大伦在里屋呜呜地哭了起来。黄脸狼黄脸变成缁泥色，眼皮儿也不眨一下，盯着铁星的脸，一动也不动。

铁星一路上已经有了盘算，他旁若无人地在一个方凳上坐了下来。疤豺狗一脚把凳子踢倒，铁星跌倒在地上。他朝疤豺狗吐了口唾沫，坐在地上念叨说：“有你好瞧的！”这时候门吱呀一声，刘婶提着一只死雁走了进来，一看见地上的铁星，差点儿打个踉跄。她把死雁提起来，对黄脸狼他们说：“这雁怎么吃？是红烧是清炖？”黄脸狼吼道：“炖个屁！出去！”刘婶闭紧了嘴，朝铁星看了一眼。铁星忙把头低了。

“王铁星！”黄脸狼嘴角上挂着凶恶诡诈的笑，连着叫了几声，铁星只是不应。

黄脸狼站了起来，用力扯铁星的耳朵。铁星仍旧不吭声。黄脸狼扬手就是几个嘴巴。铁星嘴里发咸，眼里冒金星。他着实恼火，可仍旧忍着，只把眼盯着黄脸狼。

黄脸狼又叫道：“王铁星！”

“干嘛呀！人家也没掉了魂！”

“谁叫你偷枪？”

“我没偷！”

“快说！谁叫你偷枪？”

“我没偷！”

疤豺狗早已忍不住了，他抡起拳头没头没脑的打开了。铁星手被捆着，躲也没法躲，更没法还手。他突然喊道：“你们算是什么当官的？把自己的孩子当金疙瘩，把我拉上当替死鬼！”

黄脸狼喝道：“你还嘴硬！这回可是抓住了你的手脖子了！”

铁星说：“抓到什么？大少爷要去打老雁，命令我陪他去，我能不服从？”

陈三怪吃不住劲了，插嘴问道：“枪是谁偷的？”

铁星说：“谁偷的？你怎么不问问你家大少爷？”

陈三怪答不出活来，像吃什么东西呛着了，只装作咳嗽。

火罐子婆恨儿子又闯了祸，又想给儿子遮盖，便装作怒气冲冲，进里屋

扯着陈大伦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叫道：“你别装哑巴呀！快告诉姐夫，枪是谁偷出去的！”

陈大伦边哭着边结结巴巴地说：“偷……偷是我偷的……”

火罐子婆本来指望儿子留点儿心眼，把罪过都推给小铁匠，没想到陈大伦倒自己认了帐，气得她给了儿子一巴掌，骂道：“你这个蠢货，尽干蠢事！”陈大伦果然被他娘打出一点儿乖巧，忙捂着脸说：“是小铁匠叫我偷的！”

铁星突然跳了起来，朝大伦跨进一步，喝道：“你乱放屁！我是你爹还是你姐夫？我有什么能耐叫你干这干那！你盗卖子弹，难道也是我叫你干的！”

铁星这话，骂的陈大伦有口难张，连黄脸狼他们也无话应对。陈大伦盗卖子弹的事，他们连疤豺狗也还瞒着呢！

陈三怪浑身像扎了刺一般，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黄脸狼主意多，没等疤豺狗听出滋味来，就奔过去揪住铁星的衣领子，恶狠狠地吼道：“你为什么要夺枪？”铁星说：“我当了这么久的差，枪把儿也不给摸一摸。我趁这打老雁的机会打一家伙就不行？”

黄脸狼觉得这样下去弄不出个道道来，又觉得铁星这个瞧不上眼的“小叫花子”并不那么简单，使命兵士暂且把铁星押到厢房里去。

正当这时，电话突然铃铃铃响了。黄脸狼抓过来听了两句，脸色一下紧张起来。疤豺狗伸长了脖子想听个究竟，只听见电话里唔唔呀呀说：“城里大爆炸的案子，和王铁匠有关联，要陈家堡据点赶快调查铁匠在陈家堡的情况……”

黄脸狼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两眼发直。他沉思了一会儿，立刻命令把铁星绑牢实，多加岗哨看守。又和陈三怪、疤豺狗嘀咕了好半天。疤豺狗带上两班人，骑上快马，直奔城里去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41_1.bmp}

第十二回

解绳索囚徒成猛虎 斗敌众铁匠洒热血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42_1.bmp}

日头快落了，大院被高高的西墙遮得又阴又冷。西厢屋背阴，早黑了一个时辰。铁星被捆着，蹲在墙根下，闭着眼，不时用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儿。白日里没人来折磨他，他睡了一觉，精神好些了。在睡梦中，他高兴地看见了孙虎、杨爷爷、小凤，可惜没梦见哥哥，也没梦见李文。才醒来又听得李文在外面拉胡琴。琴声断断续续，听得十分真切，引起他心中阵阵不安。可是想到外面和里面的同志们都没出事儿，只是自个儿吃了些苦头，没啥大不了的，心里倒踏实多了。又想到敌人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狼狈得像屁股被烧着了了的狗似的，竟自笑了起来。他重新一遍一遍地回想杨爷爷、哥哥、孙虎他们对他的教导，回想进大院以后一次一次的斗争，觉得自己似乎长大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事情……他仰起脸儿，透过门缝，望着对面墙头上那一抹金色的阳光，心想：“任凭敌人施展什么毒刑和诡计，也撬不开俺的嘴，掏不出俺的心，只能是瞎咋唬罢了。就是死，也决不能牵连别的同志。毛主席、共产党的人，决不能在敌人面前当孬种！”他恍惚看到刘婶在院子里走过，便又想到杨爷爷的话：“哪里有咱们穷老百姓，哪里就有我们自己的人，这个天下总归是我们的！”想着这些，他心里热乎乎的，又仔细思谋如何对付敌人。

天渐渐黑下来了。猛听见火罐子婆尖声尖气地说：“哎哟天哪！又是请什么大官，这么七个碟子八个碗儿的！”陈三怪说：“关你什么事，由着他们安排去吧！”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马蹄声，大门外拥进一些人来，只听得乱七八糟的脚步声一直走进正厅去。疤豺狗连声说：“里边请，里边请！”却听不到有人答应。铁星以为他们无非是请些狐朋狗友，没十分在意。没想到不一会儿，厢房门打开了，疤豺狗提着件半新的大衣进来，给铁星解开绑，把大衣往铁星身上一披，说道：“这回可好了，有人替你招了。哥儿俩一块儿为皇军效劳，好处还在后头呢！”铁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就被推推搡搡进了正厅。

铁星抬头一看，脑袋嗡的一声，身子晃了晃，差一点倒下去。原来他哥哥也坐在屋里。

铁星什么也没顾得想，叫了一声“哥哥……”再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候，黄脸狼眨着水泡眼，笑呵呵地从后头走出来了，连连点着头儿说：“好哇，哥俩一块儿弃暗投明，本人深表欢迎！”陈三怪也掀起门帘，从里屋走出来，嘿嘿笑道：“难得，难得！咱们是老邻居……”铁星根本没理会他们的鬼话，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大声问道：“我自己的事自己当，为什么捉我哥哥！”黄脸狼站起来说：“别误会。我是特地从城里警备司令部把你哥哥请来的。今天，请你们哥俩吃顿便饭！”铁星定睛一看，这才看清楚哥哥身上披着鬼子的黄呢子军官大氅，桌子上鱼啊肉啊，摆了满满一桌子，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王铁匠仍然态度镇静，英姿勃勃。他盯了铁星一眼，对陈三怪说：“有

话痛快说，闹这些名堂干什么？”又转脸对铁星说：“铁星，咱是打铁的，摔进炉膛里经得起烤，抡得动大锤砸得碎铁，咱们哪里配吃大区长的这酒席啊！”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44_1.bmp}

黄脸狼的身子晃了晃，没吱声。陈三怪急忙装出一副长辈的架势，说：“我是担着风险把你保出来的。亲不亲，一村人嘛！你常在外面跑，也该懂得些人情世故！要从长看，细思量，不要一时执迷不悟，断送了青春哪！”

王铁匠仰着脸儿靠在椅子背上说：“陈三先生，这些道理，我坐在警备队的老虎凳上已经听过多少遍了。”他冷冷一笑，瞥了黄脸狼和疤豺狗一眼，又说：“黄巴二位讲的可能要比你那一套中听一些。”黄脸狼好像脸上挨了一巴掌，凶狠狠地说：“我劝你哥俩还是识相些吧！”

王铁匠仍然不动声色地说：“我一进了你们警备队的门儿，已经把什么都看透了。”陈三怪又满脸堆笑地说：“是要看透一些才好，认个不是，痛改前非，我保你没事！你要乐意，在皇军里找个事儿干干，一辈子吃香的喝甜的，铁星也跟着你享福。这可是难得的前程！为人一辈子，不就是为吃点儿喝点儿吗……”

铁星听到这里，已经完全明白了敌人的诡计。陈三怪话音未落，他突然大声喊道：“俺哥不是这号人，不许这样糟蹋他！”他脸色紫红，眼睛瞪得又圆又亮。陈三怪喝道：“你这孩子也够糊涂的。什么时候了，还尽说硬话？我和中队长看你哥俩还算有点儿志气，日后也许能成个事业，才想拉你们一把。再说，你既然招了供，想赖也赖不掉了。没有你的口供，你哥的案子还不会这么快就了结呢！”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45_1.bmp}

陈三怪这篇鬼话，更使铁星怒不可遏，他扑向条几，捧起一个白瓷蓝花的大花瓶，猛地向陈三怪砸过去！陈三怪身子一歪，那花瓶直飞向房门。只听得哗啦一声，紧接着一阵唧哇喊叫。原来火罐子婆、小死鸡儿、还有陈大伦，都躲在帘子后偷看外面的光景。那花瓶隔着帘子打中了火罐子婆，落到地上，又砸了小死鸡儿的脚，碎片片撒了满地。

这一来，黄脸狼他们慌了手脚，个个跳起来拔枪亮刀。铁星趁乱，一不作二不休，得手就摔，碍脚的就踢。铁匠见此情形，想起敌人说铁星已经招供的谎话，不禁哈哈大笑不止。这时候屋外拥进一群伪军，像是野狗似地扑过来，把铁星捆绑起来。

哥俩都被押到西厢房去了。

疤豺狗说：“遇见正牌共产党，就是难缠哪！”黄脸狼因为毒计没得逞，气势汹汹地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正牌的？”疤豺狗哼了一声，说：“错不了，看他哥俩那劲头就中！”黄脸狼狞笑一声：“连夜动刑！进了阎王殿，不怕他骨头硬！”说着就像疯狗一样奔了出去。

夜深了。铁匠上身被扒得精光，两臂朝后，被吊在梁上，脚尖儿刚刚够着地。他身上满是血渍和伤痕。那施火刑用的燃过大半截的香柱，还在地上冒着缕缕青烟……屋里这样静啊！铁匠听到一阵阵鼾声，他费力地抬起头来，疤豺狗和那个恶狗样的兵都不见了，只见铁星脸贴着地，静静地卧在灯影里，原来那鼾声是从星里发出来的。铁匠心想：“狗东西们累了，养神去了！”铁匠望着弟弟，想看看他的脸，便用舌头舔湿被仇恨烧干了的嘴唇，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铁星没觉察疤豺狗他们已经走了，还伏在地上什么也不看，

忽然听得熟悉的口哨声，像有人吹着洞箫，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铁星惊奇地抬起脸儿来，见哥哥正朝他望着，不禁嘴角一抽，想要说什么却又止住了。

铁匠把下巴抬了几下，铁星知道这是哥哥让他起来。他虽然浑身刀刮一样的疼痛，还是硬挺着，眉头也不皱一下，用胳膊支撑着坐了起来。

铁匠被绳索吊着，还像往常一样亲切地望着弟弟。铁星知道这是哥哥对他最满意的表示，心里更舒展了，便挣扎着站了起来。铁匠又把下巴往屋里指指。铁星才注意到里头有呼噜呼噜的鼾声，并且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臭味儿。他向铁匠跨近一步，低低地说：“哥！咱怎么办？”

铁匠没有回答怎么办，只说：“我知道，你能坚持到底！”铁星见哥哥用十分信任的眼神看着自己，更觉得浑身是劲儿，便说：“你能咋样，我就能咋样！”铁匠笑笑说：“党没错看了你。把你个淘气精，教成个铁打的小八路！”

铁星听哥哥这样说，又喜又羞，把头抵到哥哥的身上。铁匠被悬空吊着，只有脚尖着地，铁星稍微一靠，他整个身子便荡动起来。铁星吃惊地离开了一点，看见哥哥紧闭着嘴，眉毛拧到一起了，知道把哥哥摇痛了，忙用自己的身子把哥哥抵住。这一刹，铁星才看清哥哥满身的伤痕和水泡，眼泪便哗哗淌了下来。

铁匠觉出铁星在哭，便说：“嗨嗨，刚刚还说你是个铁打的，怎么就……”铁星说：“哥，我看你痛得……”铁匠说：“看！你多瞧不起哥哥。他们破了咱的皮肉，可破不了咱的心。”铁星把头扭向肩头，擦去了脸颊上的泪珠。

铁匠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句句千斤般重地说道：“铁星！真金不怕火炼。咱落到这班豺狼手里，只有斗争到底……咱要想想咱们爹妈和老师傅是怎么死的，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穷苦人还在苦水里受熬煎，再看看这班豺狼有多凶残。让他们笑着、嚎着横行霸道，这个世界就变不了样儿……想想这些，咱就不会低头！里面外面的同志们都在看着我们哪！……随这班豺狼软的、硬的，什么毒来什么吧！咱们要挺得住，要他们在咱的眼前打战战……”

铁星望着哥哥闪烁有光的眼睛，心里翻着热浪，默默答应着，心里暗暗想着一个主意……

铁星突然问哥哥道：“哥，我把你放开，趁敌人都睡了，咱干它一家伙！”铁匠便问：“你怎么能放开我？”铁星用嘴努努地上的香火，说：“用香烧断绳索子！”铁匠侧脸听听，除了里屋的鼾声，再无别的声息，便急促地问道：“你报告武工队的那个地窖，不就在这栋房子里吗？”铁星已经压不住心头的兴奋，可他哥哥的脸色却变得更加严肃。他说：“铁星！敌人已经觉出咱们俩对他们很重要，决不会放过咱们。咱们也不能等着让敌人治死。咱们也不能等待同志们的支援。既然有这个好机会，咱们就干吧！不过，你要绝对听我的指挥！”铁星点头答应着。

铁星跪下来，用力弯下身子，咬住烧过半截的香柱，然后爬起来绕到铁匠的背后，用香火去烧绳索。那香柱是整捆的，有三个指头粗，火头很旺，绳索绷得很紧，烧了一会儿，绳子已断了几股，剩下的几股发出嘎吱吱的响声。铁匠忙用劲跷起脚尖，拉力小了，响声也没有了。

吊绳断了，铁匠脚掌落地了。他被吊得浑身麻木，刚落地便瘫到地上。铁星用牙去咬捆在铁匠胳膊上的绳子。只是绳子粗，捆得又紧，咬啊咬啊，牙齿也动摇了，也没咬开一点儿。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见屋里有悉悉索索的声音，哥俩都紧张地盯着房门里头。过了一会，鼾声又响起来，才知道是那

家伙翻身，铁星又咬起来。

突然，从门外悄悄地闪进一个人来，哥俩定神一看，是刘婶！

刘婶进屋便奔向哥儿俩，咯吱咯吱剪开绳索，然后把剪下来的绳子头儿都收拾起来，用大襟兜着。她叫铁星到窗前看着动静，向铁匠低声说了几句话，又递给他一把旧菜刀。铁星走过来低低叫了声：“刘婶！”铁匠却说：“刘婶快走开罢！”刘婶含着泪，一转身出去了。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49_1.bmp}

铁匠哥俩已经忘了浑身的疼痛，只觉得满身是力气。他们一齐奔到里屋，那疤豺狗的帮手在梦中似乎听到什么响声，懵懵懂懂爬起来，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已被铁匠扑上去，猛卡住他的喉咙，按倒在炕上了。铁匠终因受过许多折磨，劲儿不够用，那家伙拳打脚蹬，眼看要被翻下来。铁星拾起一块垫谷囤子的砖头，抢上去朝那家伙天灵盖砸了两下，解决了问题。

铁星把墙角里埋藏的两个手雷挖出来，铁匠一手一个握着，说：“快！我在上头了望！”

铁星挪开囤底，揭开石板，下了窖子，摸到窗窟窿里拆石头。先拆了几块小的，洞眼儿大些了，可是，有块大家伙却挪它不动，他便想摸出去叫哥哥来……

铁匠正趴在里屋窗户上向外了望，见一个背大枪的溜溜达达走过来。那家伙大概是个带班的，想到这屋察看察看，撒拉撒拉直走进来了。铁匠把手雷都拿在左手里，右手拾起那块砖头，躲在房门里头。

那家伙进屋不见人，就犯了疑惑，把枪提到手里，向屋里走来。他刚一探头，铁匠的砖头砸了他个金星乱飞，接着又一砖头。他便扔了枪，像个粮食口袋，头一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铁匠扑上去用衣襟捂住了他的嘴。

铁星这时候正好爬上来，帮哥哥把那死家伙拖进里屋，一边说了下边的情况。铁匠把枪和子弹背上，把吊在墙上的马灯拿下来，随铁星下了地窖。

铁匠也搬不动那块大石头，用马灯一照，原来那石头是砌在墙里的。他一急，便调转身子，头朝里脚朝外，猛一蹬。那石头便滚下去了，只听得扑通一声，石头落在水里了。这一声惊动了炮楼上的伪军，一时枪声乱发，照明的亮子顺着扯到炮楼上的铁丝，直溜到河壕外沿，照得一片通明。大院里也喊声连天，乱成一团。

铁匠又扒了几块石头，那窟窿还是难以钻出一个人去。他见敌人闹腾起来，知道情况不妙，便命铁星道：“你接着扒，扒开就先出去，别等我了。我到上面去！”

铁星焦急地说：“哥！咱们一起走！”铁匠说：“叫你听指挥嘛！你钻出去就往西跑，一定有同志接应你！”铁匠说着拿上步枪和手雷，又奔上面去了。

那黄脸狼正作着恶梦，听得外面枪响，院子里乱糟糟的，便以为暗八路闹暴动，捞起手枪趴在窗台下面往外察看，并喝叫小死鸡儿告诉陈三怪和陈大伦，分头守住门窗。

疤豺狗审了一阵铁匠哥俩，便让于德新陪着，就着一大盘雁肉，把一瓶烧酒喝得精光，不知怎么就醉了。这时候惊醒过来，听得枪响，直奔到院子里，见西厢房没有灯光，知道坏了事，便命令伪军点起火把，往厢房里冲。

铁匠上了窖口，见满院子通明，有些伪军端着枪奔厢房来了。他闪在门旁，把拨了保险的日本手雷在墙上磕了一下，扔了出去。那些伪军见门里扔

出个东西，刷地一声都卧倒了，动作倒是满整齐。可是那手雷在地窖里放得过久，又在泥里埋过，受了潮，竟没有爆炸。再扔一个，又没有爆炸。伪军们胆儿壮了，都爬起来了。

铁匠端起枪，砰砰撂倒两个，可是，有几个已经蹿进门来了。铁匠来不及拉大栓，便抡起枪托。火把照着他，他好似个赤膊的关公，那枪托就是大劈刀，抡起来呼呼的一阵风，砸得伪军爬的爬滚的滚，几个跑不及的脑瓜子就冒了汤，倒在门口了。那疤豺狗只想破案子领赏，便一个劲地喊：“要活的！要活的！”指挥伪军们往上冲。

铁匠见十来把被火把照得闪光的刺刀，正堵上门来，便咔嚓一声，把木榻窗子砸得飞了。他纵身跃出窗外，直扑向直着脖子吼叫的疤豺狗。疤豺狗吓得就地一滚，才躲开了横扫过来的枪托。

往屋里冲的伪军们都回过身来，亮着刺刀，把铁匠团团围住。铁匠有意要把敌人引在自己身边，好让铁星逃走，便用枪拨开挨近身边的刺刀，在一阵子丁丁当当的响声里，退到黄脸狼的窗下。黄脸狼在里面已看得清楚，只是害怕另有暗八路趁乱给他枪子儿吃，才没有出去。他见铁匠已挨近窗户，便跳到窗边，用墙隐住身子防备万一。

再说铁星扒了一阵石头，试了试还是钻不出去。听见上面乱成一片，他很不放心哥哥，忙爬出窗洞，又到角落里摸出两个手雷，拔了保险。刚上了窖口，几个拿火把的伪军就进屋来了。火光下，只见外屋门口躺着两个伪军，窗户成了个没有根的大窟窿，又听得院子里一片喊叫和铁器碰击的声音。他知道哥哥跟敌人拚上了，趁进屋来的伪军还心神不定，用劲把一个伪军撞到墙上，奔到了院子里，返身往屋里甩了个手雷。这个手雷是装在瓷坛子里的，没有受潮倒是响得脆，屋里几个伪军给报销了。

躲在正房里的黄脸狼见几十来个人也制不住铁匠，厢房里又炸得烟火冲天，更慌了神儿。他大声喊道：“娘的！都是饭桶！快给我戳他几刀！”

铁匠听出是黄脸狼，拨开眼前的刺刀，返身一枪托子，咣啷一声，把一扇活页窗打落下来。屋里的小死鸡儿吓得爹呀妈的乱喊。黄脸狼急忙把枪口指向铁匠……

铁星奔到院里，本想把手雷朝那群伪军甩过去，见哥哥被围在里面，一犹豫，不料被人从身后抱住。这时候，砰！砰！砰！三声枪响，铁匠身子摇晃了一下，枪从他手里落下来，光着的胸膛上流出一股鲜血。端着刺刀的伪军，都散开了。铁星被两个伪军扯住了胳膊，上前不得，便老远哭喊道：“哥——哥！”

铁匠听到喊叫，突然退后一步，把背贴到墙上，目光向四下里寻找着什么。铁星又喊了两声。铁匠两只大手掌子按着墙，使劲推了一下，向前迈了两步，瞅着铁星停住了。

这时候，大院里已经鸦雀无声，只有燃烧的火把，发出轻微的毕剥声。敌人们个个目瞪口呆，像泥塑木雕似的。

铁匠的目光离开铁星，冷笑着，略略眯起眼睛，瞅瞅左右的敌人，突然大声说：“狗东西！等着吧！有一天……”他像是没有力气了，身子往前晃了一下，又迈出左脚支撑住身子。胸膛里涌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脚下的泥土。火把照红了他那高大魁梧的躯体，照得他赤裸裸的胸膛闪闪发光。突然，他举起一只粗壮的胳膊，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最后一个字喊得多么艰难，但是，也喊得最响！逼近铁匠的敌人，惊骇得退回好几步远。

就在这一刹，铁星虽然热泪滚滚，可是，他心里像烧起了大火，掀起了巨浪。他紧闭着嘴，不让哭喊声冲出来。哥哥被火光映照的威武的形象，仍然没有倒下！永远永远挺立在铁星的心头！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54_1.bmp}

第十三回

探囚车李文假贩货 武工队巧计救铁星

这天黑夜，陈家堡的群众，听到了陈家大院里那场惊天动地的战斗，都惊醒起来，爬上墙头、屋顶，朝大院那边观看动静。人们都知道铁匠哥俩被捕的消息，有组织的革命群众都在商量寻找机会营救。这时候，大家都怀着十分紧张的心情，默默地倾听着。大家都听到了王铁匠牺牲前的那几声震人心弦的呼喊，都怀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和对铁匠的无限敬佩，默默地悼念。两个“囚徒”，竟把驻兵设防的陈家大院砸了个稀哩哗啦，也使敌人大大地惊恐了。警备司令在电话上大骂黄脸狼一顿，要他带罪立功，并命令他尽快把小铁匠送进县城去重新审讯。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55_1.bmp}

在陈家大院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想尽办法把这消息传给了武工队。这天晚上，孙虎，杨爷爷等人正在开会，研究当前的斗争形势，商量怎样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展开春季攻势。一听到这个情报，孙虎忽地站了起来，一拍匣子枪，说：“只要敌人敢出笼，就有办法整他！一定要救下铁星，消灭押送的敌人！”杨爷爷正因为没救出王铁匠，心里难过得不行，一听说敌人要把铁星押进城，更是焦躁不安。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敌人用一个排押送，还有轻机枪，力量不算小，按咱们眼下的条件，不能硬拚，还要想法不伤着自己的人。”接着大伙儿议论起来，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救出铁星，全歼押运之敌！”孙虎说：“事不宜迟，要赶快行动！”他立刻如此这般地安排停当，最后对杨爷爷说：“老杨同志，这次战斗是白天，你还是不要参加吧！”杨爷爷深思着点了点头，没有吱声。会议暂时停下，大家马上着手准备。

这是农历二月，沟沟里和背阴的地头还有残雪，落叶的树木还是光秃秃的。小北风吹过来，刺皮割肉，只有太阳晒到身上，有些暖烘烘的。李文挎着沉甸甸的货篮子，戴着副老厚的棉手套走出陈家堡，走上岭前平川，便把脚步放慢了。

太阳东南晌的时候，一辆马拉铁轮大车骨碌骨碌从陈家堡驶出来了，后面跟着一排伪军。疤豺狗坐在大车上，一手握着匣子枪，脑袋转悠不停，只怕哪里冲出武工队来。车快到青石岭，远远传来了黑龙潭水的隆隆的回声。他抬头看看青石岭大炮楼顶上，隐约的走动着几个伪军，山根上只有几个低着头耷草的老百姓，又望望岭前空落落的田野，心里说道：“真他妈的，青石岭也不是八路的，这平川大道，几个土八路敢把老子怎么着！老子的机关枪……哼！”他自嘲过分胆虚，冷笑一声，便把枪收起来，把大衣裹紧些，靠在车挡板上，故作轻松地哼起小曲来。

在队伍的行列里，也有于德新，他紧紧跟着那一挺唯一的机关枪。

大车出村不一会儿，前边出现一个细瘦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着。大车赶上去，疤豺狗突然喊道：“姓李的，干什么去呀？”那细瘦的人几正是李文。他停在路旁，朝疤豺狗招呼道：“巴队副辛苦啦。我办了点烧肉，打算进城赚两个，回来捎点货。想走个近路吧，不想把脚脖子崴了，真倒霉透了！”疤豺狗一听说有烧肉，斜眼瞅瞅那大蓝玻璃瓶子里，自然是烧酒了，便装作同情地说：“上车吧！”李文巴不得这一说，笑嘻嘻地把篮子往车上一搁，

一瘸一拐跟了几步，便蹿到车上了。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57_1.bmp}

李文细看大鞑盖着的那人，露出一只黑瘦的赤裸的脚。李文知道这正是铁星，就问道：“这个弟兄病得厉害吧？怎么好半天也不动一下？”疤豺狗哼了一声，说：“他敢动？”他话音未落，那只脚往上一跷，恰好蹬在疤豺狗的腰上。疤豺狗脸一歪，从身边抽出战刀，用刀背砍那只瘦脚，并骂道：“娘的，刀硬还是脚硬？”

铁星蹬出的这一脚，只是想告诉李文：他没有病，也没有屈服。李文自然明白这意思。可那刀背落在铁星脚上，就好像扎到李文的心里。李文忙把篮子掀开，拿起一包香烟，说：“巴队副，别呕气了，抽支‘哈德门’吧！”疤豺狗这才收了刀，接过烟说：“要不是看你小子面上，我就剁掉他的脚！”他瞅一眼李文那盛肉的篮子，吞着口水说：“该我运气好，我先照顾照顾吧！”说着又伸手提出那大玻璃瓶子，说：“嘿，还有这个！”李文说：“这肉是昨天从刘家集买的，兴许是死猪！”疤豺狗白眼一翻，说：“死猪？你怕我吃你的？”李文笑道：“老主顾还说这样话，你喜欢吃就吃。”疤豺狗哈哈大笑起来，伸手抓起瓶子呷了一大口，又捞起块猪头肉大口大口嚼起来，也不说称份量。

大车刚到青石岭下黑龙潭边上，忽然有一群小孩子从灌木丛里拥出来，叫喊连天，闹成一片。

前边的二鬼子都惊慌得把肩上的枪拿下来，把子弹推上膛。疤豺狗也推开怀里的篮子，把枪握在手里。他一眼望去，看到一个穿着耀眼红袄的女孩，骑着一头毛驴子，在大路上打转转儿。他想，那不过是一样孩子胡闹，倒闹了一场虚惊，就把枪插进盒子里，骂道：“都是胆小鬼！在家门口，还怕成这样！”

前边路上还是吵吵嚷嚷。小凤骑在小毛驴上，被小土豆牵着，在大道上横冲直闯。小凤吓得哇哇叫喊：“我要下去！我要下去……”另有几个孩子跟在毛驴后头，胡喊乱叫。

大耳朵被另一些孩子打倒在大道上，哭喊叫骂，爬起来又被打倒，打倒了又爬起来……

大车前边的伪军走过来，吆喝着把驮小凤的毛驴赶到路边上，有的拿枪吓唬大耳朵，要他滚开。大耳朵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等伪军走过去，又滚到路当中来了。那帮孩子像狮子滚绣球，把大耳朵揪啊推啊在路上滚。

大车在黑龙潭边上停住了。疤豺狗从车厢里站起来，拉叉着两条腿，抡着拳头喊叫道：“给我滚开！给我滚开！”

小土豆把毛驴牵到马车的前头，叫喊道：“巴队长！小凤要走娘家啦！”小凤还在喊着：“我要下去！我要下去！”另一些孩子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前前后后的伪军看着这光景也都乐了。那疤豺狗喝道：“你们都死了？快给我赶开！这帮小东西要造反哪！”

几个伪军跑过来，又把小凤的毛驴赶到路边上。可那帮打架的又滚到车前边来。那些打大耳朵的都嚷着：“给我手榴弹！给我手榴弹……”

{ewc MVIMAGE,MVIMAGE,!16100130_0159_1.bmp}

疤豺狗听说有手榴弹，急忙蹲下来，向伪军们喝道：“快给我搜搜！死人！都是死人！”

一个伪军把大耳朵揪了起来。从他衣兜里掏出个带把的、被墨染黑了的

木头疙瘩。

李文趁这乱劲下了车，跟那赶车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赶车的人牢牢地把马头笼住，李文就装做弯腰结鞋带儿，把大车轱辘轴头上的铁栓拔了，急忙把沾着黑油的手套进大棉手套里。

疤豺狗见所说的手榴弹只是个木头疙瘩，就恼羞成怒，唰地抽出军刀，正要发作，忽然听到几声吆喝，那三个搂草的老百姓扛着草耙子飞奔过来。疤豺狗忙喝问：“干什么的？”那三个人已经来到路上，一个人去把小凤从驴子上抱下来，另外两个抡着草耙子去训斥大耳朵他们。那帮孩子就乖乖地牵着毛驴，又蹿又跳钻进了松林，逃得无影无踪了。

那三个搂草的人，有一个还怒气不息地骂道：“这帮崽子，真不晓得个死活！”另一个陪着笑脸向疤豺狗说：“巴队副，小孩子淘气，别见怪就是了。”李文也上前冲着那人说：“李大叔！都是你那老四领的头儿！耽误了巴队副的公事还了得！”

疤豺狗见李文和他们都相熟，似乎都是陈家堡的老百姓，便抖起威风来，扭歪着疤痢脸训斥道：“以后都把孩子管好！再敢这么胡闹，格杀勿论！”伪军们见这场热闹已经过去，都松了一口气，背上枪准备上路。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60_1.bmp}

就在这时候，那赶车的人躲在马肚子旁边，趁无人注意，在马屁股上刺了一下。那马一声嘶鸣，忽地腾起四只蹄脚狂奔起来。叉开双腿站在车上的疤豺狗一个斤斗摔了下来，连叫一声都来不及就啃了一嘴的泥巴。那大车被惊马拖了没多远，有个轮子就脱了轴，骨辘辘滚进了黑龙潭。车身一歪，那马也一头栽倒在路上。这时候，林子里又闪出几个搂草的人，扑向车厢里的铁星。赶车的人一个劲儿喊：“快救马！快救马呀！”这边三个搂草的人也跟着向前奔。

李文早已经向于德新传递了武工队的指示。于德新急忙向两个被争取过来的伪军通了气儿，立即作好动手的准备。

疤豺狗被几个伪军拖了起来。他虽然头破血流，还强打起精神，捂着淌血的腮帮子叫喊：“快！快！别让小铁匠跑了！”李文见马车那儿的自己人已经得手，于德新也作好了准备，便把帽子摘下来，应着疤豺狗的喊叫，使劲地挥动着帽子喊道：“快抓小铁匠罗——……”

随着李文的呼喊，岭南麦田地沟里忽拉一家伙站起一大溜人来，叭！叭！几声枪响，两个奔向马车的伪军就被撂倒了。伪军队伍乱得像被热水浇了的一窝蚂蚁。疤豺狗被这突然一击，弄得懵头转向，慌忙跳到潭边一个土坎后面藏了起来，只连连吼道：“给我打！给我打！”那一溜人早就连影儿也不见了，只有那些伪军不等疤豺狗下令，都屁股朝天脑袋冲地趴在地上。

“伪军弟兄们！缴枪不杀！”这一声喊，更如晴天的霹雷。伪军们抬头看时，于德新已经在高处的树墩上架着机关枪，左右各有一个弟兄端枪掩护。于德新又喊道：“弟兄们！不要再为日本法西斯卖命了！——我就是八路军！保证缴枪不杀！”

那些伪军，有的懵里懵懂，还顾头不顾腚地趴着，有的已经战战兢兢把枪举了起来，也有的掉鞋转屁股要反扑。于德新的机关枪一阵连射，那些妄图反扑的伪军都倒了下来。忽然一阵手榴弹爆炸的闪光，腾起了弥漫的烟尘。半山腰里突然响起冲天的喊杀声，以千军万马般的气势压了下来。

几个被冲散了的伪军回头向陈家堡逃跑，半路上被守候在树丛里的群众

挡住，用粪叉子就缴了他们的枪，有个顽固的家伙后脑勺子上被插了五个窟窿。还有几个蹿进林子里，逃上青石岭大碉堡。留守在碉堡里的人敞开大门，把他们迎了进去，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了俘虏。

那疤豺狗毕竟见过些世面，他听到于德新的那几声呼喊，觉出情况已经不妙，趁着硝烟弥漫，攀藤附树，贴着陡峭的岩崖，竟也爬到了于德新的后侧。他左手扣着一块大石头，右手握紧手枪，稳稳地向于德新瞄去。可他突然觉得右腿一沉，左手一滑，整个身子就腾了空，扑通的一声落到潭里去了。随后是一只酒瓶子砸到他的肩膀上，接着又飞下几块石头，身前身后水花乱飞。这疤豺狗倒也乖巧，他漂在水里，脱下棉衣，顶到脑袋上，两只狗眼往崖上一瞟。不瞟倒罢，这一瞟，他只觉得脑门发胀，两眼发黑！——那卖货的李文，正从岩石的豁口里探出身子，又朝他砸下一块石头。疤豺狗只知道他欠下了李文一笔糊涂帐，却不明白这个民间乐手的后代，现在向他讨还的却是无数笔血债！

疤豺狗身子哆嗦成一团儿，牙根儿也几乎咬断了。他发觉枪还在手里攥着，便举手叭叭打出两枪，死命蹬着水向岸边靠拢。这时候，枪声已经疏落，山林里一片欢呼声。麦田地沟里也跳出几十号人来，欢呼着迎上去。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63_1.bmp}

“抓疤豺狗呢！”李文一声呼喊，被潭水反射得响彻云霄。大耳朵他们欢跳着出现在崖顶上，立即发现潭水里浮动的那个东西。于是一阵呼喊，乱石纷纷飞落潭中。那疤豺狗举起手来，枪管刚指向崖上，突然又叭叭两声枪响，疤豺狗立刻沉了下去，一股血冒上水面。只见孙虎掂着大肚匣子，威武地挺立在一块卧狮般的大青石上。大耳朵他们欢呼不迭。

从打响战斗的第一枪到疤豺狗落水丧命，总共还不到二十分钟。疤豺狗的一整排人无一漏网。孙虎的武工队，政治干事指挥着的大碉堡上的部分兵力，在附近几个村庄地下抗日组织的上百群众配合下，加上李文大胆诱惑敌人，于德新及时作内应，在敌占区黑龙潭搞了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伏击战。那杀声，那欢呼，使陈家堡大院里的黄脸狼心惊胆战，不敢出来支援。

等到黄脸狼清醒过来，铁星已经告别了同志和从前的小伙伴，骑在毛驴上被同志们护送着向根据地转移了，战斗中收缴的武器，武装了参加战斗的群众，成立了一支城北抗日游击队。抗日力量的声威和迫在眉睫的八路军的春季攻势，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再轻举妄动。城北地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纷纷建立起公开的、半公开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展开各种方式的斗争，迎接解放。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64_1.bmp}

第十四回

八路军夜战陈家堡 铁星儿炸穴立战功

青石岭下一场干净漂亮的伏击战，打响了春季攻势的第一炮。这次胜利给敌人很大震动，他们都摸不清八路军要把下一个打击加在哪个据点的头上。不久，八路军投入攻势的主力部队也都开过来了。那青石岭上的大炮楼，也干脆高高地挂起了迎风招展的红旗。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65_1.bmp}

县城被主力包围了，陈家堡一直没有得到增援。黄脸狼只靠陈三怪掠夺来的钱财和造谣欺骗，勉强维持士气，还依附着陈家大院天然的有利地势，惶惶不安地守在乌龟壳里。八路军的宣传队每天晚上都向大院里喊话。

这天晚上，陈家堡突然十分热闹起来。大院的各个碉堡上，时时向外打枪。枪弹像飞鸟似地嗖嗖掠过夜空，碉堡上放下的“亮子”照得陈家堡一片通红。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毫不理睬，只是起劲地朝里面喊话、唱歌、敲打锣鼓。

铁星在分区医院很快就养好了身子，还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天天闹着要上前线。领导上本来要把铁星送到根据地去学文化，铁星听说春季攻势中要攻下陈家堡，便坚持要回到前方去。医院领导只好请武工队作出最后的决定。

这天上午，铁星正在村口看那开上前方的担架队、运输队，心里正热得不行。突然一匹快马从山路上飞奔而来，马上是个穿着军衣的全副武装的大个儿。那人猛地勒住马，马前脚高高地抬起，几乎要把那大个儿摔下来，可那人却不慌不忙地勒那马掉转了屁股，并朝铁星喊道：“喂！小同志……”没等他再说什么，铁星却一个高儿蹦过去，大叫了一声：“孙虎同志！”那孙虎跃身下马，哈哈笑了两声，把扑向他的铁星推开来，左一拳头，右一触子，亲得不行。

医院里的同志和就近的老乡都很奇怪，为什么那大个儿八路军对小个儿八路军动了拳头，都围拢来看个究竟。孙虎掏出一封信来，举手一扬，问道：“哪位是医院里的同志？”一位戴眼镜、穿白罩衣的老医生拨开人们，朝孙虎走去。铁星忙向孙虎说：“这是咱们副院长！”孙虎叭的一个立正，把信双手交给副院长，恭恭敬敬地说道：“院长同志，我带他走啦？”说完，就把铁星一把抱到马屁股上，自己也跃身上马，鞭子一扬，两腿一夹，不顾身后喊些什么，就催马飞奔而去！

在快马奔腾的路上，铁星从孙虎断续的话语中，知道孙虎已到主力部队当了侦察参谋。部队马上要攻打陈家堡，想要进一步搞清大院里的情况。因为铁星说过那个地窖的情况，孙虎这才专程来带铁星回去。

到陈家堡天已傍黑儿了。孙虎和铁星在村外下马，徒步进了村庄。虽然枪弹象流星一样时时飞过，铁星却赶庙会一般欢欢喜喜地走着。在村里，见许多战士、民兵、担架队员贴墙坐着说笑，有人吹奏口琴，有人拍掌随和，也有围成圈儿开会的……铁星心里兴奋得咚咚敲鼓！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67_1.bmp}

攻打陈家堡的主力营的指挥所，设在铁星住过的打铁的小土屋里。孙虎

和门口的哨兵说了几句什么，把马缰撂到拴马桩上，就与铁星跨进门去。炉台上放着一盏明亮的马灯，铁星一眼就看到：杨爷爷、小凤也在这里。杨爷爷比先前清瘦了许多，可精神却更好了。小凤正在倒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大麦茶，给那个在灯下研究着什么的八路军干部。

铁星被这里那种严肃紧张的气氛弄得有些拘谨。孙虎喊了一声“报告！”大家才注意到孙虎和铁星的到来。杨爷爷把腿一拍，几乎和小凤同时惊喜地叫道：“哎哟，这不是来了么？”说着站了起来。铁星张开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向杨爷爷猛扑过去。

有人问：“就是他吗？”孙虎答应了一声，大家便都用赞扬的眼光望着他。铁星挣开杨爷爷，立正站着，腼腆地喊了一声：“报告！”便又卡住了。满屋子人都高声笑了起来。有个干部说：“先不忙报告，坐下来休息休息吧！”

小凤热情地望着铁星说：“你们一定还没吃晚饭，我去弄！”说完转身出门去了。铁星望着她轻捷的身影，十分感激。

不一会儿，李文也来了，他热情地笑着和铁星紧紧地握手，却一句话儿也没有说。铁星看看他身上背的一枝闪着蓝光的小马枪，又是敬佩，又是眼热。

孙虎给铁星介绍了营的首长和各连的干部。教导员给铁星递过一碗大麦茶。营长忍不住细细询问起陈家大院那地窖子的情况……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68_1.bmp}

原来，陈家大院坐落在三面是崖壁和流水环绕的高地上，自从被打了伏击，损失了以疤豺狗为首的一个多排的官兵，援兵无望，逃跑无路，就想凭险坚守，在院内加修了地壕，围墙下挖了地堡。主力部队的指战员考虑出好几个作战方案，但是大院的正面是广场，火力配备很强，其他三面崖壁坚固，爆破困难，只靠几门迫击炮和掷弹筒不能解决问题。孙虎和杨爷爷就提供了王铁匠曾汇报过的关于地窖的线索。指挥员们认为地窖形成空洞，搞爆破一定能成功，这才派孙虎快马把铁星接来。

铁星详细的把情况报告以后，大家信心更足了。只要把地窖的位置搞准，两三包炸药就能轰开个大口子。正研究着，团首长和几个参谋也从城关前线赶来了。营的干部报告了作战方案，特别介绍了那个地窖的情况。团首长边听边思索，最后点点头说：“情况非常紧急，据确实情报报告，明天拂晓，县城的敌人要突围北窜，撤向海港，先到陈家堡落脚。分区首长指示，必须在今夜拿下陈家大院，切断敌人的退路！所以必须很快发起攻击！”

铁星心里已经明白，炸开这个地窖是多么重要啊！他扯扯杨爷爷的衣襟，附到杨爷爷耳边说了几句话。杨爷爷翘着胡子朝团长努了努嘴说：“要团长说了才算！”铁星咬了咬嘴唇，忽地站起来，跨到团长的面前立正站好，把手举到帽檐上，大声说：“报告团长！我去！”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69_1.bmp}

团长望着铁星微微一笑，不知是由于他的年龄小呢，还是由于他那敬礼的姿势。营长忙介绍说：“他就是王铁星！”团长哦了一声，有些惊讶地端详着铁星，详细地询问他身体情况怎样，然后故意问铁星道：“刚才你说你去，是到哪里去呀？”铁星响亮地回答道：“去炸开那个地窖子！”团长仰起脸来，像是要大笑几声，可是他没有笑，拉起铁星的手却沉默起来。待了一会儿，他才望望所有的人，说：“应该说他还是个孩子，还不够一个战士的年龄。可是这也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光荣。如今在我们队伍里，所有那些

年小的战士因为有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的教导，有无数战斗的锻炼和考验，在将来，都会成长为最坚定、最勇敢、最有经验的革命骨干！那个时候，党会把更重要、更艰难的革命任务交给他们！”

铁星纹丝不动的站在那儿，好像屋子人的呼吸都听得到。他来不及体味团首长那些话的全部意思，只感觉到那些话非常重要。他那期望的眼睛望着团长，团长望着铁星那双严肃深沉的眼睛，心里也热乎乎的。他很喜欢这个瘦瘦的黑黑的孩子。

团长突然果断地向营的干部们说道：“炸开突破口，是你们爆破组的事。王铁星可以担任爆破组的向导！”

这是营指挥员们早就希望的，只有铁星，能准确地指出那个地窖的位置。指挥员们忽拉一声都站了起来，争着和铁星握手，这是祝贺他，又是鼓励他。

人们都行动起来了。铁星拉住杨爷爷问道：“那个做饭的刘婶，还在大院里吗？”杨爷爷说：“她要是不在，大院里的地下工作靠谁做呀！”

铁星眼睛一亮：“我就知道她是咱们的同志啊！她真是个好样儿的！”杨爷爷哈哈笑起来，轻轻拍了拍铁星的肩头。

小凤端着一小筐苞米饼子、盐萝卜菜、鸡蛋虾，早就在等着哩。这时候，她忙把吃的放到炉台上，扳着铁星的肩膀说：“快吃吧！”

铁星想起孙虎也没吃，转身找他，却不见影儿。干部们也都出门去了。杨爷爷背起一个缀着红五星的布挎兜，对铁星说：“多吃点儿，我要到乡亲那儿去了。”他刚走出去，李文进来了。铁星拿起一个饼子来嚼着，问李文道：“你也当上八路军了？”李文抑制着心里的兴奋，平静地答道：“我是八路军分区独立第三团第二营营部通讯员。”铁星又问小凤说：“你呢？”小凤红着脸儿，手捂着嘴儿咯咯笑了起来。她说：“我立刻就要上分所当护士啦！”铁星忙又问道：“你们都有岗位了，那我算哪团哪营的呢？”李文和小凤也回答不出，三个人相对着笑了。

夜色很黑，突击队匍匐着进入大院西边的野地里，战士们都无半点声息。爆破组加上铁星只有三个人，出发地点在从黑龙潭那儿流过来的河流转弯的地方。河边有一大溜人影，有的蹲着，有的悄悄地移动，那就是突击队的同志们。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71_1.bmp}

营长握着铁星的手，低声而严肃地说：“你一定要听从组长指挥！”营教导员又对他嘱咐了几句。这时候，有个人过来紧紧地握住铁星的手摇了摇，低声说：“小鬼！沉住气！”铁星看不清这人的面容，却听出是团长。

爆破组长和另一个组员，背上都紧紧地捆着用蜡封好的炸药包。一个战士拖着一条登墙用的盯了踏脚的长杆子。铁星紧了紧腰带，空着两手先下了河。河水只没到膝盖，虽已是初春，可那水仍然凉到骨头。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匍匐在水里，贴着河岸，借着荒草掩护顺流而下。

一颗信号弹在空中挂了一会儿，激烈的枪声和咣当咣当的掷弹筒发射声和爆炸声，已响成一片。听那枪炮声，进攻好像是从村街上开始的。其他方向显得寂静异常，只是碉堡上的敌人不时无目的地向外乱打几枪。

黄脸狼很知道八路军的爆破战术的厉害，他认为最容易挨炸的是靠街的大碉堡。那坐碉堡离街很近，只隔了一条村道和一道加深了的河流。他后悔当初没把那一带老百姓的房子和陈三怪的院墙都拆掉，现在只好调来两挺机枪，准备了一大堆手榴弹，防备八路军的爆破组接近。战斗一打响，他便在

这坐碉堡上亲自指挥。

铁星他们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拦河的铁丝网。这里水更深，他们潜在水里，冻得牙齿直打架。三个人紧贴着左岸继续前进。铁星时时回头望望，只怕甩下后面的两个战士。曳光弹的闪光，映着组长的眼睛，那眼神总像在鼓励铁星：“前进！前进！”流弹高高地飞过，敌人并没发觉他们！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72_1.bmp}

水流把铁星冲向水里的铁蒺藜。他忍住刺痛，等候带铁钳子的组长他们潜过来剪开。这些铁蒺藜是敌人布在水里的“拒马”，和拦河的铁丝网相联结，只凭两把铁钳，要多久才能打开通路啊？铁星急得在水里乱摸索，摸到右岸，一股急流涌来，他稳不住身子，在水底下骨碌碌打了个滚，还咕嘟咕嘟喝了两口水。等他钻出水面一看，说也奇怪，他已经在铁丝网里边了！也许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一串枪弹吱吱叫着钻到水里。他急忙潜到岸边，贴近被流水冲得凹了进去的岸脚。

铁星很快就明白了，河流在这儿转弯，密密层层铁丝网和“拒马”拦阻了流水，因而流水在岸脚下冲出了一个孔道。他顶着流水想再穿过去引同志们潜过来，可是几次没有成功，都被急流冲了回来。最后，他抓住满是铁刺的铁丝网，逆流前进，身上被刺破了好些口子，浸在水里象小刀子割似的痛。

铁星钻出孔道，露出脸来呼吸。睁眼一看，无数枪弹象火线飞向陈家大院，这是后面的部队在掩护他们啊！铁星忘了一身痛，悄悄叫道：“过来呀！这里可以过呀！”那两位战士应声紧跟着他，从水底潜了过来。

铁星引他们俩顺利地通过了孔道，吸足了一口气，一个挨一个，只一次潜游便接近了崖墙。这里已是敌人射击的死角，枪弹打不着，他们可以站在齐腰的水里，观察那高高的崖墙。

借着敌人放下来的“亮子”，铁星一眼看出黑黝黝的枪眼洞。三个人都觉得时间过了很长，指挥员和突击队一定都等得焦急了。其实，指挥员的眼睛还盯着铁丝网那儿呢！直到崖墙下站起来三个身影，他们才惊喜地发觉，爆破小组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忍不住发出一片轻轻的欢呼声。

大院里的刘婶，战斗一打响，就一直隐蔽在厨房里，时时从窗户上观察院子里的动静。炮弹一个接一个落到院里。正房房顶上炸了个窟窿。陈家人都哭喊连天爬了出来。可是院子里也四处开花，一家人又奔回正房，抱的抱，背的背，搬着些东西奔向厢房。刘婶知道他们是搬着贵重财宝，想钻到地窖里去躲灾。刘婶尾随在后面，也进了西厢房，陈家人已经都下了地窖。刘婶想：“这帮东西也该威风到头了！可他们手里还有枪……”她望着那地窖口，听到下面火罐子婆在乱吵乱嚷，禁不住一声冷笑，就急忙把石板盖上，把囤子也挪上，还从炕上扒了些砖头压在上面。

爆破组用铁钎掘下枪眼洞四周的几块石头，正要把炸药塞进去，突然窗洞里透出暗淡的灯光，并听到里面一阵哭嚎。那组长说：“糟了，里面还有女人哭呢！”话音未落，里面叭叭打出两枪。组长只觉得腮上一烫，伸手一抹，满手是血，不禁骂了一声。铁星忙叫道：“炸！准是陈家的人，都是些汉奸！”

轰隆隆一阵浓烟盖过了崖墙。铁星他们从水里爬起来时，崖墙上已出现了一个一人高的豁口。接着，河道上又有几声爆炸，铁丝网、“拒马”都被炸开了。冲锋号的的哒哒吹响了，伏在地上的突击队员刷地站了起来，迎着

火光，跳下河沟。

上边的刘婶觉得脚下的土地晃动了一下，窖口上压着的東西都被气浪推开了，接着就听到了号声和杀声。她一下子就明白了，急忙掏出火柴，拖下破炕席点燃起来，把铁星缝的那面曾使敌人丧胆的红旗举得高高的。突击队刚冲上来，刘婶就听到有人呼叫：“刘婶！刘婶！”刘婶看出是于德新，忙说：“跟我走，敌人挖了地壕！”

铁星还贴墙站在水里，眼前这战斗景象，使他忘了一切。被火光映得鲜红的战旗飘飘扬扬，同志们在枪弹的啸声下奔跑、跳跃。白色的黑色的烟云，遮蔽了蓝天上的星星。但是一切都没有声音——他的耳朵一时被震聋了！——突然几个熟悉的面孔闪过，其中有一个是于德新！铁星忙向他大喊一声：“保护刘婶啊！”同志们一个挨一个，爬进刚被炸开的洞里。他想随着同志们冲进去，可是组长还没有发出命令呢！他看见组长正在用铁钎掘石头，扩大爆破口，就忍住了冲杀进去的欲望，赶快帮着组长扩大爆破口。

突然，正在向前跃进的战士们朝着西北大炮楼欢呼起来。铁星抬头一望，见炮楼上摆动着一面火焰般的鲜红的旗子！突破口打开了，西北炮楼占领了！后续部队开进来了！铁星忍不住问组长道：“我们进吧？”组长只顾清理突破口，没有回答。铁星急得流出了眼泪。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拉了他一下，并命令道：“进！跟我找黄脸狼去！”铁星眼泪糊住了视线，但是听出这声音是孙虎。他顾不得再说什么，跟着孙虎跃身而上。经过地窖子，恍惚见到陈三怪歪着头，一动不动地躺在尘土里，地上满是散乱的银元，首饰，钞票，在战士们脚下踏得铮铮乱响。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75_1.bmp}

正门被冲进来的突击队从里面打开了，院子里、碉堡上，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有些角落有拚刺刀的声音，这里，那里，还响着断续的枪声。

铁星和孙虎爬遍了几个炮楼，在活着的死了的伪军当中，没有找到黄脸狼。枪声沉寂了，集合的号声也响了，院里院外一片欢呼声、歌声、锣鼓声。孙虎和铁星来到院子里，俘虏已经在排队了。铁星在俘虏队里看见了还在东张西望的陈大伦。

在通红的火光里，于德新搀扶着刘婶从西北角的炮楼走出来。铁星正要跑过去，却见孙虎奔过去，双手接住刘婶，激动地叫了一声：“娘！”铁星的心快跳到胸口上来了。真没想到刘婶原来就是孙虎的妈妈。刘婶抚摸着孙虎的肩膀，脸上闪着泪光。在这欢乐的人群里，刘婶忽然发现了曾与她一起同敌人进行过紧张斗争的铁星！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76_1.bmp}

刘婶推开儿子，伸开两手奔向铁星。铁星两步抢过去，流着热泪扑到刘婶怀里。这时候，李文从院外跑进来了，随后，团长和营的干部都走了过来。孙虎转到一边，擦了潮湿的眼睛，向团长扼要地报告了战斗情况。

突然，院外一阵呼喊，大耳朵和他的儿童团员们拖着一个湿淋淋的人走进大院。“黄脸狼！黄脸狼！”果然是黄脸狼！这家伙眼看陈家大院完蛋了，不知是想自杀还是想逃跑，竟从大炮楼的顶层跳进了河里。战斗一结束，就被首先拥到街上的儿童团在水里发现了。

陈家堡的许多群众也拥进了大院，担茶送饭的，敲锣打鼓的，嚷叫着要找那汉奸恶霸陈三怪算帐的。在八路军包围了陈家大院的时候就组织起来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更加活跃起来。

这些组织在陈家堡党支部书记杨爷爷的带领下，组成了清算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宣布没收汉奸恶霸陈三怪的财产，并要公审罪大恶极的汉奸……这真是，陈家堡的天空从来没有这么晴朗，陈家堡的人民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77_1.bmp}

就在这一片胜利、欢乐、热情的喧嚷声中，有匹快马从大门洞子直奔进来，一个战士翻身下马，递给团长一张迭起来的纸条。团长拆开看了，命令营的干部要队伍立刻集合！这时候，人们都静下来了，才听到县城那边炮声隆隆。团长举起右手说道：“同志们，陈家堡拿下来，县城里的敌人就跑不了！”

集合号响了。在群众夹道欢呼声中，三营的队伍唱着雄壮的战歌，踏着有力的步伐，又去迎接新的战斗。

在那威武和整齐的行列里，有一对最年轻的战士——李文和铁星。铁星已穿上了军衣，扎上了皮带，背上了闪闪发亮的小马枪。他们精神抖擞地合着同志们的步伐向前走着。他们看见杨爷爷飘着银须白发，挤在人群里向他们挥手；他们还看见大耳朵在街旁指挥着儿童团唱新歌；他们还看见村头那棵槐树下，小凤正在给担架上一位伤员盖好被子……

{ewc MVIMAGE,MVIMAGE, !16100130_0178_2.bmp}

嘹亮的战歌，迎着东方升起的灿烂霞光：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